



华阳河畔

www.dut.com

# 华 阳 河 畔

——望江县华阳人民公社史

华阳人民公社史编写小组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frac{3}{8}$  字数 110 千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 目 录

华阳今昔	1
怒打美国兵	8
血战官洲村	14
国民英雄	25
牌楼村翻身记	31
老鮑試种記	37
家乡新志	41
六英小组	50
石家德忘本回头	56
拖拉机来了	60
古塔新村的十年	64
旭日东升	79
战斗在大别山上	83
白銀之乡	90
白手办厂	99
工具革新之花	103
两面紅旗	107
金盆湖驟变	112

錦騰的華陽河畔.....	120
歡歌笑語慶丰收.....	124
蓮花洲上蓮花開.....	127
送瘟神.....	131
興旺圖.....	135
魚滿池塘.....	142
萬戶同餐樂融融.....	145
滿園花朵向陽開.....	150
自力更生發展農業機械化.....	154
編後記.....	166

## 华 阳 今 昔

自安庆搭上去九江的江輪，沿着寬闊的長江向西南溯水而上；這時太陽沒有出來，東方山后顯出魚肚白色，過了一會，山峰映紅了，最初的几道曙光把万里長江映照得象条白練，江輪猶如在一条華麗閃耀的玉帶上滑行；又過了一會，火样的圓輪從藍天和黃水之間涌出來，通紅的光焰照徹江面和大地。這時，你迎着朝霞，向前凭欄眺望，透過飄泛在江面上的烟霧，便可以清晰地望見了華陽人民公社的土地。最初收入眼帘的，是那巍峨的沿江大堤，朝陽給它打扮得金光閃閃，挺立在蓬勃的朝氣中。堤外是水波浩淼、浪濤汹涌的長江，堤內是一馬平川的良田千畝。堤上樹木蔥郁，桃柳相間，扶疏密翳，一派茂盛景象。在高陡的堤坡上，人們也種植了瓜菜。這里开辟成万瓜坡、万斤菜園，挺拔的向日葵与蔓延开的南瓜藤布滿了坡地，茁壯肥實的瓜果代替了昔日的雜草蘆葦。在堤岸与江水之間一片狹長的新洲地上，人們筑圩排水，砍蘆鋤草，垦出零星土地，種植庄稼。勤勞的華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向每一寸荒地要糧的口號，向荒地生洲進軍的鋤聲震蕩了長江之水。你再向近處看，沿江一帶，一座座新搭的小漁棚迎着長江而立，櫛比鱗次，漁民們還在江中打撈白金。棚里漁火未熄，閃閃点点，与滾滾江水相映照。在晨曦

里，漁民駕着漁船，撒網啟罾，在朝陽底下灿灿閃光的薄網和跃空閃光的魚兒，刺射得你不得不眯起眼睛。……这便是你在前进的輪船上看到的華陽人民公社。

当你还为美丽的景色贊叹不止的时候，江輪也滿載紅霞，駛入岔江，在華陽鎮靠岸了。站在江堤上，举目四望，視野无比辽闊，心境异常开朗。左边是远水与蓝天相接，右面是碧綠的庄稼，伸至无止的尽头，男男女女在田地上紧张地劳动着，女社員的花头巾給平野增添了一层鮮艳的色彩。这时，你不禁为这劳动丰收的图景所吸引，而更将为脚下的长堤和这堤的創造者所感动！

走下堤来，行不过半里，一座高楼迎面矗立，这便是華陽人民公社的中心——社管委會。在它的四周，新建了邮电所、厂房、医院、剧院和旅舍、商店……从这里有一条平坦寬闊的公路——望(江)華(陽)公路直通望江县城。公路两旁高大的白楊和楊柳，茂密成蔭，透过繁叶密枝，你看到了比江堤更为誘人的原野。

華陽人民公社成立于一九五八年九月，由華陽鎮和楊灣、白沙、雷港、蓮洲、華陽五个乡的三十七个高級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全社耕地面积达十四万六千余亩，人口五万余，土質肥沃，以盛产棉花和其他多种經濟作物而著称，是个魚肥棉白稻花香的富饒秀丽之乡。它位于望江县的南部，地当皖、鄂、贛三省水路要枢。滾滾长江环抱东南，隔江与本省的东至县、江西的彭泽县相峙，西北隔華陽河、县步河、后溪河、武昌湖，与县内地处丘陵的城关、凉泉、涵口三个人民公社相望，北端与本省的怀宁县相毗連。全公社呈月牙形，沿江长一百二十华里，横仅十五里。百里

长堤巍峨环沿而立，阻拦洪水，确保丰收。除长江外，社内河渠纵横，湖沼棋布，故有水乡泽国之称。

有誰知道，这新村密布、庄稼遍野的土地，在公元四百年左右，还是江水浩蕩的汪洋呢？随着月盈月亏，潮涨水落，土地一寸寸地新长出来，天长地久，江湖分隔，形成了这块富庶的洲地。据史載：直到明朝初年，外地移民才逐漸增多，沿江一带出現星散的居民点。至清末，洲上才有較大的村庄三十余座，約五千人。他們靠江吃水，捕鱼为业，并垦出小块荒地，种些芝麻菘豆，过着清貧的生活。

后来，华阳鎮建立水路碼頭，移民日增，据解放初期統計，已驟增至四万人左右。移民来自四面八方，本省长江南北四十余县，远自江西、湖北、江苏、四川等省都有人来，因此华阳也有“九省六十三县”之称。随着外地移民迁来，各种生产习惯与生产經驗也在华阳推广。一九二〇年前后，来自廬江的移民在陶篱滩开始栽种水稻；洲地多为沙質土壤，漸漸地，棉花、花生等經濟作物又成为华阳的主要生产內容。

水，帶給华阳富饒的土地和肥美的鮮魚。但是，解放前，无法控制的洪水不知冲走了多少财产，淹沒了多少良田庄稼，多少人流离失所，鬻儿卖女，逃往他乡。人們悲痛地唱道：“华阳华阳，面对长江，大水一来，淹得淨光，携儿带女，靠人門框，爹爹奶奶，耐吃米湯，恶狗一咬，泼得淨光……”

人們曾与历次洪水奋勇搏斗过，但是沒有組織起来的农民又怎能抵挡汹涌的江潮？人們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而历来的反动統治階級从来不过問人民的生死存亡。清乾隆三十二年，

湖广总督在人民要求下奏請清廷，从黄梅鰲家口至望江吉水均筑堤防水，而腐败昏庸的朝廷批道：“今欲修堤百里与江争地，当水发之时，上游不更激而涨溢乎？江水势大，非一浅堤所能抵捍，不如順其自然之为得也。”这真是一段极好的自白，反动統治者把自己那副剝削統治不过問民生的嘴臉勾划得多么深刻！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洪水如猛兽，貪官如豺狼。他們割据一方，相互排挤傾軋，假借各种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口称修圩筑堤，实飽私囊。年复一年，原有低矮的江堤更破烂不堪，江潮一涨，即溢漫潰崩。一年年悲慘的水灾，使农民对土地都失去信心，他們說：“磨刀割麦飽一餐，刀把一丢就耐飯。”可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你又能逃到哪里躲过反动統治者的魔掌？一朝又一代，換湯不換药；大水也年年浩劫华阳。据有資料可查的一九三一年至解放前的十八年中，較大的水灾就有五次之多，至于小規模的破圩缺口，是年年不断。

人們过着痛苦呻吟、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反动統治階級却置若罔聞，并且用加重的苛捐杂稅对人民进行剝削；名目繁多，不下数十种。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皇軍”，后天又是伪軍。华阳鎮更是罪惡的場所，富商豪紳、地痞流氓麇集于此。烟館、賭場、妓院布滿了这小小的集鎮。当时，洲上蘆葦丛生，便利土匪出沒，流窜华阳一带著名的土匪头子就有“五虎二龙十三妖”之称，他們与反动政府狼狽为奸，到处杀人綁票，打劫商船，扰得鷄犬不宁，民不聊生。

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华阳人民也曾进行过英勇的反抗斗争。直到一九四九年，华阳解放以后，华阳人民才真正做了时代

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统治这座大山，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镇压了那批吸血鬼、地头蛇。政治上的彻底翻身，带来经济的大发展。勤劳的华阳人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终日辛勤的耕耘，迅速地改变了以往穷困的面貌。党，就象灯塔，引导着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真是一步一层楼，越走越有奔头。

为了彻底根治水患对华阳地区的威胁，变水患为水利，华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五四年经历了五个多月的严冬苦战，修建了国民党叫喊了二十年之久并未动工的三大工程——华阳闸、杨湾闸和拦河坝。从此，放肆无羁的蛟龙被锁住了，完全听命于人民。这三大工程的兴建，不仅根治华阳的水患，而且确保了两省七县（湖北的黄梅、广济县，安徽的望江、宿松、太湖、潜山、怀宁等县）的二百多万亩农田旱涝无忧。人们编了多少美丽的颂歌，歌唱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歌唱水利带来的幸福生活。

幸福的花儿开不败，幸福的歌儿唱不完。一九五八年，华阳人民公社成立了！

公社化以后，华阳地区的面貌更加迅速的改变着。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前薄弱的，现在发展壮大。人民发出誓言，没有的要有的，有的要更多更好！

首先，掀起了一个夺取高额丰产运动，皮棉由解放前的亩产二十多斤，增至一九五七年的八十斤，又提高到一百一十多斤。而荣获国务院奖金的杨湾管理区的卫星棉田，一九五九年单产皮棉高达三百余斤。粮食亦由缺粮区变为余粮社。每逢金黄的秋天，雪白的棉海和金色的稻浪相辉映，光彩夺目，延绵不断。

收获了，田里、公路旁、碼頭上，到处都是粮堆和棉堆，争售余粮和爱国粮的农民挤满了收购站。公路上車声、人声、欢笑声，在空气中震荡。

在夺取高产的同时，人們又向荒洲湖地要粮。公社党委組織社員向几个荒湖进军，筑圩排水，拓垦生荒。金盆湖一万多亩面积，以往仅杂乱地长些藕菱小草；经过一九五九年冬天三个月的苦战，现在已变成了一整片适合于机耕的良田。富有經驗的老农捧着烏金似的肥土說：“这是金子啊！这土地种上五年也不用撒上一罐粪！……”今年春天，一万亩良田全部插上稻秧，到了秋天，又有誰能預計这肥沃的土地在勤劳的人民手中将产生出什么样的奇迹呢！

华阳人民公社的机械化也随着大跃进而突飞猛进。你从望（江）华（阳）公路北行半里，轰鸣的机器声便吸引着你。这时，你可以看到巨型的联合收割机、新式的拖拉机停放在一排新建的厂房前，这儿就是公社机耕站。一九五七年，华阳区有了最早的两部拖拉机，到了公社化后，迅速发展十五台拖拉机、一台联合收割机、两台脱谷机、十六部割草机、十二部选种机、六部播种机；并兴建了两座大型的机械排灌站。公社化后社办工业也飞速发展，社办工厂如雨后春笋，蓬勃兴建，现在全社已有大小工厂二百四十五个，可以制造装载数吨的大拖車、噴霧器、簡易車床……自制的三齿耘鋤还在印度德里的国际展覽会上展出过。

在多种經濟綜合发展中，漁业获得了空前大发展。沿江滿湖飘荡着欢乐动人的漁歌，真是一船白金一船歌。现在公社拥有一个年产三亿多万尾的魚苗养殖场。每年春天，来自各地的采購

者云集华阳，爭購华阳培育的肥壯的魚苗。至于家禽牲畜則更多。养蜂事业也得到了大大发展。

随着生产的发展，华阳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福利事业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公社除有医院、劇場、电影队、文化館、广播站以外，还有普通中学一所，小学教育的发展，已經达到了所有学齡儿童全部入学的水平。公社的医疗网已初步建立，有医院、血防站、妇产院五十九所。长期蔓延的血吸虫病也根除。人們說这是党带来的幸福！

公共食堂和托儿組也普遍建立，并經過几年来的整頓，日益巩固；不但大大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而且以食堂为中心，組織了社員的福利生活。

我們簡單的介紹就到这里为止，下面的一些篇章能帮助你了解华阳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怎样为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也能帮助你了解到华阳人民正高举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向着更美好的前程奋勇前进！

## 怒打美国兵

清末年間，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当时荒蕪的华阳地区也不能逃过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掌。但是，英勇的华阳人民，自发地組織了反抗斗争，斬断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保卫了家园。直到今天，华阳地区还流传着許多祖輩对敌斗争的故事。

当年，华阳还是原始的洲地。遍野蘆葦，杂草丛生，沒有树木，更沒有庄稼，只有成群的獐鷄野兔出沒。就在这荒涼的蘆葦深处，有一个十几戶的四号村。这十几戶人家，原都在怀宁、东流等县居住。在滿清政府和土豪劣紳的残酷压榨下，他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被迫背离故乡，来到这里，用勤劳的双手，在茫茫如海的荒原中，砍掉了蘆葦，开垦出了小片荒地，种些杂粮，修盖簡陋的小茅棚，并在江边捕鱼为业，过着清貧的生活。当他們看到荒地上第一次长出了庄稼——菜豆，他們打心眼里快活，以为可以从此摆脱封建統治的剝削，安乐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可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們的幻想。

就在一九〇五年九月，正值秋收季节里，一艘美国洋船在这里停泊了。八九个美国鬼子兵背着洋枪，象恶狼一样闖进了四号村。

正忙着打場的百姓，一看到几个个子高、黄毛发，紅脸上挂

着个磨钩鼻子的鬼子兵，都丢下农具，扶老携幼，匆匆地往村前蘆林里奔去。鬼子呢，就象贪婪的野狗，在村前屋后捉鸡打狗，抢夺掠劫，胡作非为。

敌人越来越疯狂了，一个高个子鬼子兵，在撵一头猪撵不到时，气急败坏地朝没跑掉的馮奶奶“嘭”就是一枪；馮奶奶应声倒下，鲜血从她的胸口涌出，染红了这片和平的土地。藏在蘆林里的人们，看到敌人这样惨无人性，再也忍受不住，就象燃着了线的炸药怒吼起来：“大家快来呀！鬼子打死人啦！”顿时人们从蘆林中、荒草里冲出来，把鬼子团团围住。血气方刚的曹金九一个箭步上前，把那杀人凶手打得嘴啃泥，夺下鬼子的洋枪，怒视着敌人。这时，程朝必赶上来，捞起扬叉把那家伙的脖子牢牢地卡在地上，就象撞死猪。一刹时，这个猖狂的畜生在中国人民的手下再也不威风了；他乖乖地躺在地上，只是“啊哈哈，啊哈哈”地喊爹叫娘。另外八个鬼子也吓得魂不附体，夹着尾巴朝船上没命地逃去了。

曹金九和程朝必看到鬼子都吓溜了，便拖起这家伙，进了蘆林。其余的人，扶起馮奶奶回村去了。大伙儿知道敌人不会甘休。曹金九说：“大伙不要怕，只要我们胆壮心齐，几个小鬼子也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现在赶快行动，每人穿上草蓑衣，戴上草蓑帽，装他一个‘茅草神兵’，权作退兵之计。”全村人齐心协力，不出一会工夫，一支“茅草神兵”就组成了。他们手执扬叉、大锹、斧头、木棍，严阵以待鬼子的再度侵犯。

不出所料，一会儿，三四十个鬼子又冲向四号村。没等鬼子进村，只听曹金九一声吼道：“杀啦！活捉鬼子兵啊！”随着吼声，

隱蔽在蘆林里的穿蓑衣戴蓑帽的“神兵”奮勇而出，真是“刀槍”林立，草木皆兵；鬼子見百姓來勢凶猛，無心戀戰，一個個吓得呼天喚地，屁滾尿流抱頭逃竄了。

鬼子吃了一場敗仗倒還事小，可是丟掉一個人回去怎麼向上司交差？如果再打吧，實在有些怕這支“神兵”，於是只好連夜把船開到安慶府，找道台去了！

當時安慶道台姓馮，這家伙平時也吆三喝四，神氣活現；可是見了洋人就象老鼠見貓一樣，身上骨頭都軟了，一聽鬼子頭目說自己管轄的百姓逮去了一個美國兵，不覺大發雷霆：“這還了得！聖上早已講了：誰犯洋軍，即欺君之罪！”

馮道台這席話，不但沒有討好鬼子頭目兒，相反還挨了一頓熊，鬼子趾高氣揚地說：“你是幹什麼的，管出了這樣的百姓？這事要讓聖上知道，定要殺頭的！”

“請閣下原諒，請閣下原諒。”馮道台又是打拱，又是作揖，“我馬上派三千精兵把這地方剃個地皮草光！”

鬼子頭目一聽說去打，神色一變，慌做一團，“啊哈哈，啊哈哈”地說：“千萬不能！千萬不能！‘蠻子’百姓的‘神兵’很厲害，兩根齒的凶器太怕人，不能硬干。要與他們好好講，交出人來就算了。”

“是是，照閣下尊意辦！照尊意辦！”

“哼！好！請你明天親自前去。”鬼子頭目得寸進尺了。

馮道台件件依從：“是是，照閣下尊意辦！”

馮道台只得跟美國鬼子洋船到四號村來了。隨船還帶來一摺洋錢，準備道台求情不行，就用錢贖回洋人。

再說曹金九領着四号村群众，把个俘虏綁进屋里，又連夜商議对策。曹金九站在屋子中央，握紧拳头說：“鬼子有人在我們手里，諒他不敢来硬的；大伙放心，到时見机行事。”第二天，一陣刺耳的汽笛声传来，四号村的群众知道准又是鬼子来了。曹金九招呼大伙检查武器，准备迎战。說时，只見一队人馬威风凜凜，前呼后拥，来到村上。

曹金九站在陣前，一見来的不是洋人却是清兵，不觉一怔，他轉身回視大伙，定了定神說：“大概来个先軟后硬。不管怎样，四号村人不好欺負，不償人命，別想把人領回去。大伙別动，由我回話，随我行事。”

馮道台一进村，劈头就問：“你們的‘神兵’在嗎？”

“本地都是从事种地的良民，沒有‘神兵’。”金九高声回道。

“沒有‘神兵’那就好，那就好。”馮道台轉忧为喜了，“你們昨天捉的洋人还在嗎？”

“洋人开枪伤人，被我們杀掉了！”曹金九干脆地回答。

“啊！杀……掉……了！”

“杀掉了！”

“来人，快带凶手！”

“且慢！”曹金九舞起揚叉拨开对方的大刀，逼上一步問道：“要是沒杀掉，又将怎样？”

“沒杀？那就好办，那就好办，快交出来吧。”馮道台喜形于色地說道。

“那可沒有那样容易！……杀人償命，此乃国法，諒大人不是不知！”曹金九将揚叉往地上一插，拍着胸膛。道台被逼問得

张口結舌，无言以答，群众揚起武器，高声斥問：“洋人為何无故杀人？”

“休得无礼！在道台面前还敢强嘴。快交人！”道台的随从打断了曹金九的話。

曹金九怒气冲天，厉声問道：“洋人打伤了百姓，你們官府不找他，反而帶洋人講話，这是什么道理？”

馮道台慌做一团，脸上汗水直滴，指手划脚指揮随从上前捉拿曹金九；群众蜂拥而上，把道台圍住，两方相持不下。正在这时，美国鬼子头目从船上传来了口信：“限一小时之内，交出人来，否則帶走道台！”这下把个馮道台搞得就象丧家之狗，可怜地哀求道：“快交人，快交人，有什么条件只管說来。”

曹金九見他这副丑相，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肚里一估量，如果不交出来，这对本村是不利的；再說留下这东西也是个废物。于是說道：“交人可以，但是我們要求鬼子头目亲自把搶去的东西送来，还不許他帶枪来。”

馮道台强压着心中怒火，欲杀不得；又怕万一把事情搞僵了，便只得依从，差随从回船轉告了。一会，鬼子头目真的就象龟孙子一样，跟通事（翻譯）一道，赤手空拳来了，另外三个鬼子驮着搶去的东西跟在他后面。

曹金九看了这家伙已进入村中，一声呼喚：“来人，把这家伙捆起来！”

我們的“神兵”一齐出动了，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洋鬼子一見势头不妙，扑通扑通往下直跪；馮道台不覺着了慌，忘記了喝退百姓，只怕冒犯洋人不得了，陪礼要緊，也扑通一下与洋

人面对面跪下了。

就在这洋人，奴才跪得象蜡烛竿的場合里，曹金九数落开了：“你们这班没人性的东西，下次还敢作恶不？中国人是不好欺负的！”

“不，不，”鬼子的洋話夹着通事、道台的中国話嚷成一团，鬼子头目伸出五个指头示意，叫道台快拿錢来。

馮道台一把扶起洋軍官，痛心的說：“好吧！洋軍打伤你们馮奶奶，养伤这事，归本府負責，给你们五百两銀子。”

曹金九叫人收下銀子，打发洋人和清兵說：“都快起来替我滚！下次再来当心脑袋！”

只見这些家伙磕头如搗蒜，狼狽不堪地跑了。曹金九和大伙看他們那副丑相，不觉仰首大笑。

华阳人民打美国兵就这样胜利了。

## 血战官洲村

在黑暗的社会里，穷人不管逃到哪里，身上只要有点油水，象虱子一样的国民党匪军也就跟到哪里，死死地盯住你不放。一九二八年，午季登场季节，莲花洲官洲村的穷人们，累了一冬一春的腰杆子，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想安安稳稳地喝个“赶场饱”。六月十八日，村上劣绅肖东发，勾结国民党匪军团长童老九，带领着一伙婆罗们闖进村来了。这些吃人的野兽，一来就烧杀淫掳，张开血口声言：三天内先用米筛、后用糠筛、再用筛籬——要筛尽这地方的人和钱！并限定二十日前每户要不交五十块大洋军餉钱，二十一日就带人走！

一个聚居着三十来户的村落，鸡犬不宁，男女老少哭哭啼啼，家家户户关门闭窗。怎么办呢？硬抗着让他们带人走吧？简直就是送羊入虎口。跑吧？跑掉和尚跑不掉庙。丢掉刚刚种熟的田地，新做的茅棚，还加刚上场的黄澄澄的小麦，怎么舍得呢！交钱吧？每家不但卖光所有粮食不够，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行哪！

人们象掉在火坑里一样，熬过了限期三天的第一天。老人们说：“人是活宝，财是死宝。尽力把这张‘票’了掉吧！”第二天，各家各户都准备把小麦装到安庆去卖。可是天又绝人，大北风刮得江中浪倒转金钩，船不能开头。如何是好呢？傍晚，童老

九的一对“車前卒”——吳发荣、小老郑象恶狼一样在村子里巡回地嚎叫着：“各家注意噢，只有明天一天了，誰要不交錢，惹咱們童团长发起脾气嘛，哼！到那会，可不能說我們話沒講到噢！”

情况越来越紧，人心越来越加惶惶不安。晚上，二十岁以上的男女都你串我家，我串你家，听风声，探消息。可是除了大眼瞪小眼，哭罵叹气之外，誰也沒有想到一点办法。当大伙儿串到了挂面店吳神安家，可就不同了。这里却象一块磁石似的，吸引着所有的人們。大伙儿都悄悄地听着吳神安的談論：

“……大北风是前天晚上起的，古話說：‘早起晚息，晚起一七’，风一天二天是不得小的。今天下午，我到童老九那里求了一趟情，狗娘养的，一点也不松口！他媽的什么第一軍部下的团长，其实就是土匪！听四号村人說，童老九在祁門因伙子里狗咬狗存不住身，才溜到我們官洲来了。……只有明天一天了。打算了‘票’的，你們就回去想办法；硬抗的留下来，过会商議一桩事。”

几个老年人、妇女和家境稍好一点的人走了。

“有錢就把錢来抵，无錢就把命挡，”吳神安把手一挥，說：“不怕死的跟我来！”話剛落音，二十多个人跟着吳神安从村子里一气跑到了圩中心的官洲。

秘密會議在几丈深的蘆葦林里开始了。吳神安亮着喉嚨大声說：“狗操的，只来了十几个人，随身带来几根枪。明天，就是明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日子！我相信，大家既敢跟我来，也就不怕死！”这个一向忠厚老实的小伙子，現在不知哪来的那么大胆量，黑暗中只見他的两眼射出火一样的光芒，炯炯逼人。停了一

下，他压低嗓子有力地說：“明天把童老九干掉！大家敢不敢？”

“敢！”人們同声呼应。

“好！都有种！文华哥，你把我們的計劃給大家談一談。”吳神安对他身旁的金文华說。

金文华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說：“乡亲们！上昼我和神安、滿洲、双寿、朝德几个人商議了一个办法，决定分兵三路，一路‘調虎离山’，一路‘拦門打狗’，一路‘通风报信’；明天晚上杀掉童老九！”于是，他又将这些办法，如此这般地說了一遍。

“好哇！这下管叫童老九見閻王了。”人們听完金文华的計劃后，紧张的心，一下松开了。

接着进行分工。大家决定由金文华、程祥发为內应，“調虎离山”；吳神安、朱滿洲、朱双寿、程朝德帶領着到会的人“拦門打狗”；“通风报信”由程奶奶負責。并决定借郑家杀猪店杀猪家伙为武器。一切都計劃就緒后才散会，单等二十日夜晚到来。

二十日掌灯时分，窝藏在肖东发家的童老九，正在屋子里的凉床上狠命地抽着鴉片烟。門外，匪徒們一边乘凉，一边唱着淫調：

二月哪，調阿情，龙抬头，  
我看哪，二小妹子坐在大門口，  
皮白肉又嫩啦！  
我的妹渣，  
乖乖爱坏多少人……

“他媽的，你們还在快活。限期三天已到，今天晚上都替我

下去收軍餉去。誰家要是不給，先杀他几个人再烧几間屋显显手！”童老九跑出屋来吆喝着，然后又发出一声狂笑，晃了晃肥猪脑袋說：“等把錢收齐了，哼！这地方皮黑肉又嫩的大姑娘再讓你們玩个够吧。嘻嘻，要是有‘皮白肉又嫩’的，可要帶回一个好的給团长噢。”

“那自然，那自然，团长，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吳发荣点头哈腰地說。

正当匪徒們被童老九这付“迷魂湯”灌得消魂丧魄的时候，忽然屋前来了两个穿着一身白的人。

“誰？干什么的？”站崗的小匪徒凶狠地問。

“我們，送錢来給童团长的。”金文华把拎来的肥母雞向小匪徒亮了一下，然后又拍拍腰里的洋錢，便大搖大摆地走进了童老九的房。

“童团长，早知道你大烟要完了，今天托人在华阳街上买来了几两好‘丁字貨’，特地送来孝敬团长。”程祥发刚跨进門，便从腰里掏出鴉片烟，上前递給了童老九。

童老九斜靠在大烟鋪上，睜着一对貪婪而又凶狠的牛眼，恶狠狠地逼住程祥发問：“你媽的，还有錢呢？”

“团长息怒，錢带来了。”金文华一边摸出从全村各戶拚湊来的十几块光洋，一边說：“团长，我俩上前来，其余各家到华阳卖粮才到家，过会儿都要送来……不过，团长，还有件事特来告訴你：湖东碼頭今天有只上江来的大商船在躲风，据說都是京貨。团长，何不派几个弟兄去把它接下来。”金文华說着，瞅着四周，做出神秘的样子。

童老九听金文华这么一說，丢掉烟枪，深深地吐了口烟，忙問：“真的嗎？”

“团长，我胆敢說假？我今天亲眼看到的！”金文华一拍胸膛，表示完全是实。

童老九立刻叫身边的吴发荣把十几个婆罗們喊来了。命令道：“郑队长，你和吳副官帶几个弟兄馬上到湖东，去把上江一条商船接下来。事不宜迟！要做得利索。”

“童团长，这些家伙是騙我們的，不能信！”狡猾的吴发荣好象識出这是計謀。

金文华一听，不覺心一提，但他馬上想到，如果露出了馬脚，不但自己沒命，还要連累全官洲村；于是他馬上鎮靜下来，上前一步，將計就計地說道：“童团长要是不信，我們二人就留在这里当押头吧。”他又轉脸向小老郑和吳发荣說：“郑队长，吳副官，你們要是接不到商船，回来就杀我的头！”

“去吧，路不多，回来睡个‘皮黑肉又嫩’的还行。”童老九貪得无饜，催促着部下。

“是！”小老郑和吳发荣沒敢回話，跨出房門，帶領着两个匪徒，拿起枪，象恶狼似地直奔湖东碼頭去了。

童老九差走匪徒后，又倒在鋪上抽起鴉片烟来了。并且命令金文华和程祥发給他打扇。

这时，各有各的想法。

童老九吞云吐霧，品評着程祥发送来的这“丁字貨”的烟味，想道：“今天晚上既‘篩’了官洲村，又接下京貨船，真是一箭双鵬。”渾身骨头輕了三两。金文华和程祥发暗中庆幸；这手“調

虎离山”之計玩得順当，而且自己又能安下身来做內应。他們早已注意到了匪徒們仅有的几根破枪都叫小老郑他們帶走了，剩下的就是童老九枕头边还有一支“二把盒子”枪。現在真想馬上就动手，可是“拦門打狗”的人怎么还不来呢！

時間一分一秒地过去，金文华和程祥发的心也一陣一陣地紧张起来。他俩想：万一小老郑回来了，怎么办？忽然，屋外“咪咪咪”象是小猫连叫了三声。金文华语意双关地对程祥发說：“哪家的猫要来捉老鼠了。”接着挨近童老九的床边說道：“童团长，离得远，怕不凉快吧！讓我們坐在你身旁扇。”說时迟，那时快，金文华一手夺住了枕下的手枪，一手按住童老九的嘴；程祥发趁势抽出綁在身上的放血条子（杀猪刀），手起刀落，童老九連哼都沒哼一声，就脑頸分家了。他俩干得干淨利索，沒有半点声响；等他俩赶出房来，吳神安那一班“拦門打狗”队已用杀猪刀宰了門外的几个匪徒。不到三分鐘，匪軍吹嘘的一个“团部”，就这样讓群众用杀猪刀解决了。然而禍害还没有彻底鏟除，“离山”的“老虎”馬上就要回来，而且这个小老郑枪法又准，一場更激烈的搏斗还在后头啊！

于是，金文华、吳神安这时当机立断地决定：所有的人都埋伏好，单等程奶奶通风报信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再說小老郑一伙人跑到湖东碼頭，連个商船影子也沒有看見。吳荣发知道中了計，决計要回“团部”，可小老郑却坚决要再等一会；于是匪徒們便互相埋怨起来。四个家伙分头在碼头上探听明白后，馬上要回来杀金文华的头。他們到了湖东村，吳发

柴一把逮住了小老郑：“队长，总不能空手回去向团长交差呀！不如来一个顺手牵羊，在这儿搞几个外块。”你说，那三人还会不答应？发横财的事，谁都跑在头里。

匪军们搬了湖东村出来，走不到半里路，吴发荣看看走在前面的小老郑身上背的那支九响毛瑟枪，一个念头立即涌上心来：一个团除团长的二把盒子外，就算这家伙是叫的。咱们驮的这些破东西，除了吓吓那些土包子老百姓外，又有什么用呢？万一被人识破了，怎么办呢？是嘛，他的枪法好，团长叫他驮了。对！我要是把小老郑干掉，这支枪不就落到我吴发荣手里了吗？这不就是今后的铁饭碗吗？……吴发荣想到这里，举起了自己的破枪，照小老郑的脑袋猛地往下一劈，小老郑昏倒了；他飞快地摘下小老郑身上的枪，恶狠狠地向两个娑罗威胁道：“你俩是想死，还是想活？”

“想活，请吴副官饶命！”两个小匪徒扑通往下一跪，磕头求饶。“想活！回去就说郑队长被老百姓打死了！要不，老子不会饶过你们！”“是，吴副官。”

“走！”吴发荣一命令，又给小老郑补了一枪。他暗想道：万一团长要我的好看，老子连他也干掉！三个家伙踉踉跄跄地刚刚走进官洲村，程奶奶看的准确，高声问：“哪一个哇！”

吴发荣做贼心虚，慌忙回答道：“是仔子们‘卖狗’的哟。”随手牵牵两个小匪徒的衣角，三个人齐声唱着“卖狗歌”：

好大月亮好卖狗，

拣个铜钱打烧酒，

走一步，喝一口，

問声老爺爺可要狗？

程奶奶也不管他們裝的象不象，趕快繞到村后，找吳神安他們報告去了。這時，吳神安、金文華一伙人的衣服已被露水打得透濕，人們也顧不得蚊子咬，一个个都屏聲靜氣地等候着。忽然接到程奶奶的報告，真是喜出望外，个个磨拳擦掌，只等對方进村來。

朦朧月光下，三个匪徒走到埋伏人的身边了。金文華躲在肖东发家門边的草堆里，他一眼睜到三个人身上都背着枪走进屋了。这三个匪徒一眼睜到童老九等的尸体，“哇”的一声叫起来：“我的天啦！”掉轉身，拚命的跑了。

“杀啦！”金文華篩起大鑼跟在后面直追。

“杀啦！”埋伏的人一跃而起。喊声震天，两个小匪徒早吓得脚打顫，不出几步，就叫他們逮住了。吳发荣一边沒命地跑，一边打着回身枪。群众們緊追不放，追到村口，只听“咣噹”一声，吳匪一头栽进菜园沟里了。沒等他翻身，金文華猛地向下一窜，探身揪住衣領把他提了起来。

农民們带着胜利的欢笑，把三个匪徒押到肖东发門前的晒場上，肖东发及他老婆也一併带来了。大伙儿一对人数，发觉少了个小老郑；一審問，吳发荣把今晚計劃怎样擄官洲村，怎样去搶京貨船，又怎样打死了小老郑，一一招出来了。最后大家一致要求金文華、吳神安对匪徒和恶霸地主肖东发及他老婆作出处决。金文華代表官洲村的群众宣判道：

“吳发荣等三个匪軍杀人搶劫，罪大恶极，馬上杀掉！肖东发夫妻暫時不杀。”接着对肖东发說：“今后你們可要老实些。再要

勾结土匪，欺压良民，对你们也不客气！”

“是，是，是。”肖东发夫妻俩一听还能有条狗命，磕头象捣蒜。

斗争胜利了。官洲村的群众一滴血也没淌，就这样干净利索地消灭了国民党匪军的一个“团”。接着又把匪军们掳来的钱，买了两台“猪耳朵炮”、三根“大推枪”、几十根“乌枪”，在金文华和吴神安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卫团<sup>①</sup>，和地主豪绅、国民党匪军展开了更大的斗争。

劣绅肖东发，眼看着群众的势力越来越大，七月里揣揣衣服行囊，溜到安庆躲“反”去了。

当时，圩区遍野芦苇草场，人家很少，村与村的距离都很远，官洲村杀匪军的事，总算暂时保密下来了。

但毕竟是缸口扎得住，人口扎不住。当年八月里，正当官洲村的农民们在自由自在地收着大季时，忽然一声晴天霹雳：朱老五来了！军队扎在东流。

经过肖东发的告密，朱老五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他是怀着既愤怒而又害怕的心情来的。愤怒的是，堂堂一个拜把弟兄老九，落得个全军复没，真是大伤锐气，非得报仇不可；害怕的是，这班泥糊腿好厉害，连老九、小老郑、吴发荣这些有“才能”的人都杀了，自己怎能敌得过呢？更何况现在又成了自卫团！

八月十九日，朱老五派东流的两个保长到官洲村来了，金文华和吴神安早已探到风声，便火急召集自卫团商谈对策。人众智

---

<sup>①</sup>自卫团即农民武装力量。

广，大家一計議：馬上来个“群英会蔣干”，玩他一个退兵之計！

一会儿，自卫团团部三間小茅棚里刀枪林立。两个保长来了，分宾主坐下后，一个保长說道：

“朱軍长說：‘現在不咎既往’，只是想从东流过来，走你們这地方借条路到石牌(怀宁县內)去。因此特着我們前來說合，不知貴地意見如何？”

金文华一思量：这分明是假套，我們硬就要硬到底。于是向保长說道：“請你們向朱軍长講一下，这条路走不通！”

两个保长二話沒說，就溜之大吉了。

說来也怪，朱老五真的被吓跑了，只得繞道从吉阳下边过江，走朱家墩滾到石牌去了。

虽然如此，这血海深仇，叫一个杀人不眨眼睛的朱老五怎能就此甘休了呢！

臘月初十，鵝毛大雪，漫天遍野。官洲村的群众三个一堆，五个一块，都在家里烤着火。突然，村口了望哨的大鑼一陣紧敲。人們跑出来一看：朱老五又来了！还打着“天下第一軍”的旗号。

“噹噹噹，噹噹噹……”随着一陣紧似一陣的鑼声，官洲村的群众，有枪的歇枪，无枪的都拿起鋤头鍬鏟，金文华和吳神安背着长枪站在陣前，指揮若定。看看匪軍走近村子了，金文华一声令下：

“开火！”接着土枪土炮打成一片，鋤头鍬鏟揮舞閃光，鑼声和叫喊声，混成一片，震天动地。匪軍們鬧不清这边有多大力量，一下吓退了两三里。

傍晚，雪越下越大。在大雪里，朱老五又发动第二次进攻。

当金文华命令第二次“开火”时，出乎意料之外，土枪土炮都打不响了。金文华知道不妙，这分明是火药沾了潮。

敌人越逼越近，未听到这边动静，便壮着胆子，象潮水似的向官洲村涌来。金文华和吴神安靠着缴获童老九的两支洋枪，隐蔽在村旁，一边掩护群众撤退，一边指挥着自卫团队员冲杀。全村老少刚一转入村前的蘆林，匪军就把官洲村包围起来了。

敌人的枪声象煮粥一样。一下子，被围的自卫团队员被冲散了。金文华和吴神安身边带着剩下的十几个人，只得转移到程奶奶家。当程奶奶刚刚掩上門时，“嗚！——”一颗子弹直穿她的胸膛；老人倒下去了。“冲啊！”“为程奶奶报仇！”金文华和吴神安带领十几个队员吼声如雷，象开閘的洪水一样冲出了程奶奶家的小門，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拚杀之后，终于冲出了官洲村。

朱老五見未追住自卫团首領，老羞成怒，下令一把火烧了官洲村，丢下为他卖命的十几具匪徒尸体，連夜滾到江南去了。

金文华和吴神安找到了冲散的队员，领导群众扑灭火焰，重建家园。大家悲憤地說：“烧吧！总有一天，烧到你們自己头上！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

## 回民英雄

熬过了多少苦难的日子，历经了多少斗争，终于盼来了太阳。华阳解放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盘踞在华阳一带的国民党残匪“吃光队”，夹着尾巴逃过江去了。四日深夜，当月亮渐渐西落，北极星特别明亮的时候，被蒋军洗劫一空的莲洲沟口三个回族自然村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驻进了村庄。从这天起，这三个共有八十三户四百多回民的村落翻身了，家家欢欣鼓舞，人人喜气洋洋。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死亡，吹嘘什么“长江天堑，插翅难过”，拼凑了残兵败将，盘踞在回民村对江的吉阳镇大四山一带。加紧修筑工事，封锁水上交通，妄想凭江顽抗，作垂死挣扎。

一天，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向大地发射出金色光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董主任率领部队里八个回族同志，来到马家店，与回民兄弟共同举行礼拜，欢度解放后第一个“主麻日”。仪式以后，董主任说明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回民老表报名支援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他说：“大江南边，还有多少回族兄弟和广大人民渴望解放呀！我们解放军有责任，获得解放的人民也有责任。”他的话，说亮了回民兄弟的心。

当天晚上，月色皎洁，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在回民村南边的江堤上举行了支援渡江报名大会。

“……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可怎么打过去呢？飞过去？不行。跳过去？也不行。划过去行不行哪，老表们？”主持会议的解放军渡江突击连周指导员，亲切地问大家。

“行！”回民们同时发出这铿锵的声音。

“老表们，江中行船你们是‘快刀切豆腐——拿手戏’，可我们还是‘头一回走亲戚——不摸门’。”人群中发出一阵欢笑。周指导员接着说：“不摸门没有关系，我们愿意学习！”

“我们全力支援解放大军渡过长江！”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了，人们熙熙攘攘，挤着上前报名。血气方刚的馬吉荣打了第一炮，抓起笔在报名簿上把名字写得有巴掌大。丁宪良急得伸出五指往砚池里一插，“我不要你那个凤凰拖尾，我来它个五爪金龙！”说着用手指在报名簿上一横一竖地划上了自己的名字。年近七旬的老大爷董玉顺、丁宪友在人堆里挤挤嚷嚷：“人老哪能就落后！”也争着报了前十名。十六岁的馬兆球急得鑽到桌子底下，把头伸出桌边提高嗓子喊：“我一个！”周指导员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你还是小鬼呀！”他噘着小嘴，不服气地说：“小鬼，小鬼能做大事！”

“渡长江，要划大船，人小不行！”周指导员继续劝阻。

“怎么不行？在大船上扳机枪、开大炮，我都照！”

“噢！真好样的！好，写上吧！”周指导员一把将他从桌子底下抱了起来。……

会场刚刚平静了些，馬老太太拄着拐棍匆匆赶来，一手拉住

站在桌边的丁宪良，气喘喘地说：“给我……划上个名字！”丁宪良猛地一怔：“大娘，你？……”

“不，馬——承——志！”

“啊，馬大爷回来了？”众人异口同声地惊问。

“回来了，刚刚到家。”她激动地回答着大家的问话。借着星月的光辉，可以看到她那深陷的眼眶里，閃耀着喜悦的泪花。

原来馬承志大爷在蒋匪“吃光队”南窜时，连人带船都被抓去了。馬大爷是苦水浸透的人，帮助匪军拦阻解放军解放江南的苦难同胞，他是宁死也不肯干的。这天傍晚，他给敌人玩了一手脱身计，说是愿意过江打探共军消息，保证午夜时分返回，恐口无凭，留船做押。就这样，他忍痛牺牲了几十年的血汗结晶——一只载重几百石的大木船，冒着生命危险，驾着一叶轻舟回到北岸。

一支回民水手队顺利地成立了。解放军要开展水上大练兵，可是沿江一带的船只都叫敌人劫走了，有人无船，这怎么成呢？解放军战士和回民兄弟都急得不行。

一天夜里，回民水手们集合在太子庙右侧的一块平地上开会。夜风徐徐吹来，吹得人格外凉爽、痛快。

周指导员高声说道：“现在，山区湖泊里还有五百多只渔船，可是敌人严密地封锁了江面，这五百多只船，怎样才能开入长江呢？”

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有的说：“就从江上划过来，狗日的敢咬了老子屁！”有的说：“一只只地抬也要抬过来！”讨论结果，决定由当地回民和解放军同志组织一支开河队，开河行船。

开河队苦战几昼夜，在东兴圩与六合圩交界的横堤南边、馬家店上首两处，挖出两条长达十华里的河道，使内湖船只一直开到长江。

船只集中了，周指导员随即率领回民水手向菖蒲闩进发，在五坝头施家墩扎下大营。这一带为大江支流，江窄水急，形势险要，水手们都說这是天然的演习場。在第五兵团第十六軍的领导下，怀宁、望江两县的回民水手，会同解放軍助理水手，連日来在菖蒲闩一带，冒着敌机頻仍的袭击，进行紧张的水上練兵。敌机越是猖狂，回民的决心就越加坚定，他們不分昼夜地教导解放軍战士掌握駕船技术。头发斑白的老大爷董玉順、年輕的小鬼馬兆球等，水上練兵一开始，便向周指导员坚决要求加入水手突击队，参加渡江战斗。許多未报上名的回民弟兄和外地的船民，都偷偷赶来参加練兵，准备为渡江战役貢獻力量。晚上，他們在水上进行訓練。白天，召开“諸葛亮會議”。在回民水手的提議下，决定渡江的船不用帆，在船前安上脚踏和手扳的車輪，駁动水輪前进，这样既不易被敌人发现，而且速度很快。于是軍民一齐动手，几天內就赶制了二十多只这样的新式渡江船。

四月二十日上午，第五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集中在怀宁菖蒲闩演习的十六、十七两軍的战士和水手，連夜調至望江华阳沟口，以东流下边江心的大共和洲为隱蔽点，准备攻夺南岸的吉阳。

馬承志他們听說部队要开到自己家門口渡江，劲头就更大了，紛紛要求参加水手突击队；渡江指揮部接受了他們的请求，成立了回民水手突击支队，任命馬承志大爷为支队长，下分四个

組，丁宪友、董玉順、丁宪文、董玉生分別担任組長。

二十一日清晨，天空中烏云密布，江面上霧氣騰騰。自六合圩至共和洲一綫十餘里地，幾乎所有的堤埂、麥地都隱蔽着解放軍戰士，各河套、港口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大小戰船。大家都傳告着一個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今夜通宵不睡，听取我們渡江的勝利消息。回民水手突擊支隊的隊員們都在船倉里等待命令，一個個緊緊抓住木槳，蹬住風輪，心好象要跳出來似的。

偉大的時刻來到了！下午四點鐘，天下着毛毛细雨，江面被一層濃霧籠罩着。

“砰！砰！”火紅的信号彈划破了萬里長空，揭開了渡江戰鬥的序幕，我軍兩個渡江突擊團奉命出發了。

我們北岸的大炮撼地震天地怒吼着，“轟——隆！”無數顆炮彈象暴風呼嘯，飛過長江，在敵人陣地上開了花。江水在跳動，大地在搖晃。頃刻間，天地霧成了一片。

戰船擺成犁頭陣勢，回民水手突擊支隊的船隻，滿載着突擊團的戰士，行駛在戰船的前列。突擊隊員們使勁划着槳，踏着水輪機；船象離弦的箭樣，向江南急進。在第一船上的周指揮員看了看手表，下達命令：“準備戰鬥！”霎時，槍聲、水聲混成一片。敵人的炮彈，在突擊隊船隻周圍打起無數的水柱，几尺以外，什麼也看不見。突擊隊的小船，一時被抬上浪山之巔，一時又被拋入几丈深的旋渦。意志堅強的回民水手是多麼沉着啊！他們如同解放軍戰士一樣勇敢，一個個按照指揮員指揮的方向，乘着微微西北風向吉陽破浪前進。敵人凭借着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向我們猛烈射擊。“達達達！”突然一陣機槍子彈穿過了第五號船上馬

吉荣的胸膛。他身体剧烈地晃动了一下，一声没吭，豆大的汗珠从脸上直往下淌。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鲜血浸透了他的衣襟。“同志们，别管我，快……快顶上去！……”他说完这句话，便松开手中的桨，倒下了！八号船上的丁宪良也不幸中弹牺牲。“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同志们加油啊！”战士们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他们怒吼起来。突然，第一号船上黑须飘胸的舵手丁宪友大爷的腹部中弹，鲜血染红了船板，周指导员赶忙扶他进舱。他一面把指挥员往舱里推，一面紧握住舵，使船平稳地向南岸驶去。指挥员急得没法，只好一面用手捂住大爷的伤口，一面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大爷的胸膛，深怕大爷再次负伤。当时右边火力很猛，周指导员当即命令船向左开，丁宪友大爷说：“不行，左边的回水太大，向左开，船就会被冲下去，难靠岸。还是加把劲冲上去！”周指导员接受了他的建议。这时，船头已渐渐驶近吉阳沙滩。

当我军北岸炮火最后消灭敌人富康圩一个火力点时，战士们一个个如猛虎下山似的扑上了沙滩，向纵深推进，很快地把红旗插上了大凹山的主峰。

英雄的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了！

四月二十八日，这正是春满大地、花香万里的季节。为了庆祝回民渡江支前的胜利，为了追悼回民船工马吉荣、丁宪良等烈士，在村前的清真寺举行了大会。解放军第五兵团副司令刘星同志和政治部董主任亲自把“水手光荣证”和一面绣有“回民英雄”四个大字的大红旗，授予在渡江战役中立下不朽功勋的一百二十七名回民船工。

“回民英雄”——多么鲜艳的红旗，多么光荣的称号啊！

## 牌樓村翻身記

### 大年初一米的人

一九五一年初，土地改革的消息，象一陣春風似的，吹到牌樓村，吹暖了農民的心窩。人們在沸騰着，三人一叢，五人一塊，談論着華陽區重點鄉——寶塔鄉進行土改的事情。“土改隊什麼時候到我們村來呢？”人們巴望着土改隊快些下來。下鄉工作的同志，隨便走到哪里，貧雇農都會圍住問你：“同志，你是土改隊嗎？”積極分子們等不得，幾次派代表跑到區上，要求土改隊快些來。

春節前幾天，牌樓村的群眾，急得更厲害，天天派人到村口了望。直到舊曆大年初一，終於盼來了土改隊。

負責在牌樓村搞土改的，是區農會主任趙世榮同志領導的小隊。老趙他們一來，象挂大鞭炮似的，貧雇農可就有了點火的人了。群眾把土改隊圍住，問這問那，老趙一五一十地給大家解答，人們听得眉開眼笑，比吃蜜還甜。人們告訴土改隊：“地主早被監視起來了，就等你們來領導鬥爭！”

老趙和村長趙世武、村農會主任徐成福商量了一下，決定當晚召開積極分子會。會上老趙講了誰养活誰的道理，启发貧雇

农的阶级觉悟，教育大家，团结一心，斗倒地主。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从未听过的新鲜道理。老赵讲到最后，问了一句：“牌楼村的地主数哪个最坏？”“坏”字未落音，雇农王东福就抢着说：“余荣祝和母老虎母子二人最坏。”大家也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对！”

母老虎就是已经死去的恶霸地主余合甫的第三房小老婆，也就是余荣祝的亲生母。余家大业大。雇农长工好多个，老妈、使女一大群，还有上百名土匪队伍给他保家。王东福就是他家的三把手长工，妻子也在余家当使女。余家除了占有牌楼村几百亩地以外，整个育婴洲和王家洲几千亩土地，也全是他的。余荣祝对佃户的剥削十分残酷，收租时不仅分粮，连柴禾都分；不但分柴，佃户菜园里长点菜，也逃不了母老虎的手掌。

### 傾吐苦水

土改队来后，牌楼村的农会扩大了。全村的长工、佃户，经过土改队访贫问苦，发动积极分子串联，差不多都参加了。王东福是第一批参加的，并当选为小组长。宣传动员、了解情况等工作，进行的很顺利，马上就要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赵世荣同志为了让大家做好准备工作，又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斗争。开始大家都焦着斗不好，有的说：“不知道怎么斗法？”有的说：“怕临时怯场。”王东福说：“怕个屁，我保证不怯场。过去的罪还没受够吗？”说着说着，大家都诉起苦来了。王东福说：“……一九四五年我刚刚二十岁，在老家蘆江，狗保长一天抓我三次壮丁。没抓到我，就把我十六岁的弟弟抓去押交。保长对我

爹說：‘不交出東福，就拿八百塊錢贖老二。’一家哭哭啼啼比死人還慘。我當時心一橫，跟他們撿了！父母哭着不准，勸我帶着翠英逃到華陽。哪曉得天下烏鴉一般黑，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要吃人。……”東福的訴苦，啟發了大家，肖老三接着說：“一九四八年破圩後，我們佃戶熬得死去活來，好容易熬到種麥的時候，就在此節骨眼上，狠心的余榮祝看到破圩後地腳肥，把家門口的幾十戶佃戶種的田，全部收回，強迫我們拆屋搬家。我正在病中，被逼得死去活來，昏過去好幾次，……”黃連遇苦胆，你苦我也苦，一個個咬牙切齒，痛恨入骨，大家更加迫切要求鬥爭余榮祝。趙世榮同志進一步啟發大家：“下次真的鬥地主，你們還怕不怕？”“有共產黨撐腰作主，我們怕什麼！”王東福搶先回答，大家也一齊應和。老趙象有意在考驗王東福：“你是余家老長工，真的鬥起來，能打開情面嗎？”王東福一下認真了，楞頭楞腦地反問：“趙同志真是的，難道我受余家的苦還沒受夠嗎？地主對我還有情面？”老趙拍了拍王東福的肩膀，鼓勵他說的對。散會時，老趙還叮囑一句：“老王，過幾天真干，就看你的了！”

### 血債要用血來還

三月八日，楊長、板橋、雷港、新開四個鄉在牌樓村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公審惡霸地主余榮祝和另外三個人民敵人——惡霸地主方芳烈、大刀會頭子趙永庭、慣匪李英秀。

這天，人們特別興奮，鷄剛叫頭一遍，就有人起來做飯。太陽才露臉，人們便如山似海地從四面八方涌向會場。真是紅旗蔽日，鑼鼓喧天。

中共华阳区委書記赵九堂和区长兼第六分庭庭长刘立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走上了主席台。赵九堂同志把恶霸地主余荣祝等四人的罪恶事实，向群众简单地揭发了一下，表明党和人民政府坚决给人民撑腰作主，号召大家有冤伸冤，有仇报仇。接着四个坏蛋，由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押到会场。往日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的恶霸，今天也吓得浑身发抖，屁滚尿流。会场万众沸腾，口号声直冲云霄：“打倒恶霸！”“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土地改革！”“有冤伸冤，有仇报仇！”

斗争会开始了，一百多个苦主，一下涌到台口，谁都想抢先上去诉说自己的苦难，倾倒下苦水，恨不得将眼前的仇人千刀万剐。怒火在苦主们的心头燃烧，大家等不得了，开头还一个一个地上台说理，接着便是三、四个苦主一起上台，一个苦主斗一个恶霸；人们在台下只听到：“恶霸余荣祝，你用手枪打死我嫂子，我要你偿命！”“赵永庭，你杀死我儿子祭帅旗，今天要杀你来祭我儿子！”“恶霸方芳洲，你收租逼死我父亲，你还记得吗？”惯匪李英秀的罪恶更是诉说不完，抢劫、杀人、放火、强奸，无恶不作。苦主们诉到惨痛的时候，台上台下一万余人，声泪俱下。

雇农王东福被排在苦主队伍的后边，这可把他急坏了，看了看台上的阶级仇人余荣祝，恨不得舀碗水把他吞下去。王东福想起了痛苦的往事：

上工那年，借了余家二石五斗粮，母老虎按“驴打滚”的利息计算，借一石还两石。到了第三年，算盘一响，王东福共欠余家九十六石粮。夫妻二人就为这，替余家无偿地做了三年牛马。借债原想贖回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的弟弟，可是弟弟被折腾死

了，又背上一身閻王債。

对余家的残酷剝削，长工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曾起来反抗过。在王东福帮工的第二年的清明节晚上，給余家白干了大半生的老伙計老甘，悄悄地叫醒了王东福：“东福，我們商議一件事。……从明天起不发现金就不干。长工們每到年終結帳时，总是被余家七除八扣地拿不到工資。現在快到忙时了，不給工資就不干！”大家听了老甘的話，都拍手贊成。哪个去交涉呢？王东福自告奋勇：“明天我去！”

第二天，沒有等王东福話說完，恶霸余荣祝大发雷霆，手枪往桌上一摔，拍！拍！給王东福几个耳光：“不識好歹的东西，欠債不还，还有脸要工錢！”

“到底誰欠誰的債！”王东福也火了，頂上一句。

“再說，老子給你一顆蓮蓬籽！”……

王东福越想越气，越气越恨，仇恨象潮水样涌向心头。他气得渾身发抖，扑向仇人余荣祝，手指着他的鼻子罵道：“你这人面兽心的吸血鬼，我夫妻俩給你白当三年牛馬，一要工錢，你就要給我蓮蓬籽吃！你这狗娘养的，也有今天！今天要你吃蓮蓬籽！”王东福接着振臂高呼：“要求人民政府作主，枪决恶霸余荣祝！”台下成千上万的人也应声高呼，口号声震天动地。

最后，庭长刘立法宣布：“根据国家法令，結合群众要求，上級人民法院正式批准：判決血債累累的恶霸余荣祝和恶霸方芳洲、大刀会头子赵永庭、慣匪李英秀四人死刑，立即执行。”台上台下顿时响起春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們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 土地还家，大鬧生产

三月尾的一天，牌楼村的群众一大早就起来了，好象办喜事一样，说说笑笑，敲锣打鼓，向村政府走去。今天是分配胜利果实的大喜日子。王东福分到二十亩田地、两间房子，还有粮食衣物。自从打倒地主、分得胜利果实那天起，和大伙一样，王东福心里总是乐滋滋的，走也笑，坐也笑，甚至在睡觉也笑醒了；夫妻俩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兴种庄稼，干起活来浑身是劲。可是翻身之后，土地很多，三、四家合养一条牛，农具少，用起来也不凑手。王东福和过去一块帮工的穷弟兄一合计，决定换工互助。这一年庄稼很好，秋季收了百把石粮食。翻身后第一个春节，还杀了一口猪，吃半个卖半个。他高兴地唱道：“万年铁树开了花，千年土地回娘家，翻身全靠共产党，擦干眼泪笑哈哈！”打倒了地主，报雪了千年仇，迎来了万岁歌，他懂得了党就是人民幸福的泉源，党的一切号召，他都积极带头响应。现在王东福已经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 老鮑試種記

華陽雖是個老棉區，但在一九五〇年以前，種的是小籽棉，產量一直很低，風調雨順的好年成，最高畝產量也不過在五十斤上下（籽棉），要是碰上旱澇災害，收上二、三十斤，甚至十斤八斤也是常有的事。正象民歌唱的：

華陽遍地棉花，  
遠看實在不差，  
收後仔細一算，  
只有四兩粗紗。

怎樣才能提高棉花的單位面積產量呢？首要關鍵是改良棉種。

一九五〇年初，中共華陽區委做出推廣良種和加強棉田田間管理工作的決定。

這一天，華陽鄉陳埂村互助組長鮑正財，正在家裡吃早飯，門外走來區委書記趙九堂，遠遠揚著手中一個布包：“老鮑，我給你送寶上門來啦！”老鮑忙放下手中的飯碗，笑著說：“什麼玩意兒呀？”趙書記說：“改良棉種，德字 531 號”“什麼？”趙書記重復一句：“改良棉種，種得好一畝能收上二百多斤。現在區委決定由你們互助組試種，給全區做出榜樣，你看怎麼樣？”老鮑有點犯

疑：“能收二百多斤，当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可是这些种籽听都没听说过，能行吗？”赵书记说：“怕什么呀！八宝去年就推广开啦！人家能种，我们为什么不行？”赵书记的话打动了老鲍的心，他想：“他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赵书记临走的时候再三叮嘱说：“凡事起头难。要是碰到困难，随时到区里来找我。”

当晚鲍家的院子里坐满了人，会场静得出奇，只有几个老汉滋滋地在抽旱烟。沉静了好一会，倪三伯慢悠悠地开了腔：“德字531号！？听都没听说过呀！”一人起头，大伙儿跟着议论起来：“三伯讲得对呀！这东西不能种！”“要种也只能少种，不担这个风险。”人们七嘴八舌嚷成一团。老鲍不由得有些心慌，连连挥手道：“大家不要吵！种籽虽然是从来没有种过，但我们应该相信党的话！”等老鲍刚把话说完，倪三伯又插上嘴：“要种也不能在我田里种！”一面说着，一面走出去。老鲍来不及劝阻，其他人也先先后后地出了院子。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院子里就剩下小朱、老鲍和老鲍的老婆三人。老鲍说：“既然大家不肯，那就在公路边我的二亩细沙地种吧！”他老婆站在一旁着急地说：“别人不种，为什么你偏要种！”任凭老鲍好说歹说，她死咬一个理：“秋后收不上，一家人吃什么？”老鲍满肚子火，下定决心说：“反正那二亩地我是种定了！”

种籽下地的那天，赵书记一早就跑来了，帮助老鲍平墒碎土，两亩多油沙地修整得比菜园地还平整，经过温水浸，青灰拌的新棉种下地了。说也奇怪，这个种了多年庄稼的老把式，今天播种双手直打颤，竟象一个刚学庄稼的新手那样笨拙心慌。

忙了一个上午，老鲍回到家里，进门一看，锅台冷冰冰的，老

婆不知到哪里去了。邻居对他說：“你老婆早回娘家啦！”气得老鮑滿臉通紅，脫口道：“回去好，省得絆手絆腳。”

天气漸漸地暖起来，棉籽发了芽。最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异。到了立夏边上，老鮑这二亩地棉苗，越长越好，簡直是一天一个样，真是株壮叶肥，生意盎然；相形之下，周圍的小籽棉格外显得瘦弱矮小。老鮑悬着的心总算安了一大半。帮助老鮑的四、五个互助組員，也越干越有劲啦！

誰知到了六月中旬，棉苗突然发生虫害，不过几天工夫，叶片都萎縮下去了。倪三伯又在背后講起閑話：“我說得不錯吧！幸亏当初我沒种。”有人劝老鮑：“眼看棉花要完啦，不要死心眼，赶紧翻种六谷还不迟。”老鮑整天蹲在棉地里，摸摸这片，看看那片，急得不知怎样办。

晚間，互助組又在老鮑家开会，誰也找不出个主意。老鮑耷拉着脑袋，一股劲儿地抽着烟，两条浓黑的眉毛紧紧的鎖在一起。抽着抽着，猛然把桌子一拍：“烟抽多了，把人的脑子能抽昏，要是熬些烟水也許能把虫治死呢！”人群哄的叫起来：“对啊！”老鮑高兴地說：“好！我明天就去問赵書記。”

沒料到，第二天清早赵書記带着噴霧器倒跑来了，見了老鮑就說：“烟茎水、棉油皂，都能治虫。”大伙高高兴兴地挨戶搜烟茎，架起鍋，点着了火，一下就熬好了四桶黄澄澄的烟茎水。老鮑拿着噴霧器，三步併作两步地来到地里，噴了一遍，再加一遍，整块棉地象似落了一陣透雨。

烟茎水收到良好的效果，虫害扑灭了，棉花很快地返青了。老鮑带着互助組員，滿身是劲，持堅不懈地鋤草、追肥、培土、整

枝，进行一系列的管理工作。立秋一到，粗壮而整齐的棉株上长出十四、五根母枝，蛋大的桃子层层密布。他老婆重新回到家里，老鮑問她：“哎！你怎么回来啦！秋后一家又怎么过呀！”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說：“我也为了你姪嘛！”

試种成功的消息传遍全区，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爭先恐后地要老鮑介紹經驗。老鮑笑着說：“經驗只有一条，听党的話，按党的指示去做。”秋后結算，老鮑試种的二亩四分地，共收七百九十三斤，亩产二百八十九斤，比历史上最高的亩产量整整提高两三倍。

从老鮑試种那年以后，华阳区全区推广了良种棉和先进的植棉技术。从此小籽棉再也无人問津，华阳区棉花生产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家乡新志

一九五四年，入春以来，天一直阴沉沉的，三天二天下雨。从一月到七月，共降雨二千公厘，华阳长江水位涨到20.15公尺，突破了历年来的最高水位。全体华阳人民与特大洪水坚持战斗六、七十天，终因洪峰猛越堤身，成了重灾。

“灾荒”、“破圩”，这名词在旧社会里就意味着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饥饿和死亡。但在一九五四年，受灾的人民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莫大的关怀。党从千里迢迢的祖国东北和西南运来了大米，从内蒙古自治区调来了各种种籽，国家还为受灾人民发放了数以万计的贷款和救济，领导人民开荒自救，并且很快的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这些惊天动地之事，只有今天的新社会里才有，只有共产党才能办到！

“尖掉的要掙回来！”这是党的号召，是人民的誓言。灾后不久，党便组织华阳人民过江到至德、东流两县（现合并为东至县）山区开荒生产。当地群众为华阳人民让房屋，献衣食，献山献地。华阳人民经过他们热情的支援，在党的领导下，也就很快的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生产自救运动。

向大地宣战！向荒山要粮！撼山震岳的号角响了。从来无人足迹的山岗，素为狼窝虎穴、荆棘丛生的荒地，在勤劳的华阳人民面前，不得不低头让路。千镢同举，万锄齐下，两万生产自救的华阳人民，个个决心似钢铁，斗志动风云，把个丛山峻岭，闹的日夜翻腾，给这些沉睡的峰峦带来了无穷的新生命。这大片的荒山生地，第一次种上了大量的马铃薯、稻麦和蔬菜。这些种籽来自江南山区、淮北平原、四川和内蒙古。

七月是皖南山区火热的季节，太阳喷着火焰。在至德中部沿着官港、永安两区开荒的华阳人民在区委書記张世立、副書記曹子善等同志领导下，冒着酷热在高山深谷中，展开了抗旱保苗运动。没有水，他们就挖井，开沙河，想方设法，引水上山，与旱魔搏斗。晚上，没有月光，他们就燃起篝火，点着松灯（一种能照明的油松树），进行夜战。山在火光中跃，人在山中腾，把个皖南山区照耀得如同白昼。

经过七十天开垦和抗旱的奋战，共垦出荒地四万余亩，夺得各种粮食八百余万斤。党为了灾民更好地自救，又组织了大批的劳力，进行砍柴、捕鱼等副业生产，收入八千余万元（旧币）。这样，不但充实了生产资料，也改善了灾民的生活。

十一月，在皖南山区开荒生产的华阳五万人民，高奏凯歌，陆续的从开荒前线返回家乡。遭洪水洗劫的百里平原洲区，在勤劳的华阳人民手里，又沸腾起来了。顿时四下里，人流滚滚，车声隆隆，大批的竹木等建房材料，日以继夜地从东流、至德、太湖等县往圩内调运。华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重建家园的工作开始了。

洪水淹沒了旧居，人們在廢墟上重新建立更大更美的新村。象板橋鄉明月初級社原來是四個互助組，兩個組住在窑窰河，兩個組住在明月埂，相隔約三里路，戶落零星。重建家園一開始就組織初級社，百十戶人家一下子就連成了大村庄。明月埂兩排街坊做的屋架，一字兒排開里把路長，每家都有三、五間。梁上屋下，人們緊張的建設着自己的新居。

婦女運輸隊有三十多人，她們拉着車子，扛着扁担，從江邊運來了蘆葦、竹木……走在頭里的副主任張腊花，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額前幾絲垂髮和汗水凝在一起。她含着忍藏不住的笑意，愉快地對身后的陶玉華說：

“玉華，你看，新房子蓋起來，真象長街大鎮呢！”

“可不是，真想不到大水後，家家還能蓋房子；要是解放前別說做新房，連樹皮草根也啃不上！”陶玉華激動地回答着。

“是呀，要不是共產黨哪有今天啊！”張腊花接着道。

“共產黨真是我們救命的大恩人！你可記得一九四八年，江水還沒到堤腳，那個反動老狗黃子純就把圩堤弄破了……”陶玉華這麼一提，不禁引起了張腊花一段悲傷的往事。

那年，合成圩堤工委的“委員長”黃子純搜括了人民無數錢糧，弄得全圩人民山窮水盡。他見沒有油水沾，便向大地主周連生要圩費。吃人不吐骨的周連生，哪里肯給，因此這場狗咬狗的爭鬥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黃子純和他的拜把兄弟清鄉隊隊長何愁、大惡霸方芳洲、王祖仁、楊協坤等一群豺狼密謀，定下一條毒計：以一百石米買通了何愁部下的手槍班班長吳友成等十二個匪兵，趁着夜深人靜

的时候，挖开了合成圩大堤。……一泻千丈的洪水，象万道蛟龙，直注圩内。热爱乡土的农民，怎肯眼睁睁的就讓圩堤倒下。在这紧急关头，四面八方的农民，有的拿門板，有的扛木料，有的馱柴草，象潮水一样，拚命的朝缺口直上，搶堵缺口。可是狠毒的黃子純，帶領几十个手枪队，朝堵口人群直射。霎时，一望无垠的好庄稼，变成了汪洋大海。无情的洪水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淹沒了全圩两万多人民的全部财产！……当时张腊花才十三岁，只得跟着乡亲，逃难到皖南山区，过着半死不活的乞討生活。

“张主任，我們只有跟着党，才能把家园建設好。”陶玉华見张腊花不再开口，沉入深思，更是激动地說。张腊花从辛酸的回忆中醒过来，坚定地對陶玉华說：“玉华妹妹，你說的对，我們要坚决地跟着党走！要搞好生产，报答党的恩情！”

天落黑以后，明月埂灯火齐明。人們紧张地鋸木、刨料、盖草、打墙。妇女运输队又出发了，象箭一样奔向江边。走不一里多路，张腊花突然发现前面一个黑影在蠕动，問道：“是誰呀？”

对方沒有回音，张腊花扑登登地赶上几步：“是誰？”仍然沒有答話。显然是由于风大，来者不曾听见。她們几人越走越近，黑影越現越大，张腊花又喊了一声：“到底是人，还是……”沒等张腊花說完，传来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是我！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张腊花乍一听，倒很熟，一时想不着是誰，便搶前了几步，才看清了是本村张良为的媽媽，她正挑着一担蘆葦，显得有些吃力。张腊花惊叫起来：“张大媽！你……张大媽！这是我們的事。快歇下，讓我們担回去。”张腊花一边拦阻劝道，一边朝她肩上夺担子。

“难道我就沒用！重建家园嘛，哪个都有份。”张大媽語气深重地說。

“张大媽！你是上年紀的人，不能干这活儿！”张腊花解釋道。

“我越是上了年紀，越是覺着今天日子好哇！毛主席这么关心我們，我能空手不干嗎？”张大媽激动地說。

张腊花了解张大媽的心情。在一九四八年逃荒的日子里，她帶着两个孩子，走投无路。最后还是橫了橫心，卖掉了七岁的小儿子，换来五斗米，母子二人熬过了一个荒年。可今年大水后，她月月領到了政府的救济款，天天能吃上大米飯，政府还发給她貸款，帮助她建起三間新屋。这前前后后的对比，怎能不使张大媽激动，她又怎么能袖手不干呢！

张腊花知道张大媽閑不住，便說道：“大媽！分配你一件工作可好！”

“什么工作？”张大媽欣喜地問道。

“带孩子！”

“你还是小看我，重建家园这样忙，为什么不讓我参加运输队？”张大媽不乐意地說。

“正因为运输队需要人，我們决定組織临时托儿組，把孩子安頓好，就多了人手啦！”张腊花解釋道。

张大媽笑了笑說：“好，这法子好，我服从分配！”

经过十天的紧张突击，新村建起来了。人們滿心欢喜地搬进了新居，家家户户买了毛主席象高挂在墙上，人們說：“灾年做新屋，要不是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洪福，哪能办得到呢！”

在重建新村的同时，广阔的原野上，也是一片繁忙。经过人

們苦战一个月，新泥芬芳的土地上都种上了庄稼，耕地面积比往年还增加了許多。初冬，一望无涯的麦苗，厚厚地复盖着大地，与一簇簇整齐的新村相映，分外好看。看着这茁壮的麦苗，社員們充滿信心地說：“大干一冬，保証明年大丰收！被大水冲走的庄稼，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能夺回来！”

## 二

重建家园的工作剛結束，修复圩堤的战斗便开始了。江堤上紅旗招展，五万雄师发出了战斗警言：“百年大計，質量第一！”“一寸不牢，万丈无用！”他們来自华阳各地，来自县內各地，有的还来自怀宁、太湖等县。

在修复圩堤的战斗中，干得最凶的要算張腊花。五十六人的妇女小队里，除了乡妇联副主任紀淑賢年齡較大外，一般都只有十八九岁，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貫徹精工政策时，这些倔强的小姑娘，一个也不愿离开江堤。这个說：“張主任（乡妇联主任），你是妇女干部，不替妇女說話，还天天講精工，要把我們都‘精’掉，真是沒‘立場’！”那个說：“紀主任，你是个小脚妇女，自己不回去还动員別人回家？”

这天晚上，召开了动員会。張腊花象大姐姐一样，严肃地說道：“你們听不听党的話？”

“誰不听党的話？要不，还来挑堤！”十五岁的陆秀云气得腮帮子鼓鼓地說。

“不，”張腊花說，“你們長大以后，还有机会呢！”

“机会？”十四岁的吳兰云顶嘴道，“那时堤有山头高，还有什

么挑的？”

张腊花这一着，又被她们顶了回来，就改口道：“现在社里冬季生产忙，到处需要人，你们不走，我们就回去！”

就这样，好不容易才把年龄较小的身体较弱的队员动员回去；临走时，纪淑贤激动地说：“好妹子，你们回去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保证妇女小队不丢脸！”

一夜，北风呼呼，星辰隐约。张腊花久久不能入睡，她想小队的人少，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她叫醒了身边的纪淑贤，把想法告诉了她。

纪淑贤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说：“拚力气，当然不行，要研究个方法！”

“我们不比男的，早上要梳头洗脸，忙一阵，必须提前起床。……”张腊花经心地思量道。

纪淑贤低低地说：“我们运土来回太远，一肩挑上堤，很吃力！”

张腊花道：“对，我们来一个‘打盘肩’（中途换担），不就轻轻松松吗！”

她们俩商量了一夜，第二天，天才亮，张腊花妇女小队就悄悄地上工地，到太阳爬上东山，每人已经挑了半方土。早餐后，张腊花整顿了班子，选了一批会上劲的妇女装土，包上包挑，果然工效大大提高。这一来，年轻的姑娘们劲头更大，晚上迟迟不肯下工，中队长吹了几次收工哨，她们只当没听见，队长兴奋地笑道：“这些不听话的姑娘，真是上工如射箭，收工如拉棒！”

三天以后，张腊花妇女小队挑土工效，每天每人平均达到六方，赶上了男工队。可是天气突变，下小雨了。张腊花心里焦急起来：大雨以后，已经挖得很深的土塘就要变成水塘，土源就成问题了。她便领着几个队员，飞身奔向江边，向木帆船上借来两块大跳板，领导妇女继续向土塘深处挖土，冒雨苦战。雨淋路滑，纪淑贤脚小支持不住，一跤摔倒，从堤上滚下来；张腊花急忙忙赶上去，搀起来：“纪主任，快回去！”

纪淑贤揉着膝盖，看着全身淋湿的张腊花，坚强地说：“我不是纸糊的灯笼，不会跌烂的！”说着又抬着运土去了。

雨在下，战斗在继续着，她们终于在大雨前抢挖了近百方土。

阴雨以后，天气放晴，张腊花从附近村里借来了两部水车，把工棚里水桶、脸盆搬了来，姑娘们车的车，屎的屎，一上午排干了方塘里的水，战斗又激烈的展开了。

不久，寒潮袭来，雪花纷飞，冰天冻地，这是一个多年不见的寒冬。张腊花妇女小队仍然冒着严寒上工去，可是地冻不能入刃，砸卷了铁口，撬断了铁把，也不能动它分纹。怎么办呢？张腊花看着冻得象铁菱角似的地面，想起了不久前在至德开荒时用过的洋镐（当地很少用洋镐），乐得跳了起来：“姐妹们，用洋镐干！”她们找来了几把洋镐，轮流着干起来。洋镐击得地面噼咚噼咚响，剥去了地面一块块冰层。可是洋镐少，进度不很快，张腊花和纪淑贤一商议，找来了几个大石碾，唧唧唧唧地打起来，冰冻打开了，挖土工效大大提高。

妇女小队打了个头炮，轟动了左邻右近的男工队，人们一齐

出动了，打冰的打冰，挖土的挖土，新土层层涌上新坝。可是到晚上，地面又结了冰，挑土就象吃石榴一样剥一层吃一层，慢的要命。一天早上张腊花在工地上，见未打过的松土不结冻，她想：“为什么板土结了冻，没有打过冰的松土不冻呢？”那天收工以前，她就领导妇女在堤面上铺上一层松土，把土塘表面也挖松一层碎土。

第二天天未亮，张腊花跑上坝一看，铺上土的一段果真未冻，她喜得奔回工棚，大声喊道：“没冻，昨晚铺上松土的未冻！”妇女队员也都喜的一骨碌爬起来，扛锹荷镢地涌上江堤，干个痛快。不久，张腊花妇女小队这一经验得到普遍推广，使整个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三九寒天，工程进入最紧张的结束阶段，人们与严寒搏斗，与时间竞争，党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抢在时间前面，保证在春汛来到之前，筑好堤坝，拦住春潮。”西北风象刀子似的刺人，也要出工；大雪钻进衣领，冰肉砭骨，也要出工；地冻的再硬，回阳后路再烂，也要出工。人们为保护家园永不再受洪水的洗劫进行着忘我的劳动。张腊花妇女小队如此，青年小伙子更不示弱；华阳当地民工如此，县内各地、附近各县前来支援的民工也是如此。劳动竞赛的热潮驱逐了严寒，一浪高过一浪，堤坝一天天地加高加厚。……经过近半年的辛勤劳动，正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一道铜墙铁壁似的百里长堤建成了，它象巨人的手臂一样伸开去，保护着华阳地区不再遭受洪水的泛滥。

当江堤筑成后，几万大军立即返回家园，开始夺取丰收的战斗！

## 六英小組

一九五七年末。

烏云密布，北風呼嘯，金盆湖卷起陣陣濁浪。興修水庫的人們，預感到一場大雪即將降臨了，於是工地上展開了與風雪爭奪時間的搏鬥。誰跑在前頭誰就是勝利。加油啊！裝土的恨不得一鍬撮個嶺，挑土的恨不得一担挑座山，甩泥的恨不得一鍬端條埂，車水的恨不得一槽攷干整個湖水。整個工地在沸騰着。

大號社建設生產隊（現在是大號大隊建設生產隊）這次分得了五千四百土方任務，地段正當漳湖中的一帶爛泥地。由於修皖河、冬耕、積肥等工作抽去很多勞力，經常上漳湖工地的只有三男六女一大爺。雖然人少任務重，但他們的情緒一直非常旺盛。特別是趕上這突擊的浪頭上，更是干得火熱。挑土的“胖牯牛”吳良開，担子還沒有放下，就一個勁地朝上土的唐玉英大聲嗷呼：“快上！快！快！”上土的鍬還沒有離竹筲，他就直起腰來，扯開兩腿跑了，邊跑邊嘀咕：“娘兒們做事就是不中！”

“什麼思想？輕視婦女。”唐玉英不高興地大聲叫道。

“本來是嘛！不服氣，較量較量！”大個子朱世元大步趕來接上了腔。

“較量就較量，還怕你不成！”婦女們七嘴八舌地嚷着。她們

六个人，形同姐妹，一个人跟人爭論，其余五个都幫着。

“噫！妇女是害痲病吃蚕豆的——嘴硬。”倪建胜边說边揚着他那鉄棒似的臂膀，好象在示威，說罢一声吆喝，挑起担子飞也似地去了。

夜幕撒下来了，唐玉英他們悶着一肚子气收了工。灯下，她們商量着对策，一定要給点顏色給“胖牯牛”他們看看。

“明天跟他們分开干！”四姐孙秀英首先提議。

“对！分开来，跟他們賽！”二姐曹桂英补充道。

“能賽得过他們嗎？”年紀最小的六姐余秀英小声說。“人家吳良开是有名的‘胖牯牛’，挑两百多斤走十几里路不要歇鉢；朱世元是个长腿，一步跨几尺；倪建胜个子矮，人可过劲，胳膊象鉄打的……”

“歇倒，歇倒！照你这么說，我們只好服輸了！”五姐朱风英一向心直口快，人称她“小溜嘴”。六姐被她頂得滿脸緋紅。

“秀英講得也有理。但是我們不要怕他們。解放了的妇女，什么都能办到！”唐玉英坚定地說，回过头又朝朱风英看看。

唐玉英是个預备党员，今年十九岁，个儿不高不矮，圓脸浓眉大眼睛，黑生生的皮肤，生得腿粗胳膊壮，如果把她那“二道毛”夹起来塞在帽子里，便儼然是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她爱劳动，爱学习，遇事能吃苦、带头，是大号社有名的积极分子。在社里，人家都亲热地叫她“唐姑娘”，在堤上人称三姐。接着她說道：“我同意分开来，跟他們賽，我們成立一个小组。”

“我們就叫‘六英’小组，我們的名字不都有‘英’字嗎？”大姐王兰英建議。

“太好了，太好了！”

“什么事这么热闹啊？”社主任楊友富同志一边問，一边跨进大門。

“我們成立六英小組，跟‘胖牯牛’他們競賽！”

“好啊，誰是組長呀？”楊主任問。

“选三姐当組長！”大家异口同声的說。

“选大姐，她年紀大，經驗多。”三姐說。

經過表決，还是三姐唐玉英当选为組長。“六英”小組成立了。

最后，楊主任說道：“大家要搞競賽，很好，競賽是为了推动兴修，不是为了出风头。競賽也不能光凭热情，拼体力，要多想办法，提高劳动效率。”

第二天早晨，一陣密密麻麻的雪子，打在地上乱蹦乱跳，活象热鍋里炒炒米。幸好不一会就停了。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工地，“六英”到的最早，大家来时，她們已經挑了一大堆土了。

“起这么早，要跟我們賽嗎？”吳良开挑逗地說。

唐玉英还没回答，“小溜嘴”却先开了腔：“你說賽就是賽，你說不是賽就不是賽，反正跟你們分开干啦！”

“好，賽吧！”吳良开一揮手，朱世元、倪建胜紧紧跟了上去。三个人那股冲劲象疯了似的，干了一会便脫掉棉袄，再干一会，又脫掉棉褲，可額上的汗水还是象断了綫的珍珠直往下掉。不多会儿，他們便赶上了“六英”。他們瞧着“六英”那边虽是一鍬紧接一鍬，一担紧接一担，可是沒有自己这边干得欢騰。嘴里虽沒說，心里却乐的痒抓抓的。可是常言說的好：“勻劲易久，

猛劲难长。”在这又烂又滑的工地上，象他们这样猛干，自然不能持久，干了两个钟头，便气呼呼地坐在地上休息了；一则实在累得很，二则他们挑的土已比“六英”的多，因此，虽然看着“六英”还不停地干，也满不在乎地索性躺下了。

夕阳含着笑脸迎来了社里的收方员。收测结果：吴良开三人共九方，“六英”共二十一方，按人平均，“六英”超过吴良开他们零点五方。吴良开他们一下怔住了，站在那里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个个耷拉着脑袋。

“六英”小组赛过“胖牯牛”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立刻传遍了大号社，传遍了整个金盆湖工地，由妇女们组成的“五花”小组、“六娥”小组、“七兰”小组……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星儿眨着眼睛，沟渠的残水结成了薄冰。吴良开等三个小伙子快步朝工地走来。昨天输了一阵，今天要起早捞个本。不料一到工地，“六英”又早到了。双方招呼一声，二话没说，就紧张地干起来。这边三人不时地瞟瞟“六英”挖了多少土方，“六英”也不时瞟瞟他们。吴良开他们接受了昨天的教训，今天改了战术，只见他们担担如泰山，一担接一担，稳扎稳打。“小溜嘴”见势不妙，便朝上土的三姐说：“我们也要多装些！跑快些！要不今天就输定啦！”唐玉英却含笑的说：“杨主任说的话你忘啦，竞赛是为了推动兴修，不能单为争个胜败，死拚体力。”

“六英”经过昨天一整天的紧张劳动，个个都感到腰酸背痛，精疲力乏，因而，今天虽尽了最大努力，终因体力不支，每人平均数，比“胖牯牛”他们整整少一方土。吴良开这下子可有话啦：“世上哪有公鸡不叫母鸡叫的！”

大地黑洞洞的。“六英”围坐一桌，一言不发。楊主任知道她們的心事，也来到了。

“为什么都埋着头哇？失敗为成功之母嘛，遇到困难就灰心丧气，还算什么新中国妇女啊！”“六英”听了楊主任的話，一下都把头抬了起来。楊主任接着說道：“光同他們斗体力是不行的，必須开动脑筋，設法提高工效！对啊！要想办法，要提高工效！”

时已“三九”，一場大雪終于压了下来，人們歇了几天沒有动工。天晴了，积雪尙未融尽，但兴修的人都紛紛走上工地。这下子工程比以前艰难多了，一則天冷，二則水多，成天拖泥帶水地干着，工效老提不高。唐玉英一边挖着泥，一边重溫那天晚上楊主任講的話：“要想办法……”她停住手中的鍬，凝視着淹上脚背的水，忽然，她把洋鍬往地上一插，自言自語說道：“对！就这样干！”她搓了搓手，抓起大鍬，在方宕中間挖了个小宕，使积水都流进小深宕。水干土硬，干起来自然輕快的多，工效也就提高了好几倍。这下子吳良开他們自然又落在“六英”的后面。

吳良开急的滿头大汗，他跑到“六英”工地上要看个究竟。他問道：“怎么？这里泥上沒水？我們那里好深的。”“小溜嘴”打趣地說：“因为我們几个不中用，土地老爷特別照顧。”

唐玉英哈哈大笑說：“‘胖牯牛’，你回去挖个深宕，水自然就干了！”吳良开想了想，恍然大悟：“对！”……他轉身跑回工地。

方宕逐漸挖深了，甩、挑都不方便，“六英”便采用一鍬传一鍬的方法。开始，六个人分三組，一人送一人甩，后来他們又捉摸出“双合一”的办法，改作三人一組，两人同时挖土，传给一个力气大的人甩土堤身。这甩土的人自然是身强力壮的王兰英和

唐玉英了。这样一来，六人能顶八人用，工效又提高了。

由于“六英”能积极开动脑筋，不断提高工效，时间抓的紧，而且干的正常，用力均衡，因而在工地上常常领先。尽管吴良开他们力大如牛，也得经常跟在“六英”后面学习她们想出来的点子，才能赶上她们。

“六英”与吴良开他们友谊竞赛，大大推动了兴修的进展，使建设队五千四百多土方的任务，提前五天完成。并且帮助马厂、和平、陶高、大公等队完成了两百多土方。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吴良开他们说“世上哪有公鸡不叫母鸡叫”了。工程结束时，他们三人还编了首顺口溜，赞扬“六英”：

六英真能干，  
起早又敬晚，  
点子想的多，  
赛过男子汉。  
“妇女不中用”，  
那是胡扯蛋，  
兴修立大功，  
她们当模范。

## 石家德忘本回头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平地刮起了一阵歪风，明朗的天空出现了一小撮乌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反坏分子乘机抬头，造谣生事，大放厥词，攻击农业合作化，攻击社会主义。受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石家德，也表现动摇，讲党的坏话，与党离心离德。

一九五七年八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月明星稀，微风颼颼。陈垵大队全体社员在开鸣放会，帮助党整风。绝大部分社员善意地向社向干部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而作为生产队长的石家德，却同个别落后社员在地主富农的煽动下，向党放了許多毒箭，说什么“共产党不把人吃饱，农民饿得慌”，“青年服兵役，都是沒得吃，逼去的”，又说什么“油票少了，沒有油吃；布票少了，沒有衣穿”，说什么“这样的日子沒过头，我越做越灰心”。种种谬论，引起了广大社员的愤怒。大家紛紛以铁一般的事实向石家德展开了说理斗争。为了打击地富反坏分子造谣破坏，教育石家德，教育广大社员，华阳乡党委决定举办一次展览会——“石家德展览会”。

深秋，天高气爽，日暖风和。各村群众和外乡社员絡繹不絕地来到华阳乡委会門前的广场上，参观“石家德展览会”，接受一

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我們先来看看石家德解放前的生活吧。

一担无圈的破稻籬，一床破烂得补釘压补釘的旧棉絮，两个缺了口的討飯碗，一个掉了底的討飯腰籃和两根叫化棍子。这些，便是解放前石家德的全部家产。

石家德一九二九年生于桐城十里鋪一个雇农的家庭。一家八口：不能走路的祖母，劳累过度瞎了眼睛的父亲，年过半百的母亲，两个给人家做童养媳的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他自己。全家只有一間日不能避风、夜不能遮露的破草房。三代人給地主打长工，两代人要飯。每年正月十五，父亲出外打长工，大年三十回家，弄几个錢，也不够飽一餐年夜飯。母亲在家种了一斗种的荒地，日以繼夜地打一些草鞋，借以糊口活命。通年吃的是猪食不如的糠糊烂菜。

石家德过去不知受尽了多少寒冷、飢餓、欺凌。他八岁那年冬天，狂风呼嘯，大雪紛飞，他仍是单褲破衫，冷得牙齿直打顫顫。他拖着青竹棍，一步一个血迹，挨到一家地主門前。地主家豢养的恶狗，猛地扑了上来，石家德吓得失色惊叫丢掉了筷子，摔破了碗。……

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侵占华阳。石家德随着父母逃回老家桐城。忍飢挨餓，风吹雨打，日晒夜露。一天夜晚，涉过水深齐腰的河沟，走进一片荒寞的坟場，便依坟而睡。睡到半夜，石家德喊着：“媽媽呀！我餓！我餓！”媽媽含着滿眶淚水，哄着他：“好乖乖，不要哭，睡着了就不餓了。”由于一路之上，深受飢寒、惊恐的袭击，回到老家，二十天之內，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先后死去。

一九四三年，石家德在地主許咬子家扛長工。許咬子叫他偷砍別人的蘆葦，被人逮住，罰了許咬子的款，許咬子就扣了石家德的工資。一年通頭，連套褂褲都沒撈上。

.....

我們再來看解放後石家德的生活吧：

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運動中，石家德分得了十畝好地和許多糧食，政府又幫助他家蓋了兩間新屋。石家德從此不幫工了，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生活一天一天好起來。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他哥哥石家寬光榮地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

一九五三年，石家德結了婚，群眾都說：“石家德真是翻了個大身，要在舊社會，要飯的叫化子，哪有結婚的份！”

看吧！這是石家德結婚的紅花棉被，紅花棉被下面還放着兩床嶄新的棉被和雪白的棉絮，棉被左邊放着兩頂夏布帳子，還有許多衣服，有冬天穿的、有夏天穿的，有便衣、有制服。地上還擺着膠鞋和球鞋。.....

石家德啊！你不是說布票不夠，沒衣穿嗎？這些衣服是從哪裏來的呢？你說吃不飽，油少不夠吃，你怎么又長得如此身強體壯，紅光滿面呢？解放前你穿了多少衣，吃了多少飯，嘗過幾兩油啊？

群眾的話，義正詞嚴，一句一句震動着石家德的閉塞的腦袋，沖激着石家德快要發霉的心。他在公眾輿論之下，低下了頭。

展覽會上，有一位頭髮斑白、身體健康的老大娘，滿面春風

地向人們訴說：“我大兒子參軍幾年，立了幾次大功，這是我全家的光榮！”她就是石家德的母親。她拿出獎狀給參觀的人們看，一邊指着石家德說：“你說參軍是沒得吃，逼去的，全是瞎扯！被逼去的人還能立功受獎？”接着又說：“共產黨給我們的好處，可說不盡啦。家德的父親眼瞎了，不能做事，要在舊社會，早就骨頭打鼓了，可是現在，他不愁吃，不愁穿，還硬朗着呢！家德的弟弟，現在在高小六年級念書，要在解放前，這除非是做夢啊！”老人說罷，朝着兩手抱頭、萎萎縮縮地坐在牆角里的石家德大聲斥罵道：“你也不想想過去！你还講黨的壞話，你这个忘恩負義的東西！你還有良心嗎？”

石家德，在黨和人民的挽救下，覺醒了，悔恨了，痛心了！一顆一顆的淚珠，扑簌簌地掉下衣襟。他，握起拳頭，狠狠地捶擊着自己的腦袋，望了望大家，說：“我石家德真是瞎了眼，黑了心啊！”

從此以後，石家德的思想轉變了，勞動工作積極了。群眾選他繼續擔任生產隊長，並且在一九五八年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在黨的教育下，同全體社員一道，向前邁進！

## 拖拉机来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宝塔社的社員們趁着雨后晴天，在收割油菜，播种早棉，栽插早稻。农忙季节到了，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七亩多地的收种任务，每头牛要翻耕九十多亩田地。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少，怎么办呢？大家都在盼望着能用拖拉机耕种早一天来到。

一天晌午，“轰隆隆……”拖拉机的巨响，从公路上传来。在地里劳动的人，歇休的人，回家吃饭的人，都一起涌到公路两旁，踮起脚尖向远处了望。

“拖拉机来了！”不知谁先叫了一声。

“拖拉机来了！拖拉机来了！”大家挥舞着铁锄，拍手打巴掌地跳着嚷着，爱热闹的小伙子还打起唢呐，唱起歌来。

这时，只见两台漆得人红的罗马尼亚克特35号中型拖拉机，正开足马力，从绿树夹道的平坦公路上奔驰而来。它就象一对魁武的巨人，发出的巨响，震动大地，震撼人心。在它的后面，簇拥着一大群男女老少；社員們迎上去，围着它，使拖拉机手不得不放慢速度，挥手回答社員們的热烈欢迎。

拖拉机徐徐地通过汹涌的人群，来到了宝塔社门口，社主任聂旺松跑着出来迎接。他紧握着驾驶员的手，激动得闪出泪花。

这位貧农出身的社主任，曾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化費多少心血，領導着社員日夜辛勤劳动。今天，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怎能不使他兴奋激动？其实，又何止他一个人激动！围在拖拉机旁的人群，哪个不欢欣鼓舞！他們撫摸着拖拉机，贊叹着，談笑着；几个小孩挤着向上爬，搶着坐在駕駛員座上，嘴里吹得嘟嘟响，象是真的开了一样；更多的人围着拖拉机手，端詳着，詢問着一串串他們迫切要了解的問題。拖拉机手应接不暇，尽量詳細地回答着人們的問題，他們知道社員的心情。……他們介紹說：“一台拖拉机一天要耕八十亩地……以后，我們华阳區都要用这鉄牛耕地，那时該有多好！……”他們的話在人群里激起了更大的回响：“两台要頂四、五十条大牯牛呢！”“連晚开，要頂一百条大牯牛！”这时，聶主任站在拖拉机上說：“讓拖拉机手們休息啦！他們不走了，以后也是我們的社員啦！他們往后会教会我們更多的社員开这大鉄牛！再过几年，我們这里不是两台，而要发展到二十台、三十台，还有别的机器。这才是开头啊！”他俯身撫着身旁一个小社員說：“小鬼，你快点长，早天来开大鉄牛！”聶主任的話說到大伙的心窝里，又是嘻笑一陣，人群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第二天，宝塔社隆重地举行了开耕典礼。社員們說：“喜事要当喜事办！”他們連夜給拖拉机披上大紅綢，挂上彩带；当天又給拖拉机手戴了大紅花，还布置了一个漂亮的大会场，場里围边紅旗飘飘，毛主席象两旁貼着大紅喜字。……除了宝塔社全体社員，县委机关里的干部、工人、学生一千多人，在清晨都赶来了，中共望江县委第一書記沈去非等負責同志也都参加了开新

典礼。人們欢騰地等待着鉄牛显威风。

在如雷的掌声、鞭炮声中，沈去非同志剪了彩。两位年輕的拖拉机手紧握方向盘，开动了发动机，机身震动了一下，就徐徐开动了；新翻的泥土，象波浪一样，滾滾起伏，在一坦平原的田野上向远处流去。欢騰的人們，一齐跟着拖拉机。有經驗的老农在量着深度，哈！足有七寸多深；有的干部瞅瞅手表，半个鐘头就犁了七、八亩；县报摄影記者忙着拍摄試耕镜头；人們都笑得合不攏嘴。老社員范明鏡捋着花白胡須，喜笑顏开地說：“我亲眼看到了毛主席派来的拖拉机。总算沒有空长七十四岁。”

多年来，华阳人民一直为土地多、农活重、人力少、畜力弱的问题苦恼着。一到收种季节，更是紧张。往年，为了补充牛力，爭取跟山区协作。等他們插田結束，再把牛借来犁地，违誤农时不講，就是借来几十条牛，投到这广闊的洲区，也是滄海一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了赶季节，社員不得不在坂地上套种一部分庄稼，明知产量不高，也无可奈何；有的地甚至一連好几年沒有翻过板。

当人們从銀幕上，报纸上知道苏联是用拖拉机耕地的時候，便日夜向往着。合作化以后，听說不久就有拖拉机来，大家都乐了；可是又有点不相信，人們說：“拖拉机来是不简单的事，不知要到哪一年才能办到。”“中国地方大，三五年到不了华阳。”有的老年人說：“我这輩子是沒有福看到拖拉机了！”嘴上虽这么說，可是心里还一直盼望着，思念着。誰能料到，就在合作化后的第二个春天，拖拉机就和华阳人民見面了！

拖拉机来了！給人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拖拉机成了鼓

动机，开到哪里，哪里的人就干劲冲天。

一九五七年，华阳社因为有了拖拉机耕地，不但提前十天完成了二千二百八十亩的棉花播种任务，还腾出了人力畜力，提前七天完成了三百二十亩早稻插秧任务。

可是全区三十七个农业社，只有两部拖拉机巡回耕地，力量还是薄弱的。人们盼望着早一天购买更多的拖拉机和其它农业机械。这个理想终于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实现了。

## 古塔新村的十年

在望(江)华(阳)公路与宝塔河交叉处,矗立着一座古塔。古塔周围树林葱茏,棉田似海,一个新型的自然村,跨着公路,南北相对。在这里居住着一千七百多个劳动的人民。这就是有名的古塔新村——华阳人民公社宝塔大队。

### 萌 芽

宝塔大队原为华阳区宝塔乡永固、北固两村。解放前,这里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地主、富农所占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全靠向地主租地耕种和帮工度日,租高税重,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自然也就无心精耕细作。因此虽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却是蓬草丛生,好似一片冷清的荒原。

永固村西河埂更是一个“穷人村”,全村二十六户都租种城里地主张耀光、李和泰家的土地,家家穷得“穿无上衣,吃无月粮,盖无棉被,住无内房”。每年千辛万苦地种点庄稼,一收上场就给地主逼光了,真是苦不堪言!

土地改革解放了被压迫的农民。西河埂的贫苦农民和其它地区的农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阶级斗争,分得了土地。他们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着。

分得了土地，就停滯不前了嗎？不，農民在生產實踐中深深感到組織起來的必要。黨傾听了農民心臟的跳動，派來了工作組，領導農民辦互助組。

一九五一年春，在一個星月交輝的夜晚，永固村西河壩積極分子聶旺松從鄉里開會回來。他心裡熱烘烘的，剛才指導員和工作組同志講的話還在他耳邊縈回，“互助組”，“合作社”，“拖拉機”，“社會主義”，這些新鮮名詞多么吸引人啊！“對，要把互助組辦起來，越快越好！”他睡不著覺，也坐不住。他拉開大門，門外是一片晴朗的夜空，他自言自語：“七股星還沒起山，還早！”他扣好門，挨家叫醒了睡夢中的江來松、王連元等四戶貧雇農，以激動的聲調向他們傳達了鄉指導員關於領導農民辦互助組的指示。大家听了无不興奮，黨的指示都說到心眼里來了。聶旺松問大家有沒有信心干，青年團員江來松首先表示態度：“我有信心。我們這些貧雇農不辦互助組，讓誰來辦呀！我保證積極參加！”一向沉默寡言的王連元也站起來說：“互助組一定要辦起來，單干是種不好莊稼的。共產黨號召沒有錯，我保證我們兄弟幾個都參加。”聶旺松听到這些回答，心裡覺得一陣溫暖，他笑了笑說：“我和大家一樣，除自己參加外，還動員兩戶參加。”但互助組怎樣才能辦起來呢？辦起來以後怎樣干活呢？能不能堅持到底呢？四個人的視線都投向聶旺松，期待著他的回答。聶旺松似乎看透了大家的心思，說道：“我們在鄉里開會，已經和工作組成中同志商量過了，成中同志答應明天來幫助我們。”最後，大家決定，等明天工作組同志一來，就開個大會，成立互助組。

望江縣最早的一個社會主義萌芽的常年互助組在永固村西

河埂誕生了。全組一共二十戶，其中貧雇農九戶。聶旺松在成立大會上當選為互助組長。不久，檀起堂、吳小香、胡保六等互助組也相繼組織起來了。

## 退 組

互助組一辦起來，大家幹活的勁頭可大啦！尤其是青年小伙子，個個都喜欢到組里做事，不願蹲在家里幹私活；要是組長分配他們在家單幹一天，他們氣得嘴巴能掛油瓶。

可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問題來了，組里發生了爭先恐後的現象。每逢雨後鋤草，很不好分配勞力，特別是搶收搶種季節矛盾更多，在勞力和農活安排上出現了“四要四不要”現象：忙時要工，閑時不要工；晴天要工，雨天不要工；要男勞力，不要女勞力；要強勞力，不要弱勞力。組員徐松明有二十多亩土地，兩個勞力。早期播種後，開始鋤第一次草；恰巧輪到給他家鋤草時，天不作美落了雨。雨後放晴，他看見別人家地里都光滑滑的，唯有自家地里野草叢生，他懊惱極了：“我有勞力，自己能收會種，耕牛農具又多，為什麼要到組里找虧吃呢？”他越想越惱火，於是一個勁地跑到聶旺松家里要求退組。這時互助組正在研究給他家鋤草，他走進門二話不說，就指着組長叫道：“你們當干部的也要睜開眼睛看看，我徐松明就該倒霉嗎？我退組！”大家一聽都惱火了，幾個小伙子更加動了氣：“你是好了瘡疤忘了痛，不是共產黨，你哪來的田地長草呀！現在你有了田地屋子，今天就說互助組不好，明天說干部不公平，你忘了本啦！”徐松明被駁得啞口無言，聶旺松趁機進行教育，他笑了笑說：“松明，我們互助組有缺

点，只要大家帮助改进就会办好，不要动不动就要退组。不过，你真要退组也可以，讲自愿嘛！”徐松明低头不语，当场他虽然承认自己错了，但过后终于退了组。

县委工作组和互助组干部认为徐松明退组事件有教育意义，决定拿到组员大会上让大家讨论。通过讨论争辩，进一步认清是非，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不仅没有影响其他组员的干劲，而且加强了组里的团结，提高了干劲，还总结了一套解决互助组内部矛盾的经验，使坏事变成了好事。

## 回 组

徐松明退组几天后，江水陡涨，护堤防汛的战斗开始了。按土地摊派上堤民工，徐松明丢开家里生产，上堤防汛。十几天以后，他从堤上回来，下地一看，一样土地长着两样庄稼。他的地里草肥苗瘦，互助组的地因组里安排有劳力料理生产，草净苗壮。他后悔不已，捶着自己的脑壳，差点哭了出来。

晚上，互助组又在欢天喜地开会了。徐松明却躺在床上心烦意乱，不能入睡，他想：再回到组里吧，怕别人会耻笑；继续单干吧，今后还要吃亏，这两条路走哪一条呢？他鼓起勇气，跳下床沿，一个劲地向聶旺松家里跑去，但刚走到门口又停住了。打门缝内传出聶旺松开会说话的声音：“上级指示，要团结单干农民，现在徐松明有困难，我们应该伸手拉他一把。”他不顾一切低着头，锁进会议室。“这一行动引起人们的惊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停了一会聶旺松说：“松明你来得正好，本来打算明天和你谈谈。你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决定抽出几个劳力，帮你干一天。”徐

松明这才抬起头来尴尬地说：“过去是我不对，大家能原谅我，我要求回到组里来，今后一定听党的话，一定……”

第二天天还未亮，徐松明就跑到组里参加干活，而且劲头比原来大得多。

这一年磊旺松互助组获得了粮棉双丰收。八十多亩棉花，亩产籽棉一百八十多斤，比本村单干农民增产一倍多，磊旺松和青年团员江来松共同试种的三亩丰产田，每亩收籽棉四百多斤。

### 新星的升起

一九五二年冬，要求办社的互助组象潮水一样，一浪紧跟一浪，一天比一天多。磊旺松互助组因为几次要求办社未得到乡里的圆满答复，组员们纷纷写了申请书，直接送给区委和县委；为了表示他们的决心，申请书上盖满了私章和手模。

一天下午，县委书记康兆一同志来到了磊旺松互助组。他听取了磊旺松和县委工作组同志的详细汇报，并和组员们进行了细谈，最后他同意了磊旺松、檀起堂两个互助组合并试办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真是一个喜讯啊！组员们都乐开了。

开始宣传办社时，两个互助组的二十六户农民全都报了名，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檀起堂互助组的胡幼才，磊旺松互助组的王友才等几户中农却退出了合作社。他们劳力足，农具多，耕畜强，怕吃亏。但是这挡不住绝大多数农民的前进。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终于在十二月上旬正式宣告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十八户贫农中农举手宣誓：“坚决走合作化道路，保证搞好生产，支援国家建设，齐心协力，向社会主义的光辉的

大道迈进。……”在这广阔的土地上，第一次升起了一颗星星，引导人们前进，人们把这个社名为新星农业生产合作社。聂旺松、檀超堂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选为社的领导干部——分别担任了正副主任。

### 两才不成才

留在社外的八户单干农民，在合作社的帮助下，组成一个互助组。因为八户是八姓，以后也叫“八姓互助组”。可是不久，这个互助组便散伙了。互助组的散伙，追其原因，不能不归咎到两个组长身上。

组长胡幼才，土改时是个下中农成份，土改后由于土地增多，家庭生活逐渐富裕，很快走上富裕中农道路。他的资本主义思想极为严重。低头是个主意，抬头又是个妙法，暗中进行雇工、放债等剥削活动。一九五二年春，他从城里收留来一个名叫方窝民的贫农子弟给他干活，只给他吃喝，不给工资。一九五二年冬，方窝民加入了新星社，这对胡幼才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为这件事，他几晚没有合眼。虽然如此，他原来的算盘并未打消，准备继续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在办社时他第一个申明暂不入社。可是又怕单干农民不选他当组长。他一当上组长，鬼点子就来了。他在组里表现得最为“慷慨”，哪家没吃没用，他就主动借出粮和钱。他借此拉拢人家优先给他干活，把组里的劳力用在他的刀口上。他还以与合作社竞赛为名，动员组员大量培植丰产地：可是组里贫雇农的田地都很瘦，又无资金购买肥料，种不起丰产田。于是，什么小麦丰产啦，大麦丰产啦，蚕豆丰

产啦，棉花丰产啦，六谷黄豆丰产啦，花生山芋丰产啦，差不多都种在他家地里。这样一来，他有话说了，每逢安排劳力，他都提出要先搞丰产地。同合作社竞赛嘛，谁好说不干，组员们只好闷着头干。时间一久，大家地都荒了，谁也不满意，吵闹现象便不断地发生。

副组长王友才是个老中农，为人小气，针尖大的事，要是讨到巧就洋洋得意，要是吃亏，三天三夜会睡不着觉。他在互助组是个进工户，开始他很得意，认为替人家做事，有工资进。可是秋后一看，自己庄稼没有胡幼才的长得好。他算来算去，觉得出工替人做事，不如在自家地里干活合算，于是他决定退组单干，并买上八亩好地。

王友才一退组，大家也跟着散了，有的还要找胡幼才算帐，有的当面骂胡幼才害了他，有的要拉胡幼才找社里干部说理。中农江神根的母亲看到合作社地里的棉花长得一人多深，自己的棉花牵牛进去碰不到牛腿，他恼恨极了，回家大哭一场。从此，谁也不愿与胡幼才互助了。

胡幼才鬼势不妙，又生一计。他在本村收留下一个三十多岁的无依无靠的妇女，让出半间房子叫她跟地主子弟——周福元结了婚。于是，他又凭空添了两个人劳动，干他的单干去了。

散了伙的农民，象一群迷途的羔羊。立秋前后，农事紧张，他们的力量单薄，又无统一安排，抓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田里地里，野草与病虫齐生，块块田地都是三类苗。得亏合作社抽人支援，才过难关。就这样，直到合作社扩社时，他们才重新归了队，不成才的两才——胡幼才、王友才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受到严格

的批判。

## 扩 社

新星农业社分紅后，十八戶社員，沒有一戶沒增加收入，就連老上中农張紹賢，也比一九五二年增加收入一百萬元（合現在一百多元）。这么多錢，怎么用法呢？社員們除了把一大部分投資到社里和大量認購愛國公債外，其余全存入銀行和信用社，為來年擴大再生產積累資金，為今后防災備荒打下基礎。許多社員多少年來沒有房子，現在蓋起了新屋；許多社員過去是少衣缺吃，現在是吃穿不愁，添買了新衣新被和許多家具。合作社的公共積累也一天一天雄厚起來，蓋了五間大倉庫，買了兩條大牯牛和六部噴霧器，還修整和添置了大批的各式各樣的農具。

• 新星社這樣的成績，是周圍任何互助組都比不上的。新星社真象一顆光輝的星星，照亮了周圍農民的心，吸引着周圍的大們。要求入社的互助組和個體農民，就象山洪暴發一樣，前擁后擠，有的寫申請書，有的直接向社干要求。個別性急的人，甚至未經社干答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到社里干起活來。

根據這種情況，社委會研究了擴社問題，制訂規劃，開始接受周圍互助組和單干農民入社。擴社后，社員一下從十八戶增加到七十四戶，土地由二百五十多亩增加到一千余亩。為了加強領導，搞好生產，調整了生產組織，擴充了干部，一個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新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出了更燦爛的光輝。

新星社擴社聲勢，很快地波及到全鄉和整個華陽區，從而掀

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高潮；至一九五四年春耕生产前，宝塔乡除新星社外，已办起新成、段河、民主、保丰、同兴等大小五个农业社，入社农户达全乡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多，其中贫雇农占百分之六十。

## 扩、併、升

一九五四年冬，人们正在为消除百年未有的大水灾所遗留下来的创伤而战斗着。首先要建屋盖房，重建家园。过去虽有村落，但大部分居住分散，为了便于领导、便利生产，决定集中盖屋，集中居住。但是在哪里盖呢？土地都是私有的，谁也不愿拿出来给大家盖屋。再者，要开沟排水，兴修水利，一小块一小块的私有土地，也不好统一安排。还有，积水未退，有的土地淹在水里，不能耕种，只有先耕种水退了的，将增加很多麻烦，甚至发生纠纷。总之，土地的私有制，拦在前进的路上，阻碍着人们的前进。

“干脆社併大些，取消土地分红，统一耕种！”这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磊旺松便向乡长提出这个问题。乡长答复要经地委审查，省委批准，才能取消土地分红。这时，正好县委召开办社会议，工作组便把这一情况向县委书记潘洛同志作了汇报。县委初步同意以新星社为中心，试办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并向地委作了报告。

几天之后，安庆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姚奎甲同志率领林韶光等四位同志，来到望江，就宝塔试办高级社之事，同望江县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亲自到宝塔社了解情况，访问群众。消息顿时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议论，奔走相告，“地委部长来了，准能办

起米：“取消土地私有权啦，不要出埂地界啦！”……人們感到新鮮，充滿着希望，洋溢着欢乐。

群众情緒很高，积极要求办高級社。同时为了吸取經驗，指导全面，报請省委批准后，正式决定由地委直接掌握，在宝塔試办高級社。

这次办社是扩（吸收互助組和单干农民入社）併（几个小社合併起来）升（初級社升高級社）同时进行的，工作比較复杂。为了保証办好全专区第一个高級社，地委和县委抽調了熟悉业务的干部十余人，組成办社工作組，地委农工部互助合作科林韶光科长亲自担任組长，具体負責試办工作。

工作組一到宝塔，人們便活跃起来，要求加入高級社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結队的拥去工作組住处；有的以互助組为单位写了入社申請書，有的小社保証搞好生产，迎接办高級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劲头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大。但是在民主、保平等小社內也有极少数的富裕中农（主要是土改漏划的地主富农），表面贊成說好，暗中进行破坏活动。为保証办好高級社，由內到外、由干部到群众，进行了清查整頓，把混入原初級社的階級异己分子和坏分子，全部清洗出社，对漏划的有罪惡的地主，組織群众开展了斗争。这样，进一步肃清了封建残余势力，大大提高了群众覺悟，保証了高級社試办工作的順利进行。

宝塔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它以聶旺松所領導的新星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骨干，与周围的段河、民主、保丰、新成等四个初級社，七个互助組和十六戶个体农民合併建成的，全社共三百六十戶，九百七十七人，六千一百四十亩土地。它是当时

全省三个高級社中的一个，是安庆专区第一个高級社，是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

#### 四层楼上

“这下我們上了四层楼啦！”人們夸耀地說。群众把单干叫做第一层，互助組是二层，初級社是三层，高級社是四层。

刚刚誕生的高級社，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上年的特大洪水使得沟道淤塞，土地板結，許多良田好地成了沙滩，家家戶戶，屋內屋外，沒有寸土之肥，耕牛农具缺乏，群众生活困苦。……但是，年輕的高級社，沒有被困难征服，相反地征服了困难，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春节前后，党支部和管委会抓住了这个空隙，組織了一个以开沟、积肥、春种和春鋤为中心的生产自救运动，发动了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人，投入了农副业生产。当时的口号是：“不气馁，不自滿，生产賽过一九五三年，不向困难低头，坚决战胜困难！”社員們情緒高涨，干劲冲天。日里，男的开沟、春种，女的积肥、鋤草；夜間，家家灯火透明，妇女績麻，男的打草鞋，家家戶戶不見一个閑人。人与人，队与队，开展了友誼竞赛。整个社就象煮沸了的一鍋开水。到春耕大生产时，全社共开通沟渠八十多条，鋤麦草八百余亩。在牛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組織手挖和人拉犁深翻土地，搶种春荞麦和馬鈴薯四百五十多亩。这个过去沒有积肥习惯的地方，現在家家戶戶門口都做了烂窖，过去不参加生产的老头子，也背起粪箕远到城关、吉水去拾粪，結合疏通淤塞的沟渠，挖起了千百万担肥泥，为二千六百多亩棉花准备了充足的基肥。副业生产成績更加可觀，冬春两季获得副业利

潤一万多元,除保證了社員生活預支外,还大大支持了农业生产,买回各种餅肥十一万余斤,化肥五千多斤,治虫农葯三千余瓶。

春耕生产中的困难被战胜了,可是到立夏前后,虫災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二千多亩棉地里,队队都有地老虎危害幼苗。支部和管委会当机立断,开展了一个“全面围剿,彻底捉光”的治虫运动。每天清早,大人小孩,男女老幼,一齐出动,经过半个月奋战,共捕地老虎四十多万条;地老虎被消灭了。但到五月下旬,六月上旬前后,因天气干旱,紅蜘蛛又普遍发生,接着又是叶跳虫,紅鈴虫蔓延整个棉地。恰巧这时滴滴涕又打光,社里无錢买葯,干群的混乱思想,悲观情緒相当严重。怎么办呢?地委办社工作组林科长向社主任磊旺松指出:“当前棉花虫害十分严重,必須坚决防治,不能有絲毫动摇。现在困难是有,但比起春耕生产时的困难已小得多。……”于是召开了支部扩大会,研究治虫措施。会上議决了三个問題: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分片包干,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坚决克服悲观和畏难情緒;发动社員投資,解决缺錢困难;大搞土农葯代替使用。紧接会后,各队便普遍开展了治虫运动,投資也非常踊跃。社員們只有一个信念:“消灭虫害,确保丰收。”队与队之間开展了比进度、比技术、比战果竞赛。经过七天激战,彻底消灭了紅蜘蛛和叶跳虫,最后阶段,社里組織七十多人进行了大扫蕩,在二千六百多亩棉地里,拾起落花落鈴九千四百多斤,既消灭了虫害,又烧了大批火粪。

能够組織这样艰巨的战斗,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說明了高級社的巨大优越性。在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初級社里,社員还或多或少有靠土地吃飯的思想。高級社以后,参加生产的人多了。这

年經常参加生产的达四千多人, 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 而附近的新农村初級社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五。由于相适应的推行了劳动定額, 改革工具, 劳动效率和操作質量也大大提高。原計划全社全年需十万个劳动日(包括兴修水利), 实际只用八万多工, 而且各个时期都按时提前完成了任务, 因此这年虽然接連遭受到虫旱災害, 还取得了大丰收, 收入超过了丰收的一九五三年, 比当年周围的社和組更显得增产。全社全年总收入一百六十二万零七百七十七元, 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六十六元五角, 每个劳动日分得一元六角三分。棉花总产量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斤, 平均单产一百五十斤, 比附近的新农村初級社每亩一百三十斤, 增产一成五, 比王圣龙互助組平均单产九十斤增产六成多, 比单干农民增产更多。

### 更上一层楼

高級社取消了土地分紅, 完全按劳分配, 大大提高了社員的劳动积极性。經過連年战斗, 生产大大发展, 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水平。以一九五七年为例, 宝塔高級社全年总收入三十六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元, 除了生产費用和公共积累外, 平均每人收入一百六十四元,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

随着經濟生活的上升, 文化生活也大大发展。解放前这里只有七个人进过中学, 其中六个人是地富子弟。如今上中学的有四十余人, 大部分是中貧农的子弟, 适龄儿童几乎全部入学。許多农民, 脫掉了文盲帽子, 过去一字不識, 如今能打条子写

書信的，有二百多人。社里還成立了一個業餘劇團，能演唱新老劇目二十多個。

高級社比起初級社來顯示了巨大優越性，但隨着生產的發展和羣眾覺悟的提高，開始出現了在高級社內不可解決的矛盾。

寶塔社的南部緊靠南瀘湖，湖坡是個土質肥沃宜種水稻的好地方。寶塔人民從辦高級社的那年起，就一直想在這裡種水稻。一九五七年，曾有新民、新星等隊插了一百多畝單季晚稻，但是，因為這裡地勢低洼，溝道淤塞，稻棵長到牛腿高時，都全部被水淹了，多麼令人心痛啊！以後社里又幾次制訂計劃，準備開溝打埧子，防澇排水；但由於工程太大，一個高級社，力量單薄，未能實現。還有，寶塔高級社早就想在棉花地里，開些小溝，以利灌溉和排澇；可是不開大溝，小溝開了也沒有用。他們多想開一條通向黑魚溝的排澇溝渠啊！可一個社哪有這麼大力量？社員和社干都說：“要是把社擴大成一個大社，那就好辦了！”

寶塔高級社與光明、楊長等高級社土地插花很多，干起活來，你社往我社跑，保豐、愛國兩生產隊社員，經常跑到六七里以外地方干活，干活時間還沒有跑路時間多。過去每年制訂“三包”方案，在確定遠田遠地包工包產時，都要發生爭執，誰也不願種遠地。在一次會上，丰收和保豐隊的隊干竟因此吵了起來。最後還是大隊確定每隊都種一點遠田遠地，才把問題暫時解決。新明隊隊長攬起堂算了個細帳，在遠處種兩畝地，花雙倍人工，也抵不上家前屋後一畝地的收入；而且由於土地交叉，界限嚴格，寶塔社就有八百畝土地不能機耕。隊干和社員反映：“把插花地換一換不好嗎？統一調整，全部機耕，多好啊！”可是隔鄉

隔社，問題不好解決。

合作化以後，廣大婦女積極要求參加農業勞動，農業生產也迫切需要她們這占總人口一半的勞力投入生產，但是，家務勞動束縛了她們。保丰婦女張風先，夫妻二人都是整勞力，家里只有夫妻二人吃飯，可是，一天要燒三餐飯，一天還干不到半天活。所以廣大婦女迫切要求消除一日煮三餐飯的麻煩，很多婦女在農忙期間，自發地合伙燒飯，今天你在我家搭伙，明天我在你家搭伙，還有許多戶採取一頓煮三餐吃的辦法。可是仍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要辦個食堂就好了，菜來伸手，飯來張口，筷子碗一攢下地……”婦女們叫嚷着。

黨傾听了人民的心聲。人民公社猶如一輪紅日，出現在亞洲東部的地平綫上。寶塔高級社成為華陽人民公社寶塔大隊。公社利用春冬農閑，組織合成圩內十四個大隊的人力物力，在南濱湖開鑿和疏通了大小溝道，築起埧子。一望無邊的荒湖灘，成了良田美地。寶塔至黑魚溝的排灌渠道也开通了。和光明、楊長（現在都是華陽人民公社的大隊）的插花地，也得到了調整，干活不要跑遠路，拖拉機也可一馬開過了。人民公社辦起了食堂，還辦了托兒所、洗衣組和縫紉廠等，實現了家務勞動社會化，廣大婦女第一次跟男人一樣痛痛快快地下地勞動。

勤勞的寶塔人民，解放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步步前進，年年高升，在連續上了四層樓以後，又和華陽全體人民一道更上一層樓！

## 旭日东升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是我們的大喜日子：華陽人民公社在這一天成立了！

全華陽的人民以特大丰收迎接公社的成立。九月，在那銀海似的棉田上，飛揚着拾棉姑娘的歌聲，金盃湖畔稻浪滾滾，銀白的棉堆和金黃的稻堆累累皆是；公路上賣糧賣棉的人群車隊，川流不息，絡繹不斷。這一年，華陽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大協作，征服了特大的旱魔，取得了特大丰收。

這時，毛主席說的“人民公社好”，從北京傳到了華陽，它象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華陽全區三十七個農業社五萬多農民的心。他們打聽着公社的優越性，詢問何時華陽成立公社。他們成群結隊，敲鑼打鼓，抬着申請書決心書涌向區委會和各社辦公室，表示堅決跟着共產黨走，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要求成立人民公社。夜晚區委會燈火通明，各社領導人員聚集一堂，熱烈地討論着，研究着成立人民公社的具體問題。人們忘記了盛夏的酷熱和勞動的辛累，完全沉浸在歡樂里。經過了多少次的討論，研究了多少個方案；最後，上級黨委終於批准成立華陽人民公社。

這個消息一傳出，全華陽就象大江一樣翻騰着。人們趕制

新衣，食堂里忙着会餐，业余剧团排练新节目，小学生们赶制彩旗、标语……迎接九月十八日的到来。

九月十八日，旭日东升，晓风和煦，社员们高举红旗，抬着申請書、喜报、挑战書，从蓮花洲上、楊湾開畔，宝塔脚下、华阳河边涌向华阳鎮，参加华阳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会场設在区委会大楼。台上高高地悬挂着伟大領袖毛主席的画像，台前横幅上写着“华阳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十个大字。四周墙上，貼滿了申請書、决心書、喜报、挑战書、采旗，琳琅满目！

八时正，大会在欢呼声、鼓乐声、鞭炮声和“人民公社好”的歌声中开幕。中共华阳区委第一書記、公社管委會主任荀維元同志首先講話，他在如雷似海的掌声中宣布，华阳人民公社成立了！接着，公社監委會主任周家兴同志作了“建社报告”，公社副主任李知敬同志、吳广明同志分別作了“关于社章草案的报告”和“关于一九五八年财务收支的报告”。

社員說得好：“人民公社是发动机”。

是的，人民公社是发动机，人民公社的成立，給华阳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三万五千亩旱粮，以往要半个月时间才能收割完；公社成立那天，正是开镰收割的第二天，五天就完成了收割任务。人們以空前的干劲，迎接人民公社的誕生。

原蓮洲社主任胡瑞庭說：“我們早就想买拖拉机，就是社小力弱，人民公社社大力大，一定可以买許多拖拉机、收割机……就象苏联集体农庄一样！”

是的，人民公社有着巨大的力量。华阳人民公社一成立，就

購买了十二台拖拉机，一台康拜因，四台播种机，六台刈草机，十二台选种机，和其他許多农业机器。合作社办不到的，人民公社一下就办到了。

会后，全公社各食堂都举行了丰盛的聚餐。胡正应大爷一家团坐在公共食堂的餐桌前，笑語言欢，細談着人民公社的美好前程。他端起碗，想起在解放前的黑暗年月里，他带着全家老小，挨过一家又一家的大門，逃过一条又一条的恶狗，討来一瓢半勺的残羹剩飯；他想起把两岁小儿子卖给人家的悲惨情景，至今还象猫儿抓心。今天，他們全家面对着这热气騰騰的飯菜，怎能不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怎能不从心胸深处来歌唱人民公社好！胡大爷斟滿一杯酒，举在毛主席象前，激动地說：“大伙站起来，为共产党，为毛主席，干一杯！”这杯酒是幸福酒、是欢乐酒、是万岁酒！接着他領头高呼，“人民公社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那天，在公社商店的柜台前，人群拥挤，欢騰喧鬧，社員們領来第一次按月預支款，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生产队长在挑选新式农具，姑娘們在試穿着心爱的罩衣，小伙子們在比量着漂亮的制服，老年人為儿孙購買玩具。徐玉蓮大娘挤在人群里，一問問这样，摸摸那样，她什么都想买；挑选了半天，还是决定为老伴买一套衣料。她双手捧着嶄新的衣料，深情地瞻仰着牆壁上的毛主席象，久久地不能言語，兩顆泪珠，滴在鮮藍的布上；因为她想起了十年前的大暑天里，穿着棉袄的痛苦生活。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的鮮明对比，引起了她辛酸的回忆！

白沙社女社員肖仁秀說：“我在旧社会是个童养媳，解放后

我翻了身；現在成立了人民公社，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又把我从鍋台边搖床旁解放出来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好，是毛主席的大恩情！”

人民公社把妇女从家务羈絆中解放了出来，和男人并肩劳动。华阳人民公社成立，就办起了三百九十六个公共食堂，二百八十九个托儿所，二十八所幼儿园，三十二个縫紉厂，三百八十七个制鞋組，实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請听听妇女社員的欢乐歌声吧：“从前妇女守三台，鍋台磨台和井台。自从公社办起后，大娘大嫂喜开怀，解放妇女劳动力，生产战綫添人才。”

社員程可四說：“人民公社好比一条大船，党就是掌舵的。”

是的，人民公社是五位一体、五业并举的大船，在党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

# 战斗在大别山上

## 三百里行军

一九五八年秋天，正当全国公社化的高潮，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发出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这一战斗动员令也振奋了华阳五万人民的心。各大队报名登记处，每天拥挤着人群，青年小伙子争先报名，妇女老年人也不甘落后。人们沸腾着，在田间、在路上、在夜校、在食堂、在会场，都是谈大炼钢铁，又由炼钢铁谈到拖拉机、农业机械化……人们一面进行紧张的秋收，一面积极准备出征。到大别山上去参加大炼钢铁的战斗。报名处的人群整天川流不息，询问征期。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人们兴奋的一夜没有睡着觉，远路的人半夜就动身了，近路的人黑夜吃了饭赶来了。天刚亮，各路人马象潮水一样汇集到望华公路上。赶来送行的公社党委周书记对大家作了热情的讲话，勉励大家为钢铁而战！并保证做好“大后方”的秋收工作，支援钢铁前线。人们发出了雷霆般的战斗誓言：“大战四个月，不完成任务不回家！”

行军号响了，由公社党委书记荀维元同志亲自率领的三千人的炼铁大军，组成两个纵队，足足拉开了两里多路长。一路上

旌旗招展，浩浩蕩蕩，向大別山進發。

中隊長金有才微微地笑道：“今天是九月二十日，別忘啦！這是我們離開公社的第一天！是我們農民去煉鋼鐵的日子！”

听了他的話，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轉过头來，望着百里長堤下的一片雪白的棉海和金黃的稻田，默默地在說：“再見吧，親愛的公社！我們將以優異的成績向你匯報！”

夜晚，隊伍宿營在長嶺。次晨，降下蒙蒙秋雨，道路泥濘，可是，戰士們不等天明就出發了。雖然，各人都自備了雨具，但大家為了迅速趕路，都索性不撐傘，冒雨前進，直到望江、太湖交接處的文家橋橋頭，才休息了片刻。這時雨也停了，小伙子、姑娘們拉起了二胡，縱情地歌唱起來。這些年輕的鋼鐵戰士們，為上大別山煉鐵感到光榮，感到幸福，感到驕傲！

過太湖城，隊伍進入了山區。道路崎嶇，爬山越嶺，增加了行軍困難，但戰士們都團結一心，互相幫助，減輕了婦女們的擔負，一個掉隊的也沒有。

進山第一天，開始了夜行軍。當人們登上陡峭千丈的養虎山，俯視山麓，萬盞電燈，照亮地面，這是正在建設中的花涼亭水庫工地，一片沸騰景象，好不驚人。看到山區一派建設情景，行軍一百一十多里的疲乏頓時消失，許多人通宵未眠，暢談祖國的飛躍發展！

第四天一早，涉過店前河，北行十五里，到達了目的地——麻灘河。當支隊進入駐地的時候，岳西人民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一切。

## 最亲密的友谊

在大炼钢铁的日子里，我們和岳西人民結下最深的友谊。我們駐扎的沙河两岸，十五里长的战线上，大部分炼铁爐厂、舊房，都是岳西人民自愿騰讓出来的。他們搬入附近的山村。当地党委在紧张的秋收中，还派了技术力量帮助我們建爐、开爐、烧炭、淘砂。当他們知道我們缺乏工具的时候，便連夜送来了上千件砂刮和上百担土箕；当他們知道我們需要蔬菜的时候，更是省己为人，支援了几万斤瓜果蔬菜；他們还送給我們上千双布鞋草鞋。他們每一次送礼，都是敲锣打鼓，鳴放土枪，表示了最深厚的友谊。

我們也利用夜晚的战斗空隙，帮助岳西人民秋收。两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結成了兄弟般的友谊。正如支队党委贈給岳西余河乡一面大紅旗上写的：“我們友谊象大別山青春不老，我們友谊象长江水浩浩长流！”

## 漫山烽火

英雄的、巍峨的大別山，它有着光輝的革命历史，在这里曾燃起燎原之火，燃遍了鄂豫皖的广大地区。

一九五八年，它又成了全民大炼钢铁的战场，它的英雄本色，更加閃耀光芒；安庆专区五个炼铁师十万大軍在这里展开了战场，森林般的小高爐，随着山巒起伏，綿延数百里，四望紅旗入海，火焰紛飞。入夜，爐火呼嘯，紅光蔽天；沙河上下，近处火光閃閃，远处星光点点。整个大別山，就象一条跃跃欲飞的火

龙。

十万大军的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火焰，比炉火更红更艳；他们学习着当年红军战士的赤胆忠心，不过不同的是：过去是寸土必争，现在是分秒必争。他们昨天还是在庄稼地里刨土锄草的农民，今天却在火红的高炉面前进行操作，她们昨夜还是在母亲面前学做针线活的姑娘，今天却呼呼地拉起了风箱。为了使祖国有更多的钢铁，为了使每个公社有更多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他们日夜战斗，越炼越强，炼了钢铁又炼了人。他们自豪地说：“只要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声号召，干什么都有劲儿！”“我们要亲手建设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了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我们日夜奋战在大别山上！”

### 铁水奔腾

秋去冬来，但大别山仍象春天一样的美丽。一座座高炉，一幢幢营房，一条条通道，都布置得五彩缤纷。跃进门、炉前快报、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到处琳琅满目，春色满园；熊熊的炉火，更象万紫千红的花朵，鲜艳夺目。

在几个月的战斗中，全支队涌现出五百九十多名钢铁模范和英雄。这些原是平凡朴实的农民，今天在钢铁战线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事迹。“超英六号”炉师金有才，进山炼铁之前，他和所有的钢铁战士一样，对炼铁技术一无所知。刚上山时，炉子整日整夜的拉箱上料，却不見流出一点铁水，但是又找不出结底的原因来。金有才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甜，几个晚上他都坐在炉前，不断分析炉情，把炉子的“病情”，一次又一次地记在心里，比

較着，捉摸着。……經過几天的苦心鑽研，終于發現毛病主要出在風力不足和糊爐問題上，否定了只重燃料、原料，不重鼓風的“一炭二砂三箱四拉”的老公式；開始試驗拉快箱，拉滿箱，加大了風力，情況立即好轉；一天多沒結底，煉出了一百多斤鐵。當沸騰的鐵水流出爐口，金有才激動得閃着淚花，抓住旁邊的爐前工，又蹦又跳，人們也為打破這一道難關而興奮不已。但是爐情還不穩定，產量也還低。金有才下定決心，進一步改進糊爐技術，保證爐情穩定，爭取高產。

支隊黨委決定在“超英六號”爐前召開現場會議，總結和推廣金有才的經驗。支隊黨委荀書記領着爐師們來到了現場。金有才雖然已幾夜未好好睡覺，但是他仍舊細致地介紹着經驗；他生怕別人不懂，又親自操作起來。當他安裝到最高一層爐體時，突然感到一陣心跳，手脚一軟，倒在爐前，當人們涌上搶救時，金有才眼里閃着強烈的光芒：“我——能——支持！”

荀書記親切地安慰道：“你趕快去休息！爐前的工作，你放心吧，老周代替你繼續戰鬥！”

“同志們！我們要聽黨的話，不但要苦干，還要巧干！”當老金去休息後，荀書記接着對大家說：“現在縣委和公社人民支援我們一千七百多件棉衣，幾千雙鞋襪，幾萬斤干菜，還寄來二千多封慰問信，把我們看成志願軍一樣，稱做最可愛的人！”荀書記的語調更加激動：“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了祖國有更多的鋼鐵，為了報答親人的支援，我們必須分秒必奪，寸鐵必爭。時間就是鋼鐵！”

戰士們臉上露出活躍的精神，眼里閃着激情的淚花，同聲發

出战斗誓言：“坚决闯过技术关，完成钢铁任务，报答亲人！”

年青的风箱手，踏着合拍的步子，欢快的唱着炼铁号子。豪迈的歌声，响彻了高山深谷。

从战胜了第一道难关后，全支队掀起了技术革新高潮，消灭了结底现象，爐爐風盛火旺，鉄水流暢，每爐日產由一百多斤提高到一千五百斤以上。

高產運動來到了！陣地上出現了一片繁忙的景象，運輸隊翻山越嶺，川流不斷地把木炭運到爐前，山坡上到處是三五成群的人們，高舉着木夯，碾着炭子粉，趕制耐火材料；木工們修檢着每一個風箱。……支隊黨委會經過周密研究，決定進一步革新技術，推動高產運動：第一，把小爐改大，矮爐加高，擴大容積，提高產量；第二，全面推廣圓筒風箱，連二風箱，四面拉箱和大箱兩頭拉，擴大風力，增高爐溫，加速出鉄。

全支隊幾十座土高爐都翻新了。高產運動迅速地在全陣地展開了。“超英六號”一開始就創造出優異的成績，師（縣）黨委寫來祝賀信，祝賀這座爐日產超雙噸。他們把鮮紅奪目的祝賀信貼在爐前，爐的左邊寫着全爐戰士的決心書：“實現日產三噸鉄，爭取超全師！”幾個健壯的風箱手，飛快地拉動着四筒風箱，爐口的火柱，升起一丈多高，爐爐鉄水，灌滿雙槽。

突然，由於火力太猛，風管口附近的爐壁燒化了，一塊一塊地剝落下來，從洞口噴出呼呼的火苗。大家緊張地從爐外堵了幾次泥，可是怎麼也堵不住。人們都怔怔地望着，眼看這一爐鉄水要白糟蹋。人們急得火燎心頭，在嘈雜的人聲中，有人叫：“停爐！”

“停了怎么办？拆修一次，要两天时间，两天要出多少铁啊！”金有才思想斗争很激烈。这时他想到解放后的好光景，想到师党委的祝贺信和自己的决心书，他的耳边又响起党发出的洪亮的声音：为钢铁而战！于是他高声叫道：“坚决不能停炉！”他忽然眉头紧皱，思索起来。“如果人鑽到爐里去修，不拆开爐腔，不就大大节省了时间嗎？”但他立刻又被另一个问题难住了：爐子熄火以后，爐壁仍有几百度高温，等它冷却吧，谁知又要几小时呢？

这时苟書記正好赶来，老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苟書記沉思地看着风箱，猛一回头，“老金，把风箱拉起来，朝爐里扇冷风，驅散热气！”

老金使劲地拍了一下后脑勺，“对！好办法！”

风箱拉了起来，金有才打湿了外衣，吊进了爐腔，仅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抢修，便堵好了漏洞。当他鑽出爐腔时，已是满头大汗。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高兴的說道：“这真是快省糊爐法！”这时，人們悬着的心才放实，一齐涌上去握着他的手。

“超英六号”高爐很快恢复了生产。一天以后，便传出捷报，日产三吨。

在鋼鐵前线的日日夜夜里，华阳公社的鋼鐵大軍，冲锋陷陣，所战皆捷，历战一百一十多天，炼鉄七百四十八吨，淘砂五千七百八十吨，烧炭一千七百六十五吨。

战斗結束时，师部召开了英模大会，奖給了华阳支队几面紅旗。胜利紅旗，永远飄揚。

## 白銀之鄉

一九五八年九月，社員們歡欣鼓舞地剛剛慶祝過公社的誕生，年終又敲鑼打鼓歡送楊灣管理區黨委書記周昆山同志上北京，雖然事隔三月，但人們總喜歡把它聯繫在一起，稱做“喜上加喜，雙喜臨門”！

這年，楊灣管理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畝棉花，畝產皮棉二百一十五斤，成為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獲得國務院的獎狀。然而成績的得來，是經歷了一番多么不平凡的勞動與鬥爭啊！

春上，楊灣管理區黨委書記（原鄉委書記）吳廣明同志，參加縣生產躍進督師大會回來後，立即召開了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傳達了縣委會議精神，並作了關於“一九五八年全管理區（鄉）生產大躍進”的指示。會後，國新生產隊長王可榮急急趕回來，跟隊里幹部們研究以後，立即召開了全隊社員大會。會上，首先他傳達了鄉委指示，接着說：“我們是鄉委重點隊，樣樣得走在人家前頭。現在大家討論一下，能不能把我們原訂的畝產皮棉一百二十，再躍至一百八十斤？”

會場上頓時活躍起來了，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能，完全

能！”只有张大元老汉思索了一会才开腔：“我来提一点意见，原订的一百二，就算跃得不得了，这回子嘛……一百八十斤，我看……我想再说说吧。”

鲍恩培老汉接着帮腔说：“平均一百二十斤也罢，一百八十斤也好。能不能收到，我不敢讲。我看啦，要好好讨论讨论一下。”

队长王可荣站起来说：“张大爷和鲍大爷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应该结合本队的实际情况，慎重地讨论一下，我们的指标究竟订多高才能有把握实现。”王队长的话刚一落音，全屋子里的人又都热烈的争辩起来。有的说：“按原订指标一百二十斤不变。”有的说：“订一百四十斤。”也有的说：“跃到一百八十斤行。”停了一会，张大元站到人群的面前，提高嗓子说：“我看，最高不超过一百五十斤。”

王可荣听了张大元老汉的话以后，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我认为张大爷提的指标很实际，因为一，我队的棉花地深耕了六至七寸；二，增加了土地利用，每亩密植到五千棵；三，去年冬季积了充足的肥料……根据这些，有条件每亩收皮棉一百五十斤。大家的意见怎样？”

社员们都说：一百五十斤不成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指标就这样订下来了。增产计划确定以后，社员们的情绪很高。按往年老规矩都是“立夏前种早棉”，可是今年速播种季节也跃了一下，谷雨边棉苗就全部出齐了。远远望去，一望无垠的田园化棉地里一片新绿，实是爱人。它那整齐交叉的行列，直看成一条线，横看成一条线，斜看也是成一条线。真是：“是谁绣起花世界，

劳动人民手一双！”

看到这样好的棉苗。社員們不覺都嘖嘖稱贊：“苗旺兆丰年啦，今年准有好收成！”

可是事情偏偏不能与人如愿，自然灾害袭来了。

四月尾，正是棉花定苗的季节，忽然天变了，风里夹雨，雨里夹风，寒潮就象恶魔一样，侵入了棉田。如果是一天二天，当然无关紧要，可是一連二十多天，天就象破了一样，下个不停。时已初夏，气候还象冬天。

向自然灾害宣战开始了。男男女女都投入了紧张的排涝防渍战斗；当家理事的王可荣、王淑贞更是心焦如焚！

张大元呢看到这枯萎了的棉苗建議道：“去年冬天雨水少，古話說，‘冬干必有春涝’，我看天还是难得晴。真正不行，就把它翻犁种杂粮？”他的話在队里一传开，加上眼前情况又是如此，于是同意张大元說法的人漸漸多起来了。

有的說：“这棉苗就剩个光杆子，就是天晴也沒用了。”也有人說：“翻犁种粮最可靠，免得搞減了产。”

听了这些話，可难坏了王可荣。整日他思索着，是犁呢，还是留着？經過充分考虑和社員商量后，还是决定不犁，并对一些抱怀疑态度的人作了宣传和解释：“根据科学家分析，棉苗枯死，这是土壤水分过多，因此发生炭疽病。現在只要咱們把这水彻底排干就有办法。”

主张翻犁种粮的，終究还是少数，队长們也不同意这意見。

話不长脚传千里，国新队部分人要犁棉花的消息，还没等王可荣他們向乡里汇报，乡党委吳書記便知道了。他在自己的試

驗地里召开了現場会，澄清部分人的思想，同时組織大家来取經。參觀之后，吳書記在地头簡要地說道：

“大家想一想，我們从去年忙到現在，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實現指标，使国家計劃落实。可是，有些人真是太糊涂，太沒骨气，眼看这棉苗焦烂就灰心了。”吳書記指了指試驗地恢复活力的棉苗繼續說道：“我現在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今天来用的这一經，現在全乡各家馬上都来一个换新壁子搭新灶的运动，把壁土和灶土弄碎，壅到棉根边。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水分，另一方面又能增加地溫。”

吳書記的話，就象鋼錘一样，打开了丧失斗志人們的脑門。它使大家增加了信心，鼓足了干劲。

于是，一場真正的向寒潮进攻的战斗开始了。

雨后天晴，棉苗經過防渣、增溫、噴药，現在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长得綠油油。田野里一片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景象。到处滿是追肥、鋤草、治虫的人群。追肥的小伙子們兴奋地唱起山歌：

庄稼本是一支花，  
全靠肥料來当家，  
多吃多餐施肥法，  
人人牢牢記心間，  
記心間，  
秋后棉花堆成山。

小伙子們唱罢一举手，“欢迎治虫队唱一个！”

治虫队的姑娘在汪銀蓮的带动下，清晰的歌声唱出来了，

小小棉苗日日青，

治虫紀律記分明，

四帶三穿六不准，

五打人人記在心，

記在心，

打藥不要八种人。

……

正当姑娘小伙子們唱得起劲时，管理区（乡）党委周副書記来了，他問：“你們为啥这样乐呢？”

小伙子們見周副書記来了，爭先恐后地直嚷，

“周書記，看到这九死复生的棉苗，叫我們怎么不高兴呢？”

“真是得亏听了党的話！”

“对，听党的話总是不会錯。”周副書記說：“不过象张大元老汉那些老經驗，我們还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接着他又說：“根据气象站的預报，六七月里都无雨，看形势天要大旱的。你們可要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果真，六七月的太阳象烈火一样，天晴得沒有一絲云彩，跟水洗的一般。又一場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降临了。旱情越来越加严重。每逢中午，棉花嫩头被曝日晒得搭拉着脑袋，萎縮成一团。

一天，王可荣跟汪銀蓮正在棉地里检查着噴射“1605”和“1059”（药名）的杀虫效果，忽然发现了一棵棉株上还有爬动着

“哎呀，真利害！”王可荣把虫捉在手里掂了掂，楞住了半天，说道：“怎么喷射过这样毒的药，还爬动呢？”

“你看！”汪银莲扭过头，“这里又是一条，专吃花蕾，怎么办？”

王可荣把手一挥，说道：“赶快全面检查，这是一种新虫！”

经他们俩一查看，啊，全队几百亩棉地里全发生了这样的害虫。这一来，干旱加虫灾，无论是干部和社员，身上的担子就越发加重了。

王可荣跟队干们一研究，大伙儿都说：“虫的确是要火速治，抗旱也不能停止！”

治了几天，几十种药品都试验遍了，还是无效。而且这几天繁殖得更凶，几乎遍地都是。

就在这节骨眼上，周副书记来到了国新队，他对队干们说：“现在不是你们一个队，全乡一万多亩棉花都有。这是一种从未发生过的棉虫，名叫斜纹夜蛾，它抗毒性大，因此我们绝不能有轻虫思想。根据上级党委指示，我们必须全力动员，一方面组织人工捕杀，另一方面要积极试制特效药，打它一个歼灭战！”

党委的指示，马上变成了实际行动，一场大规模的灭虫战斗开始了。人们气吞山河，向棉虫宣战：“日夜田头，苦战一周，害虫不灭，誓不罢休！”

不夜之田野，成了万盏灯火的战场。灭虫大军磨拳擦掌，从四面八方搜罗前进。王可荣宏亮的声音，不时向阵地广播战果，“东路青年组，两小时捕捉两千条；西路学生队，三小时捕捉三千二！”

隊屋門前，燈火明亮，門外新搭的一口大鍋，冒出了熱氣騰騰沖人腦門的藥味，這是汪銀蓮跟幾個技術員用大蒜、苦樹葉、煙莖在試制着特效藥。

她們經過一天一夜二十余次的試驗，終于制成了殺蟲效果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特效藥——八毒水。接着，一架架噴霧器出動了，向蟲害進行全面大掃蕩！

社員們說得到就做得得到，不到七天時間，蟲害被消滅了，可是旱象仍未解除。四十多天仍是滴雨未下。眼下，河塘水源就要干涸了。

不過國新隊的社員們被嚴重的災害鍛煉得愈來愈堅強了。現在，他們又將原來的專業隊改編成野戰隊，在地頭安營扎寨，向干旱擺開了大兵團長綫作戰。隊指揮所門前，高大的木牌上寫着：“抗旱抗到天低頭，保苗保到大豐收！”這是社員們的豪言壯語，也是他們與老天打這一戰的決心！

河塘車干了，他們日夜打井，可是一連打了几十眼，始終不見一滴水。但人們絲毫沒有洩氣，繼續找尋水源。

就在这緊要關頭，縣委會同華陽區委決定打開華陽閘，堵起了八里壩。接着，楊灣鄉各公社又進行了大協作，挖成十五里長的渠道，安裝了抽水機。江水翻壩了……

水是莊稼的命，也是人的命，老鄉們都把它叫做“躍進水”。從此，長江水沖進了長渠，由長渠流到叉溝，遠遠望去，如同蛛網。一道道渠邊，無數乘風力車，迎着暑天的南風，象數不清的白牡丹在怒放。

旱魔被征服了，國新隊几百畝棉花長枝、現蕾、開花、結桃

了。虽然七十多天未曾下雨，可是它在人们辛勤的培植下，连高个子走进棉丛中都看不到头。

八月初，江西省著名的植棉劳动模范江胜祥同志到国新队取经来了。他数了数棉桃，夸赞说：“真了不起，比我们那里的棉桃强得多！”他定了定神，算了个细帐：“现在每棵平均就有二十多个桃子。一亩五千棵，这样就有十万多个桃子，以三百六十个折一斤计算，一亩可产皮棉二百八十斤！”

吴书记在旁边风趣地说道：“要说这个二百八十斤嘛，我们是跟天斗、跟地斗、跟虫斗才斗来的呀！”

江劳模听了，握住吴书记的手说：“吴书记，我完全明白了，你们的棉花所以能获得高产，是大跃进的结果，是党领导正确的结果。”

喜雨降临了，杨湾乡一望无际的棉田滚滚银波，连接白云，简直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抗旱野战队变成了抢收队，田野里飘扬着丰收的歌声。

山歌不唱喉咙痒，  
妹唱山歌郎帮腔；  
唱得灾害灭了迹，  
唱得白银满地翻。  
载歌载舞多欢喜，  
杨湾一片好风光；  
云海银山多美丽，  
白银之乡赛天堂！

丰收的喜讯传到了省会，传到了北京，党和政府给予争取丰

收的人們以最大的榮譽。一九五九初，楊灣管理區黨委副書記周昆山同志代表贏得“百斤皮棉鄉”的楊灣管理區出席了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了勞動的成果，並且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

## 白手办厂

华阳公社的工业，过去是一张白紙。公社成立不多天，在党的号召下，一个办厂的高潮就象烧开锅的飯湯一样，立刻沸腾起来。很快就办起了机械、农具、化肥、农药、油脂、砖瓦窑等二百二十多个工厂。一下子，到处烟囱林立，机器隆隆。

不說别的，就拿公社机械厂来講吧，的确弄出了大名堂；再說这个厂里的李光荣吧，原是个大老粗，进厂后却变成了土专家。提起老李嘛，倒有段故事哩。

那是公社初成立时的事了。

“咳！我們公社办机械厂啦，你說社党委还确定我当个么子車間主任哩！”李光荣在公社开完工业跃进誓师大会回去后，逢人总是笑咧着嘴說。

老李这人是貫闖将。他原是搬运队的技术革新能手，这次被調到机械厂，咳！可真是龙归大海——有用武之地了。一进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捆捆衣被行囊就朝厂里奔。

可他进的是什么样的厂呢？一个厂长，二十几个工人，連他只有两个車間主任；一个铁匠鋪加两挑子补鍋担子便是全厂家当。除此以外，啥也沒有。一句話：是新摊子，百事自起爐灶。就这么个厂，担子可不輕哪。全公社要实现車子化，可是在外地买

的大板車車軸又沒螺絲頭，要靠它做出全部的螺旋安裝。天啦，要是有人有迷信思想的人來領這個盤，不象三九天掉在冷水盆里才怪哩！你瞧李光榮吧，一進廠就象着了迷一樣，行李一丟，屁股也沒落板凳，就跟些工人一道，張羅着各種要辦的東西，收拾粉刷屋子。可不是嗎，一天工夫一個小修配車間就叫他們收拾得整齊清潔。

以後，凡是廠里或者修配車間要用的東西，李光榮總是千方百計張羅。社里一些閒置的用具，破爛，都是他們的無價之寶。一日三，三日兩，小廠里要用的東西都叫他們張羅得差不多了。

一個星期後，全社第一個機械廠算是辦攏了。這天早上，孫振發廠長去公社開完會後，立即召集全廠工人進行傳達。首先他說明了各兄弟廠的開工生產情況，接着提出了公社黨委的要求，最後說道：“同志們，目前‘三秋’任務緊急，我向公社黨委作了保證，一定在十天之內完成大板車安裝任務，大家看行不行？”

“行！”工人們齊聲應道。

“連車床都沒一台，只有十天能行嗎？”個別人嘴里不說心里講。會計章紹堂說：“只怕這個盤領得了，可交不了。”

“我們土法上馬，交得了！”李光榮斬釘截鐵地說。

工人們也嚷開了。

“一部分勞力到岳西煉鐵去了，家里任務這樣急，不完成哪行？”

“我們要趕魯班，賽孔明，發明創造逞英雄！”……

“對呀！”孫廠長意味深長地說：“如今干什麼都興用總路綫的精神來干。”他一把握住李光榮的手，說：“光榮，黨支持你，大

胆地干吧。”

李光荣想不到的事就罢，一下决心要干的事嘛，哼！你就是用九条牛也拖不回来，而且一定要干成功。更何况这次党委又这样支持他！从此，他吃饭睡觉都想着搞创造发明的事。可不是嘛，有天晚上，别人都睡得又香又甜，可他还是两眼瞪多大在床上面。画画一骨碌往起一爬，直朝车间里跑去。他先用尺量量双镗犁上的弯铁，马上又用木头做成了模型。比比，他由愁眉而微笑；画画，笑容消失又愁眉。一面唠叨着：“怪事！……怪事！……”工人吴贤昌被他吵醒米，听到车间里有人讲话，他正朦朦朧朧的，刚把头往起一抬呀，只听李光荣喝叫一声：“好哇！”吓得一跳，翻身下床，几步窜进车间就问：“李主任，你叫什么迷住啦？”李光荣说得好哩：“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是叫这车床迷住了。”说的两人都笑起来了，接着两人干了一夜，终于试制成了车床。

第二天早上，李光荣嘴笑得合不拢，一脚踏进办公室，劈头就说：“孙厂长，车床试验成功啦！”

“好哇，小伙子有种，我早就相信你能搞成功。”孙厂长说罢，一把拖走了李光荣：“快带我去试验一下，马上突击赶制。”

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第三天头上，一台土车床赶制成功了。工人们叫叫嚷嚷：

“嗨！这是了不起的事呀！”

“是啊，要给这家伙起个名字登报哇！”

“对呀，是东西得有个名字啦，它是李主任创造的，就叫‘光荣车床’吧！”

“不能这么說。沒有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哪

行呢！”李光荣停停又说：“就叫它‘华阳号车床’吧。它是我們华阳公社第一台车床哇！”

孙厂长說：“对！就叫‘华阳号车床’吧！”

有了土车床，干什么活儿都方便了。全厂提前一天完成板車安裝任务，保證了全公社順利地實現了車子化；不仅这样，还利用它生产了深耕犁、彈子盘和噴霧器上的机件。

华阳公社机械厂‘土’车床一上馬，轟动可真不小，全县各公社和专区一些市县的机械厂都紛紛派人前来取經。太湖县徐桥机械厂，还派来几位技术工人前来“留学”哩！

李光荣才真光荣，一九五九年在县里評上了劳模以后，又出席了安徽省工业群英大会，获得奖状。当他从合肥回来后，家里的变化可更大啦。——厂房增加头十間，县机械厂又支援了两台洋车床，并購買了一台小型动力机。这个白手起家的工厂，一跃而成为一个拥有一百多工人、四个車間、几十座烘爐、六台大型车床的半自动化工厂了。

现在的变化更是不在話下。它的成品部里摆的再不是以前小东小西，而是能載两吨重的“华阳号拖車”、“华阳号车床”、噴霧器，双剪棉花拔秸器和各种新式犁一类的农业机械了。不仅这样，附近国营軋花、碾米两厂和公社拖拉机站的机器坏了，也都来找他們修配哩！李光荣也成为一个又紅又专的总車間主任了。

机械厂的扩大，李光荣的成长，正是整个华阳公社二百多个厂和一千八百多工人的縮影！一九五九年华阳公社工业生产，提前四十六天跨进了一九六〇年。一九五九年全年工业总产值是八百四十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两倍多。

## 工具革新之花

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专区各县兄弟公社派来了参观代表，他们是来参观新农村大队同兴生产队“诸葛亮小组”工具革新的。一个天气晴朗的中午，代表们涌到了村子东边白茬地上，看一部崭新的工具在耕地。工具上的横木，宛如飞机双翼伸展着，它轻快灵巧地犁着，把泥土翻得象轧花机口中吐棉绒，沟直的象鲁班爷爷弹的墨线。人们看着它耕得那么灵活，那么轻快，都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

说起制造这种新工具，倒有段故事哩。

早在一九五七年，这个队便成立了个“诸葛亮小组”，小组是由十个共青团员组成，组长是共产党员丁德贵。

三月的一个晚上，丁德贵和十个小伙子在乡里开完工具革新会，已经是夜深人静了。丁德贵走回去，没吭声就摸黑睡了。可是在床上翻来滚去的，象是被窝里有针扎一样，怎么也合不上眼。他想：“洲区的特点是土地多，劳力少，又加上今年植棉任务大，清沟整地，就是个很大问题！”越想越急，怎么也得出解决的办法。这时乡委副书记江来松同志在工具革新会上的一段讲话又在他耳边回响：“困难象弹簧，你软它就硬，你硬它就软。”

接着，他仿佛看到自己创制的新工具，在地里耕作。……不

知哪来的一阵兴奋，激动得他骨碌一下坐起来：“啊！原来是……”他顿时感到脸上热乎乎的，心房里象有七八个吊桶，一上一下扑通扑通的跳动，无数个问题一齐涌到眼前，弄的他千头万绪，激烈地斗争着。他想：地有那么多，劳力那么少，没有新工具，怎么忙得开呢？自己画样制造吧！但是春耕日期非常逼近，旧改新倒容易，新创造呢？可不是石膏煮豆浆，马上就成。怎么办呢，还是为了个人的便当，还是为国家利益着想呢？这时候，德贵想到党对他的培养和教导，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党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这就是对自己的考验。……主人翁的责任感在他心里燃烧着，激动得他再也无法安睡，干脆用手指在床上画起来；画着，画着，好象心有所得，他猛地掀去盖被，衣也顾不上披，一个箭步跨到桌边，划着火柴，燃了灯，摊开纸，握起笔“嚓嚓嚓”地画起来了，可事情并不那么顺利。

当然，对一个泥糊腿子来说，搞发明创造，真象盲人绣花，比什么都难。可他呢，偏不泄那股气。为了党的利益，刀山上他都要走走。于是一次、二次……图样终于画成了。这一下可把他心乐开了花，一手扬着图纸，一手做起架式来，活象毛孩子初次学耕。他几时想忍着不发声，但还是情不自禁的高叫着：“总有今天啦。”

第四天，太阳才露面，丁德贵已经兴匆匆地在棉地里试用自己创制的工具了。那玩艺是安装在步犁上的，好象宽头双铧犁，前面用牲口拉着，人在后边掌着犁尾，只见泥土直向两边墒上分，沟儿拉的直，清的净，深、宽都合乎要求。可是一条沟还未犁到头，德贵却“哇”的一声停下了牛，一屁股坐在地上。原来这玩

艺两大缺点：一是沟里清上来的土都堆在两边墒沿，弄不到墒中去；二是这家伙是铁打的，太笨重，操作起来不轻便。

“小伙子，莫洩气呀！你这玩艺清沟可真妙，只是正墒还有点问题，难道就沒了法子啦！”这时，赶来参观的乡党委李知敬書記和陈普印同志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亲切地鼓励道。說也奇怪，德貴脑子突然灵活起来，他猛地站起，乐滋滋地說：“有法子！給这玩艺一边装上个同墒一样宽的三尺木膀……”

“对！对！那样一来，步犁便变成‘飞机犁’啦！”陈普印同志笑了一会，繼續說：“为了轻便，省錢，这玩艺不用铁打，把犁头釘正来代替。”

“嗯，嗯，”李書記沉思了一会說：“那还必须把铁耩耳换上  
个与沟同宽的木耩耳，土才能到墒上来，对不？”

“对！我找木匠去！”德貴二话沒說，扛起犁，赶着牛，向村子奔去。李書記与陈普印同志，滿面笑容地望着他那健壮的身影。

当天下午，一部簡便合用的“飞机犁”终于制成了。因为这玩艺既能清沟又能正墒，所以大伙給它取了个名字，叫作“清沟正墒器”。过去一个人拿着把鋤头刮呀刮的，一天弄上一亩了不起；可清沟正墒器呢，粘土地一天四十亩不稀奇，沙土地一天六十亩不費力，工效比原来提高几十倍。

嘿！别看木魚虽小，敲起来聒声可大呢！区委为了交流推广，便組織全区进行参观，大队會計张和中又把这件事写稿登上了报。所以邻县公社都派来了許多代表到这里来取經。怀宁县的紅星公社代表参观后，不两天写来了一首贊歌：

华阳清沟正墒器。

飞到紅星來耕地，  
一天能干四十畝，  
牛拉輕便不費力，  
开出沟來直如綫，  
犍子做得整又齊，  
社員乐得笑嘻嘻，  
感謝你們創奇蹟。

从这以后，德貴和“諸葛亮小組”的干劲更大了，信心更高了。他一連又創造出改良風車、改良腳車、風車磨、噴霧器車、挂耙、深耕培土器……等二十多種新工具，大大地提高了工效。

丁德貴，这个在地主牛栏里出生的普通农民，正在自己的光榮的崗位上，同他的同志們一道，向技术革新的新里程高歌猛进！

## 两面红旗

一九五九年秋天，一天清早，公社拖拉机站就沸腾了，因为今天要开生产誓师大会。各个机组正在召开小组会，在酝酿相互竞赛。孙站长打从停车房前走过，看看这班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也被他们的壮言豪语鼓得浑身是劲。这班小伙子有半数以上是今年才进站的。有的本是放牛娃，看也没看过拖拉机，如今成了拖拉机手，驾驶着铁牛，自由驰骋；有的本是妈妈面前的不知事的小姑娘，听到拖拉机的轰鸣，都会害怕，如今却和拖拉机做了亲密伴侣，也掌握了驾驶修理的技术，这怎能不使孙站长喜笑颜开和万分激动呢！

小伙子、姑娘们在机车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把他们的伙伴打扮得象新嫁娘一样漂亮。人群拥挤，笑语欢腾。三号车组长金贵才，心里直扑通，时而向十一号车的范旺荣扫视一眼，时而看看自己的助手，兴奋而紧张。……

日出以后，誓师大会开始了。孙站长首先讲话。他简要地总结了前一阶段工作，接着说道：“……目前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又多又大，抗旱、开荒、搬运、脱谷，都急需我們。今天是八月份开始的一天，我們要大战八、九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話剛落音，金貴才一把搶上前，站在拖拉机上，激動地說：“我代表我們三號車全體同志向大家保證：積極參加抗旱鬥爭，確保機車不出事故，每天抽水二十二小時！跟十一號車作友誼競賽。”他一口气說完，人群中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人們對他投以贊許的目光：小鬼有胆，竟敢跟他師傅競賽。

范旺榮含着幸福的微笑，上前一把握住金貴才的手：“小金，歡迎你們的挑戰。”接着她向大家說道：“我代表我們十一號車，接受三號車的挑戰；我們保證八月份開荒一萬畝，實現萬畝軍。請孫站長做監証人，競賽輸了，送旗一面。”

“好！”小金和三號車全體同志齊聲回答。人群中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好啦！該我們的啦！”別的機車上嚷開了：“我們跟十二號競賽！”“八號，咱們倆來！”……十二台機車各自找好對象，一場火熱的生產大競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會後，有人議論：“這下小金的紅旗怕要送成了。”這樣說是有道理的。十一號車有三點要勝過三號車，一，金貴才是去年才進站的，范旺榮是他的師傅，懂的技术比他多；二，十一號車的裝備比三號好；三，三號車上全是小鬼，金貴才二十歲算最大，范旺榮的助手也要比他們硬扎些。雖然人們這樣說，可是范旺榮並不這樣認為，她深知徒弟的底細，他鑽勁大，進步快，干劲足，效率高，是不可輕視的。

激烈的戰鬥開始了。

八月二日，小金帶着駕駛員吳錦發和助手小李駕着熱特35機車，來到了六合圩。勘察好地形後，小金把發電機猛地一按，

庞大的水泵便象一条巨龙似的怒吼了。太阳象火伞一样烘烤着地面，抽水机怒吼着，喷射出光亮的水柱，经过沟道，徐徐地流入稻田。

小金他们，一边瞅着得水后葱绿滋长的晚稻，一边合唱着“拖拉机手之歌。”

战斗到了第七天，车子忽然发出一种嗡嗡的叫声，检视了半天，也不知是什么名堂；小金正在犯愁，吴锦安胆怯地说：“金车，停车检修吧？”

“不能停！现在是一碗水一碗粮的时候，停一分钟也是最大的损失。”小金不同意停车。

嗡嗡的响声愈来愈大，就象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一样。小金急了，脸色煞白，急促地喊道：“煞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始终找不出原因。三个人忙得全身一根干纱都没有，都叫汗湿透了。小金望着那火辣辣的太阳，又急了，忙叫：“还是开车吧，不能停！”

机车又开动了，一会儿又嗡嗡直响，看样子又要爆炸。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十一号车上的助手伍宗贤蹬着脚踏车跑来了。他下了车，也不打招呼，劈头就说：“快快，快煞车！”

小金猛地一煞车，小伍顺手卸下了电瓶，再开车，就不听见那嗡嗡的响声了。

“小伍，你是怎么来的？”小金感激地抓住小伍的手问道。

“范车长神机妙算，算到你们今日此时要出事故，特地派我前来保驾。”小伍调皮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天中午，在青草湖开荒的十一号车车长

范旺荣到了交班的时候，她跳下車，一口气咕了两大碗冷开水，助手小伍正要接班，却被她阻拦了：“小伍，这一班我替你，你到六合圩走一趟，叫小金把电瓶下下来，今天气温高到四十度，不下下来，电瓶有爆炸的危险。”

“范車长，我們不是跟他們竞赛嗎？”駕駛員刘汉周嘟着嘴說。

“小刘，竞赛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搞好生产？小金缺乏这方面的經驗，我們能不管嗎？”范旺荣說。

“可是，可是……”小刘本想說：“可是要送紅旗給人家多不好看呢！”支支吾吾，却說不下去。

“可是，可是！”小伍学嘴。轉身对范旺荣說了声：“車长，我可以走嗎！”范旺荣笑着向他一点头，他就蹬上脚踏車奔来了。

小金听了小伍的叙述，一把抓住小伍的手，連連說道：“范車长真好，你們真好！謝謝你們！”

“謝什么，还不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我走了，开荒任务又增加了，恨不得一个人劈开当两个人用。”小伍說着匆匆走了。

三天之后，三号車第四次車前会上，照例又是小金先开口，

“今天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想来你們一定会同意。小伍那天說他們开荒非常紧张，我們應該抽个人去支援他們；我們是坐山虎，少个把人不要紧，你們意見怎么样？”

“好，好，同意，同意！——我去！”小吳小季不約而同地說。

“好，那就小李去吧！”小金作了决定。

从此，范旺荣机車上添了一个人，开荒进度更快，紀錄天天上升，小金这边虽然少了一个人，但因安排得当，完成任务也不

个瓢下。

一个月快要完了。青草湖不再是“青草”湖了，它成了一望无际的良田。六合圩里，晚稻已经扬花吐穗，虽然六十多天没有下雨，可是每条渠道依然碧水满盈，流水潺潺，旱魔被征服了。

九月初，喜雨降临，新开的荒地也已生出嫩绿的麦芽。拖拉机站各路兵马凯旋归来，当夜举行了报捷大会，孙站长宣布：“各个机车都有了很大跃进，其中，三号车抽水六百九十个小时，平均每天二十三小时，创抽水战线最高纪录；十一号车，开荒一万亩，实现了‘万亩车’，创开荒战线最高纪录。两车都实现了竞赛条件，而且在竞赛中互相协作，表现了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值得大家学习。为此决定：奖励三号、十一号两机车红旗各一面。”

一阵如雷的掌声，把孙站长的话淹没了。

小金激动地站起来，说道：“我们车上的红旗应该给十一号，不是范车长指教，说不定我们还要评下游！”

“不！孙站长，倒是十一号的红旗应该给三号，不是他们派人支援，我们怎么能实现‘万亩车’！”范旺荣也认真地推让。

“两人都不要客气了。”孙站长一手拉住小金，一手拉着范旺荣，说：“双方都协作了嘛，不要推让了，一车一面，这是党给你们们的荣誉，是党给你们们的鼓舞。”

从此，“降龙伏虎英雄车”“开荒中的尖兵”两面红旗，随着三号和十一号两台机车，飘扬在华阳河畔的原野上。

## 金盆湖驟變

提起金盆湖，倒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一九五九年夏天，离华阳人民公社三百多华里的无为县，有个名叫李棋胜的老人，在华阳公社的金盆湖捕了很多的鱼。老人很高兴。一九六〇年的这个时候，他又约集本乡四五个同伴，带着网具，来到金盆湖。可是，他们到湖边上一看，原来的一片白茫茫湖水，如今竟变成一片绿色的稻海了！这个神奇的变化，使他们大吃一惊。

### 金盆湖新貌

这是一九六〇年的事了。这年盛夏的一天，我们随着公社党委副书记、金盆湖水稻丰产指挥部负责人李知敬同志，参观了今天的金盆湖。站在指挥部附近的抬水坝上，看到眼前的景象，实在无法按捺内心的激动：乌黑油绿的水稻，迎风翻滚，很象一床无边的绿色锦被。长达八千多米的“幸福河”从东而西横贯湖心，宽阔平坦的“长青路”又纵贯湖心，在由“幸福河”与“长青路”纵横切开的四大片稻海里，有密如蛛网的大小沟渠；在这些河道、沟渠里，荷花正在盛开，很象无数条鲜艳的采带绣在这床无边的绿色锦被上。我们沿着“长青路”向过去的湖心行进。湖边的早稻已经收过了，现在又插上了双季晚稻。继续

前进，便看到了大面积单季晚稻，棵棵都有碗口粗，二尺多高。社员们正在田里耘草。我们来到“幸福河”与“长青路”交错处的一座桥上，李书记兴奋地指着桥上一个大“金”字说：“这就是我们才修起的‘金桥’。这个地方也就是过去的湖心，它比临近长江的水面还要低两米。现在，我们要让湖心献出粮食！”在回去的路上，李书记还向我们介绍了今后计划怎样利用河网发展养鱼业（现已放鱼九百二十五万多尾）和家禽业，怎样管理和利用各沟渠的荷花、全面美化金盆湖等等。李书记还告诉我们，有些老年人来到金盆湖，看到这里长起了这样一大片好稻子，甚至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头号大队有位周老汉，在开河竣工的庆祝大会那天，他自动走上讲台，提议把湖心河定名为“幸福河”，把大公路定名为“长青路”。这就是这条河和这条路的名字的来源。

### 奇妙的传说

地处江边湖畔的华阳地区，解放前，一到涨水时即江湖不分，一片汪洋。这地方是大雨大涝，小雨小淹，不雨即旱，收成没有保障；再加上地主与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群众生活极为悲惨。有首歌谣唱道：“春天靠草（打湖草），秋天靠柴（打蘆柴），江里去，湖里来（打鱼）！”这里的农业收成是这样地可怜：“磨刀收割一餐饱，刀把一放就讨饭！”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治水，在控制水害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灾难根源之一的金盆湖还没有被连根拔掉，遇有大雨时，它仍旧象一条蛟龙似的漫淹湖周的几万亩良田。

关于金盆湖，老年人都记得这样一个传说：很早很早以前，金盆湖是一个什么都出产的“聚宝盆”。可是，后来湖里来了一条蛟龙，它每年夏天要朝拜龙王，而每次朝拜，都要搅得天昏地暗，雷雨交加，湖水高时过丈，少时也有三尺余，沿湖几十里，寸草皆无。据父老们说，金盆湖是由于湖型象个盆而得名。湖周圩区形成以前，湖内水深数丈，圩区围成以后，全圩高处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水，便从四面八方注入湖中。年年冲积，湖床渐渐淤塞，蓄水量缩小，便经常泛滥成灾。

解放后，沿湖人民不再信什么关于蛟龙的迷信传说了。有些人开始在湖边围垦了一些土地，可是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多半没有换来应得的报酬，有时甚至白干了。华阳大队总支书记齐立德在公社化前四下金盆湖的经过，是沿湖人民同金盆湖这条“蛟龙”进行艰苦斗争的一个缩影。齐立德第一次到金盆湖，是二十多年以前被他父亲用稻籬担去的。当时金盆湖是“春牧牛羊冬宿雁，夏秋白水接蓝天”。由于湖水连年泛滥，那时不仅收不到庄稼，一家人还险些把生命丢在湖里。解放后，齐立德担任互助组组长。那年，他约了四户邻居二下金盆湖，在湖边围了二十八亩地，种上了庄稼；但当秧苗一片乌绿的时候，一场夏汛给它淹个溜光。一九五五年办起了初级社，齐立德担任社长，又带领几十名社员三下金盆湖。这次力量大了些，一举开了七十亩荒，并围上了小坝子埂。可是当年五月下旬遇上几场大雨，尽管社员冒雨抢救，结果还是大部分圩田被淹了。这年秋，高级社成立了，齐立德带领更多的社员四下金盆湖。这次对邻近他们社的湖田作了较全面的规划，圩围得高，沟也开得很深，

又开垦了二百多亩地。过了年，社員們滿高兴地种上了稻子。可是这年又遇上了內涝，洪水冲破了围坝。他率领三百多个社員同洪水拚命地搏斗了七昼夜，把大部分稻子保住了，但終因秧苗受伤过重，而沒有收到很多粮食。齐立德深深地感到，一个高級社的力量还是太小了。

### 書記探湖心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力量强大了。金盆湖沿岸的人民終于在党的领导下，凭借着人民公社的威力，在短短的六个月時間內，把为害多年的“蛟龙”制服了，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盆湖。

一九五九年八月里，由县委第一書記沈去非同志和公社党委書記荀維元同志领导的一支勘探队来到了金盆湖。書記們亲自下到齐腰深的水里，进行現場察看，研究了地勢和水情。當場，沈書記决定，由金盆湖心开通一条八千公尺长、一百公尺寬、两公尺深的河道，排出湖水，使一万亩湖滩彻底翻身——变成米粮川！并决定一九六〇年春全部种上水稻！

紧接着县委发出的“大举向荒湖滩进军”、“要变荒湖为米粮川”的号召以后，公社党委即对改造金盆湖的情况作了認眞的分析和研究。一九五八年以后，公社湖区前后曾經开通了大小沟渠五千六百七十多条，新建了两座排灌閘。在金盆湖四周修起了八千多米长的合成圩排灌道，使全社八万多亩地的用水有了保証。但是，在合成圩正中心的金盆湖却还没有完全得到根治。要根本改善自然条件，首先就得把金盆湖围垦起来。

这几年来，由于国家、公社在金盆湖四周大修水利，已使金盆“蛟龙”的狂暴本性受到很大约束。公社在金盆湖四周修起的合成圩排水沟以后，外水内流的现象已基本上制止了；国家在华阳河上修建起华阳大闸以后，不仅控制了江水倒灌，也使金盆湖的水位大大降低。公社建立以来，由于购进了十五台拖拉机、两台康拜因以及其他许多机器，因此能够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治湖垦荒。公社党委在研究了以上情况以后，认为大干一冬春，完全可能使金盆湖根本改观。

“向金盆湖进军，向金盆湖要粮！”这是公社党委会在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县委指示后作出的大胆的决定。这一决定，体现了沿湖人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得到了广大社员的支持。在公社中很快掀起了一个报名参加治湖的高潮。不久，一支由四千多人组成的龙飞虎跃的大军到了金盆湖边。

### 大战湖底河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挖湖底河的战斗开始了。这是整个沿湖工程的第一战，也是决定治湖成败的一战。不首先挖通湖底河，湖里的存水就排不出去，其他围田等工程也就无从着手。因此，工地指挥部采取了“全面开花”与“分段集中突击”相结合的措施。沿湖四周，营寨相通，红旗招展；机械排灌站的马达，在湖的东南角日夜轰鸣。八个中队的四千健儿展开了火热的你追我赶的竞赛高潮。由曾经四下金盆湖的老将齐立德率领的华阳治湖中队，一鼓干劲占了先；接着，白沙中队又赶过了华阳队。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华阳队与杨长队在公社化前，

是隔湖相望的两个高級社。那时，它們曾为围圩放水发生过多  
次爭吵；現在，大家在一个公社里，同甘共苦，改造自然。楊  
长中队李書記看到多次占先的华阳队，遇上了一段最难开的烂  
泥路，工效不高时，便馬上調集本队队员前去支援。在楊长队  
和其他几个队的支援下，这段路很快地就被突破了。

河道越挖越深，工程越来越困难。由于社員們成天活动在  
沒腿或沒腰深的泥水里，活动在有很多带刺的荷茎和菱角的泥  
水里，工效开始降低，人們心里十分焦急。于是，公社党委便  
組織各队大搞工具改革，大搞技术革新。泥水行走不便，华阳  
队就来了个“旱地行舟”，結果，全队平均日工效由三方突增  
到三十八方；接着，新农村中队又改装成功了繩索牽拖泥机，  
使日工效跃到了五十六方的最高紀錄。这样，全工地仅十七天，  
就推广使用了两万四千五百多件新工具和改良工具，使工效普  
遍由六点三方提高到二十方。

兴修开发湖底河的工程，正好在风雪交加的时候，进展到  
湖水最深的湖中心时，党委决定組織千人突击队，吸收身体强  
健的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由华阳管理区党委副書記胡  
鵬飞同志率領突击。供銷、医疗等部門都派人上了工地，直接  
为挖河的人們服务。突击队的英雄們斗志昂揚，提出了“要用  
豆腐(指稀泥)砌高墙，要用废鉄炼純鋼”的豪壮口号。小伙子  
們卷起褲腿就破冰下水，姑娘們也把外衣扎在腰里，同自己的  
对手坚持竞赛。胡鵬飞同志也战斗在泥水里。經過两天半的苦  
战，終于把湖心河中的一千八百米长的最难开的河道打通了，  
使湖里积存的水全部排了出去。

## 湖底变粮仓

金盆湖围垦指挥部门前，已经换上写有“水稻高额丰产指挥部”的牌子了。

由于国家在与湖心河相通的华阳河上修有可以防止江水倒流的大闸，由于沿湖四周有一九五九年以前修建的较为坚固的抬水坝可以阻止外水内流，由于在湖心河两端都修有顺畅的排水沟与闸门，以及湖的东南沿又有公社的机械排灌站等等，金盆湖终于完全摆脱了内涝的威胁。一九六〇年五月，曾发生一次两小时降雨二百七十毫米的大雨，平地水深一尺，但金盆湖内却未受害。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金盆“蛟龙”已被彻底地制服了。

“湖底变粮仓”这是沿湖人民多年来的愿望，它竟在人民公社的威力下变成了现实。

在晚稻刚开镰的日子里，我们随着安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又来到了金盆湖。那时，满望丰收的景象真是吸引人哩！一到湖边，就看到那浩淼无涯的熟黄了的单季晚稻，迎风翻腾，闪着金光；奔驰在长青路上的汽车，航行在幸福河中的粮船，奋战在田间的上千名收割大军，简直就象投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还有那一阵阵的欢歌笑语声，同有节奏的打谷声揉和在一起，组成了一支丰收交响曲。多乐啊！一万多亩的荒湖底，变成了单产达上八百六十斤的大粮仓，怎么叫人不乐呢！

事实告诉我们，开发金盆湖，只不过是华阳公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开端罢了；与此相繼，英雄的华阳人民在認真执行

党的农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践中，还在鷄冠湖、青草湖、东、西、中湖等地，垦殖了三万多亩土地哩！

通过开发金盆湖，社員們的眼界扩大了，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切的人定胜天的教育。华阳大队党总支書記吳晓香在回忆过去的这一段战斗经历时，做了这样的概括：“几个月来，不只是打开了大地上的金盆湖，也打开了我們思想上的金盆湖！”

## 沸騰的華陽河畔

一九六〇年八月里，華陽河畔呈現着一番熱氣騰騰的景象。全公社 90 % 以上的勞動力都集中到了農業生產第一線上，在“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口號鼓舞下，社員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秋季增產運動，向空隙地、廢荒地 and 雜草、蟲害大舉進軍，力爭秋季多打糧食和蔬菜豐收。

### 大種晚秋作物

八月二十五日，我們到華陽大隊陳壩生產隊的小壩生產組，正值社員們在大種晚秋作物。田野里沸騰了。吃牛聲、号子聲和姑娘們的歌聲交織在一起，組成了一曲雄壯的奪糧戰歌。生產組長徐濟才一邊干活一邊對我們說，為了響應黨的“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他們組和鄰近的觀樓生產組開展了評比競賽，看誰能按時、按質、按量完成晚秋擴種任務。這兩天，兩個組誰也不讓誰，你追我趕，都按日完成了任務，評比結果，雙方未分勝負。後來我們又去訪問觀樓生產組組長周崇高，他向我們介紹了他們雙方開展競賽的許多新情況。原來，他們是在八月二十二日發起競賽的。那天晚上，黨支部書記、全省勞動模範李安才召集各生產組長開會研究大種晚秋作物和加強秋

田管理問題。会上逐日安排了生产計劃。當場，大家都保證拿出一九五八年大办鋼鐵的勁头来大办粮食。周崇高說：“我本来想在会上向各組挑战，沒有想到小埂組徐济才先向我下了战表。好吧，这一着讓他占了先，不要紧，还要看实际行动怎样哩！当天晚上，我就回去开会动員，大家一听，保證第二天完成十四亩搶种任务。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帶着大家下地了。当时我想：小埂啊，今天你們可要讓我們一着了。跑到田里一看，好家伙，人家小埂組已經在田里干起来了。”就这样，双方竞赛了几天未分勝負，今天双方社員干得更欢，决心爭一上下。

### 金盆湖上生产忙

金盆湖是当年新开荒的水稻生产区，共栽上了一万一千三百多亩水稻。路上，遇到了一支专业队，一了解，原来他們大都是公社机械厂的工人。一位車間主任告訴我們說，厂里根据农闲务工、农忙务农的精神，八月二十三日多数职工都下队参加农业生产了。大家的干劲都很大，到队以后，背包一放就下地干活，一天半的时间，就鋤草一百七十五亩、种萝卜四亩、車水抗旱六亩。錯工张刘皖是上海人，对农业生产一点不懂，下队后积极向老农学习，鋤草、車水，样样农活都搶着学、搶着干，受到社員的贊揚。

在水稻作业区生产指揮部旁边，我們又遇見了公社卫生員楊信宏。他赤着脚，褲子卷到大腿上，用鋤头狠劲地在沟埂上刨着。要是不熟悉他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白衣战士”。除参加生产以外，楊信宏还天天背着药箱巡迴各处为社員看病，

如果指揮部沒有人（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因為指揮部的干部也是天天參加生產的），他就兼任電話員。總之，為了奪糧，楊信宏是什麼生產、工作都樂意干的。

走進金盆湖水稻作業區，眼前烏油油的一片，望也望不到邊。這裡有一塊豐產田，稻子長得特別好，這是全社聞名的“十姐妹豐產田”。十姐妹都是永豐生產隊的女社員，她們中間年齡最大的也只不过二十歲。從一九五九年十月里興修水利起，她們一直吃住在田間，精心照料着豐產田。起初，有人說她們年紀太輕，不頂事，要她們回家去。她們不服氣地說：“人小志氣大，困難我們不怕，保證做出大成績來。”果然不錯，她們興的豐產田在金盆湖中冒了尖子，許多人都稱贊起來啦，“這真是十仙女下凡搞生產哩！”八月中旬，當社里掀起了秋季增產運動的浪潮以後，她們又商量了一番，要措施加碼，干劲加倍，決定在二十天中再耘草兩次，爭取水稻更高產。說干就干，幾天功夫，又耘了一次草，另外還利用空隙時間，在空隙地上搶種了十五畝蘿卜，超額一半完成了領導上交給的搶種任務。就這樣，“十姐妹”便成了金盆湖上田間管理和搶種齊躍進的一面紅旗。

### 領導干部在生產第一線

前面說過，金盆湖水稻作業區生產指揮部里經常是看不到人的。公社黨委書記荀維元同志，總是千方百計，抓緊一切機會，下田參加生產，解決具體問題。其實，這種好作風已成為全社干部的風氣。在秋季增產運動中，各級領導干部都日夜工

作在生产第一綫上，与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胜困难。从而扎扎实实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具体問題。象公社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普印同志，他到新农村大队联胜生产队落戶后，就一面和大家一起劳动，一面仔細地摸生产中的关键。从社員的談話中，搞清了搶种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是沒有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基本田上去。搞搶种的八十八个半劳力中只有十三三个在基本田上干活，其余的都去堤埂上开荒了。因为堤埂上草多、土硬、坝干，开荒效率很低。社員們反映說：“我們不能顧了小头，丢了大头；开了堤埂，荒了熟地”。陈普印同志觉得这个意見很对，便帮助队里重新安排了劳力和畜力，把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力集中到基本田里进行搶种，又兼顧了开荒地，使搶种进度猛飞猛进。仅八月二十五日一上午，搶种的面积就相当于前三天搶种面积的两倍。

## 欢歌笑語庆丰收

一九六〇年端阳佳节前后，华阳人民公社社員們沐浴在一片欢乐的午季大丰收的浪潮里。滨江平原一片麦海，南风吹来，金波起伏。两万雄师，正在为搶收鏖战；歌声遍野，紅旗招展，銀镰揮舞，織成一幅美丽宏偉的图画。

### 普通的劳动者

旭日初升，朝露晶瑩，新农村大队同意生产队的社員們开始了午季收割。公社党委副書記李知敬同志和社員們一道，卷袖揮镰，奋力割麦。

忽然，公路上走来了一个人，結实的身材，微黑的脸庞，手握一把大镰刀，迈步走向麦田。

你道是誰？原来是县委第一書記沈去非同志来帮助割麦。社員們高兴得一齐涌了上去。“同志們，不要耽誤干活，我們干吧！”沈書記說罢，揮起镰刀就割开了。他割的是那样熟練，刀口整齐，一穗不漏，真是一位老庄稼把式。李知敬同志随在他的后身，紧赶慢赶，也不落后。社員們誰也不肯掉队，小伙子 and 姑娘們割的更加起劲，你追我赶，一趟到头不直腰。剎那間，七亩小麦，便一鋪一鋪地放倒了。

“歇歇吧，沈書記！”社員們怕他累了，一再催他休息。可是都被他婉言謝絕了。“沈書記，把你的刀借我用用。”社員們想了一個主意，七手八腳地來搶書記的刀。“不要搶！你們愛用，有的是，我給你們寫個介紹信到中心機械廠取去。”書記一手緊握刀柄，一手支開大家。

大鐮刀取來了，一人一把。同時又調來了八十八個機關幹部。一場大戰又展開了，一氣割了三十餘畝，直到天黑，在一片歡送聲中，沈書記才和大家告別……

### 歡欣鼓舞全民協作

全社七萬畝午季作物，比去年擴大了一倍。在很短的時間里，既要完成收割任務，同時又抓夏種夏管，的確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艱巨任務。對此，公社黨委作了周密的安排，深入的發動。開鐮收割以來，平均每天出勤兩萬多人，其中有三千七百多人是以前沒有參加過田間勞動的，這次都投入了午收戰鬥。聯合大隊豐收生產隊六十六歲的周老大娘，不顧幹部的一再勸阻硬要參加割麥，她說：“看着這樣好的麥子，手就發癢。不割幾刀，實在不過癢呀。”是的，如此豐收美景，誰能不歡欣鼓舞，跃跃欲試呢！

全民大協作。四面八方支援大軍都來了。社直機關、工廠、學校平均每天都有五千多人支援割麥。地委和縣委都派來了支援大軍。在這支強大的收穫大軍中，有地、縣領導同志，有廣大幹部、工人、教師、學生，有城市居民。大家并肩作戰，奪取豐收。這是多么雄偉動人的場面啊！

### 三姊妹

在新农村大队胜利生产队的一马平川的麦地里，康拜因正在收割，它象一艘巡洋舰，在金色的海洋上航行。引擎的轰鸣，掠过麦浪，传到联合生产队和永丰生产队，在这里有它的两个小妹妹——两台正在工作的脱谷机，这三姊妹遥相呼应，一天共能脱出麦粒六万六千斤，相当于八百八十个人工作。

在这实行机耕已有三年多的地方，人们对于拖拉机已并不陌生，但对于这从割到打带扬的庞然大物，依然怀着浓厚的兴趣。孩子们不避风扬的芒屑，追着它呼喊欢笑，在近处割麦的社员，时而抬起头来，向着它了望，望望它那转动的长臂，咀嚼着的钢牙和吞食着的巨喉，又望望刚刚翻过的空地，不禁地赞叹：“这东西有多大的发脉哟！”

“哪一天，我们完全用上这东西就好了！”

“哪一天？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

人们兴奋地谈论着午季空前大丰收，谈到三大法宝的胜利，谈到城乡大协作，谈到康拜因收割和未来的农业三化。人们充满着自豪、幸福之感，并且从眼前的生活中，可以预想到明天更美好的、灿烂的生活。

## 蓮花洲上蓮花開

百里長堤圍繞着的東興圩，就是過去著名的蓮花洲。滾滾長江在它面前奔流而過，靜靜的大漳湖就在近旁。當你來到這富饒的圩區，不論是百花盛開的春天或夏天，或者是金黃色的秋天，在這兒，只見護堤林蔥籠茂密，西江里菱藕滿布，還有那無邊棉花翻白浪，滿眼水稻滾金波，真是處處繁華。就在此充滿詩情畫意的地方，誰能知道，它竟有過一番滄桑變化呢？

### 美麗的傳說

民間傳說是美麗動人的。

很早很早以前，——老年人講故事總是這樣開始的。地主象血吸鬼一樣地剝削着勞動人民。人民受不了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四處逃亡。可是天下烏鴉一般黑，逃到那兒都免不了受剝削。善良的蓮花仙子，立意拯救黎民，她要造就一個沒有剝削的樂園，使人們過着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愉快的勞動生活。夜里，她放下了鑾發的蓮花寶釵，投向大江，頓見毫光萬丈，天明之時生出了一片洲地。有人還看見洲上水塘里開了一朵磨盤大的仙蓮。從此每年仙蓮開放，年年風調雨順，人壽年豐。

肥沃的土地，幸福的生活，吸引着人們絡繹而來。他們來自

桐城、怀宁，来自樅阳、东流等地，都是受不了地主剥削的穷苦人。进洲之后，自耕自食，无租无贷，怡然自乐。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莲花仙子，在湖东修建了莲花庵。

莲花洲开仙莲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皇帝耳朵里去了，他派来御林兵将，要把仙莲移栽到御花园里去；可是他们一连守了几年，仙莲始终没有开过。仙莲虽然没有被皇帝劫去，但从此坏人便接踵而至。莲花洲从此不见开仙莲，苦难的日子也从此开了头。

### 深重的灾难

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踏下，莲花洲不再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了。听听当年人民的哀歌吧：

十有九家种租田，  
十有九年被水淹；  
颗粒不收无人问，  
地主还要逼租钱；  
土匪横行如牛毛，  
穷人流浪在外边。

莲花洲三万多亩良田好地，几乎全被土豪劣绅所霸占。他们各占一方，逼租放贷。农民收割以后，交完租子、利钱，还加上苛捐杂税，结果连个‘赶场饱’也捞不上，年年辛苦年年空。加上地主阶级只管剥削，不修水利，洲上最大的河流西江下游逐渐淤塞，每逢大雨，洪水不能倾泻，倒流数十里，东兴圩的下半部往往是一片汪洋，美好的莲花洲，变成了一片荒地荒场。一旦破圩，

更是凄惨。地主恶霸早已乘上大船，逃之夭夭。受苦难的只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家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浪他乡，靠着卖工、乞讨，甚至鬻儿卖女来维持生命。生活在苦海里的人民，多么怀念着莲花仙子，希望她再来拯救他们，但这不过是个幻想而已！

### 巨大的变迁

美好的愿望，只有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年代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一九四九年的春天，一声巨雷，掀开了多少年来籠罩在莲花洲上的阴影。解放了，人民从地主、恶霸的手中夺回了土地，并组织了起来，大兴水利开发圩田。首先他们就对淤塞了的西江，进行彻底的改造，在这圩内第一条大河上做了疏浚工程，还做了涵闸等控制工程，使上下游的水都听从人们的指挥流入了湖里，从此不再倒灌。驯服了这条凶龙之后，人们又在广大的土地上开挖了数以百计的沟渠，组成了一幅稠密的水网。水找到了出路，原来浸在水里的大片土地见了天日，人们在这原来的荒草芦苇场上，经过开垦平整，种上了棉花、水稻。肥沃的土地上，真是种什么收什么。人们的劳动赢来了年年丰收。就连一下雨就遍地是水的四号壤，由于周围打了堤埂，堤外开了大沟，雨大能排涝，无雨能灌溉，一下子变成了大片的好土地。人民愉快地唱道，

莲花洲，莲花洲，  
脱胎换掉烂骨头，  
沙地变成油沙坵，

渣水灌开了支沟通主沟。

任凭老天不下雨，

引来江水绿油油，

任凭老天不开眼，

排除积水进河沟。

一片棉花翻白浪，

满坡稻穗吊金钩，

高唱一支丰收曲，

年年生产占鳌头。

感谢恩人共产党，

领导我们改变了莲花洲。

如今，当那无数风力车的白帆，在纵横交错的河沟旁边转动的时候，当那一望无际的棉花翻滚着白浪的时候，莲花洲上的老人们兴奋地說：“看，莲花洲上又开了仙莲了！”人们晓得传说中的莲花仙子并不存在，那不过是大家的幻想和希望，共产党和人民自己才是改造自然面貌，创造幸福生活的“仙子”。

在一九五九年冬，这儿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不但进一步提高了原有工程的标准，还兴建了不少控制建筑物，达到河通沟，沟通渠，涝能排，旱能引的圩区河网化要求。一条条笔直整齐的沟渠，象给碧绿的麦田镶上了花边，小巧玲珑的青砖闸、石块涵就象人们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把大地打扮得更加美丽了。

## 送瘟神

华阳管理区流传着一个“同样遭遇两样结果”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江调大队和平生产队。这个队上下左右不是池塘就是湖渠，人称“水中村”。不知从哪年哪月起，村子里出现了血吸虫病，得病的人个个黄皮大肚，慢慢地失去劳动力，不治而死。到解放前，村里患这种病而死的，男女老少近百人，人口由二百一十二人，减到一百三十五人。

村里有户贫农王雨志，一家四口，辛勤劳动，虽然生活贫困，人事倒很平安。谁知到了一九四一年春上，王雨志得了血吸虫病，最初只是全身乏力，打不起精神，后来越过越瘦，变成了皮包骨头，特别是肚子一天天膨胀起来，不但不能生产，连走路也走不动了。妻子汪氏日夜心焦，天天烧香化纸，求神拜佛，祈求上天保佑丈夫早日病好。但是神佛不开眼，到了第二年，儿子和女儿也跟着得了这病，先后死去。王雨志久病不起，临死时热泪盈眶地对汪氏说：“我一定是前身欠了什么债，落到如今这种下场。我死了你要给我多烧钱纸。依靠承继的儿媳过活吧！”话刚落音就死了。汪氏心中悲痛万分，终日想念丈夫和儿女，因而得了神经病。好好的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惨绝人寰。村里得这种病的人越来越多。施昌南一家七口人，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

接連死去三个。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哪管穷人的死活？穷人没钱求医，只得烧香拜佛，求神保佑。结果，非但得病的人没有起色，而且流行得更快，到了解放前夕害这种病的人竟达一百六十四人，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这样一来，和平村的劳动力大大减少了，九百多亩肥沃的土地，因为无人耕作大片荒蕪。加上地主的残酷压榨，和平村变得天昏地暗，阴风惨惨，哪里还是个“和平村”？人们都叫它“瘟神村”。外人都不敢沾边，连走亲戚的也稀疏了，真是“千村辟疫人遣矢，万户肖疏鬼唱歌”！

话说在王雨志隔壁，另有一家雇农吴三才，解放前也是贫病交加。一九五一年土改时分得了六亩四分好地，夫妻两人精耕细作，养猪养鸡，一九五三年秋后，除穿吃而外还余一百四十元。生活虽然好了，可是吴三才的病却一天天严重起来，肚子慢慢地大了，吃不得也走不动。吴三才常常对他老婆说：“自从解放，生活越过越旺，正想多过几天好日子，可是命生得不好，由不得人啦！”每当吴三才说这些话的时候，妻子总是默默无言，低头落泪，眼看吴三才也要走王雨志的老路了。

就在这个时候，党派了许多医务人员，大力开展血防工作。一天夜晚，吴三才的妻子从队里开会回来，飞快往家跑，一走进门，来不及休息，就把政府动员群众治疗血吸虫病的消息告诉了丈夫。从梦中醒来的吴三才，听到这些话以后，将信将疑的说：“大肚子里会有什么虫？”他的妻子一心想丈夫病好，便劝说道：“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恩人，专门给穷人办好事，这一下算是找到

救星啦！快去治吧！”吳三才心想：“病已如此，去看看也不妨。”

第二天，吳三才怀着試探的心情，來到吉水鎮血防站住了幾天，打了几針，回到家里，全村的人都拥上來啦！問長問短，有病的人更想從吳三才身上看个究竟。說也奇怪，吳三才打針以后不过几天，身体漸漸好轉，肚子慢慢消了下去，精力漸漸旺盛起來，不久就到江堤上去挑圩，每天能做几分工。他的妻子看到丈夫病好，真喜出望外，逢人便說：“党和政府真是我們家大救星！”

一九五六年，吳三才又第二次去望江治療，一个月后回家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他感动得流泪地說：“党和政府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好好的生产來报答党的恩情。”从此党說什么他做什么，工作积极热情，样样事都走在群众面前，秋后他被选为江調高級社社主任。

吳三才和得病的群众虽然治療全愈了，但威胁和平村的禍根子——釘螺，还没有灭清。一九五七年春季，党又号召开展大規模的灭螺运动。附近的新光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華陽鎮的群众一千多人，趕來支援，真是紅旗招展，声势浩大，不到七天時間，把江調大隊一千多亩田里的釘螺全部鏟除燒光。釘螺消灭以后，吳三才帶領和平村的群众打了吃水井四口，用水井八口，修建粪窖一百一十四个，从此送走瘟神，迎來幸福。

社員們作了一首頌歌：

已把瘟神送上天，  
党之恩德大无边，  
人民感激共产党，  
献首詩歌頌万年！

如今和平生产队，把过去的湖套方岩全部改成了旱地，过去的荒滩变成高额丰产田，呈现出田增产、人增寿的繁荣欢乐景象。村子里的人口由原来的一百三十五人增加到四百一十六人，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八年，粮食单产由上年的二百一十五斤，提高到四百四十九斤，棉花单产也由上年的九十六斤籽棉提高到二百五十九斤，家家丰衣足食，人人喜气洋洋。

整个公社原来窝藏钉螺的大本营——五万多亩荒滩旧渠，现在已围垦填塞成熟地，一万七千多患血吸虫病的人，都已成了生产上的生力军。

## 兴 旺 图

一九五九年初冬，华阳管理区玉圩生产队队长陈三杰，参加专区发展生猪跃进大会回来，扑登登跑完江边的一段斜坡，跨上同馬大堤。

初冬的偏北风夹着洲区泥土特有的香味，呼啸而过，大片的熟透了的棉田，象一块巨大厚实的絨毯，复盖在广闊的土地上。一些披着桃紅、浅紫、鵝黃的头巾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分散在棉田里拾花。陈三杰額上冒出一层汗粒，索性敞开棉袄对襟，越走越快。迎面一片綠葱葱、油晶晶的麦地，刺得他眼睛又甜又痒！他記得是在去专区开会的前一天才撒下的种子，可現在却冒出两寸长的嫩苗了。陈三杰感到一股热气从丹田升起：“多好的庄稼啊！”怎么不好呢？一亩地三百担，三百担猪粪哪！他响亮地噴着嘴，不知道究竟是称赞小麦，还是称赞肥田的猪粪！

陈三杰进了村，偌大的村庄看不见一个閑人，只有一群鷄悠散在稻場上寻食。他便直奔村头的饲养場。他看見分支副書記余友生在帮飼养員陈明福拌猪食，陈三杰快活地搶上两步，說：“余書記，給猪拌的什么食哇？”余支書放下鉄勺，笑着說：“回来啦？专区大会我們沒丢臉吧？”

陈三杰說：“臉是沒丢，可我們日行八百，人家夜走千里，更

快呀！有的地方倡議，要爭取在不太長的時期里發展每人生豬三頭！”

陳明福說：“一人三頭哇！不簡單！”

余友生彷彿也捺不住性子了，手一揮，說：“這個上游可一定要爭，飼養場先盤算個底子！晚上開大會！”

陳三杰說：“余書記！我們能訂多高的指標呢？”

余友生哈哈大笑，說：“有多大干劲，就訂多大指標唄！形勢明擺着，有黨的堅強領導，有人民公社的神威，有一年來的辦場經驗，有全隊百分之百的促進派，連任根玉也變成養豬積極分子，你們說，這面發展生豬生產的大紅旗，能輕易讓人扛走不？”

提起任根玉，話就長啦！

一年以前，當王圩隊飼養場剛剛建立的時候，少數社員思想不通。這任根玉就是其中的“尖子”。論勞動，論愛社，他並不比人差，搶收三秋的時候，他和大伙一起披星戴月的干的歡！不知為什麼偏偏跟養豬嘔上氣，會上也說，私下也說：“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正經莊稼都忙不過來，還有閑情養豬？”一些婦女也跟在後面嚷嚷：“十冬臘月，哪里去找飼料呀？”“養這麼多豬，哪有地方蹲呀？”“養不活，賠了本，可找誰認帳呀？”

有一天，陳明福碰見任根玉，辯起該不該辦飼養場的問題。最初還是你好言我好語的，後來變成了兩股繃緊了的弦，再也擰不到一塊去了。

陳明福說：“養豬是為隊里好，你不養算咧，凭什么還潑冷水？”

任根玉說：“你為隊里好，難道我不為隊里好？養豬蝕了本，

归誰認这本烂帳？”

陈明福嘴笨，明知理在自己这一边，可一时說不倒任根玉，最后只有一手杀手鐮：“归我养！归我保！归我賠！”

陈明福找到余友生：“余書記！老任在講怪話了。我跟他頂了半天，依我看，这飼养場可难办哩！”

余友生笑道：“什么事不难哇！难，就不建設社会主义了！飼养場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将来还要大办特办哩！”

陈三杰在一旁插道：“不能看少数人思想不通，就洩气呀！你看！要求当飼养員的已經有好几十人了，盖猪圈的木料也买了四、五十根了，将来这出息大着哩！”

陈明福站起来，說：“行吶！只要有党有大家，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啦！”

飼养場終于建立起来了。

每天清晨，陈明福带着两个飼养員外出找飼料。天寒地冻，湖水結冰，陈明福二话不講，擡起褲脚就往湖里跳，其他的人也跟着下来啦。据事后肖錫玉說：“头两天，我可真怕冷；一看人家老陈那鼓劲头，胆就大了。人家图什么呢？还不是为大家好，为公社好！”陈忠元接着說：“說也奇怪，当真下了水，也觉不着冷了！”

一个月过去，飼养場的猪粪堆成高高三座小山，大家的劲头更足了！可巧，立冬那天，一头足月的猪娘胎动了，陈明福满心欢喜地給猪娘安窝接生，嘴里不住的哼着：“一头搖錢树呀！二头夜明珠哩！三头聚宝盆呀！四头……抬头！”第抬头小猪睜开又黑又亮的小眼睛，怯生生地格外惹人疼爱。陈明福輕輕地将它放在地下，噢！怎么不动啦！滿屋子人都慌了手脚，陈明福滿头大

汗，一面喊：“紅糖水，快！快！”一面脫下棉袄，紧紧把小猪裹住，暖了一夜，终于把小猪救活了。

数九寒天到了，大雪纷飞。这一天，陈三杰跟往常一样来到饲养场，几个饲养员搭拉着脑袋，不声不响地打扫猪圈，陈明福坐在草堆上，两眼瞪天，陈三杰一见心知有异，忙问：“出什么事啦？”陈忠元低声说：“昨夜挤死两头小猪！”

由于初办无经验，猪圈没有分栏，饲料缺乏加工，少数饲养员工作不积极，这都是摆在面前的严重问题。

王圩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统一了认识：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思想关，坚持政治挂帅，发动全队社员，以战斗姿态，战胜饲养场的实际困难。

当天晚上，又开了社员大会，讨论了两个内容：第一，养猪有什么好处？第二，怎样办好饲养场？养猪有什么好处呢？有人说：“养猪有肉吃。”有人说：“养猪能积肥！”妇女们说：“养猪能增加收入。”又补充：“养猪能换拖拉机！”

主持会议的余友生笑着说：“大家说得对！我算了一笔帐：开春我们饲养场计划发展四百头猪，光猪粪一项，就能把全队棉花和水稻的肥料全包下来啦！大家算算，这能省多少积肥劳力？省多少生产投资？增产多少粮食和棉花？”

细帐一算，大家全鼓起掌来！

可是怎么才能办好饲养场呢？再也没人答腔了。养猪是好事，但是饲料不够呀！人手不够呀！猪圈不够呀！……问题多哩！

陈明福从人群中站起来，这个平素一开腔就红脸的老实人，居然在人群面前演讲了，口音还是那么低缓，但听在人们的耳朵

里，字字清楚有力，句句实在中肯。他說：“問題是多，可我們是什麼人？是人民公社的社員！是毛主席的社員！我們飼養場算過了，只要有幾間房子，安一個碾子，建立個加工廠，每天少說也能加工細料六百斤，別說眼前這幾頭豬，再翻兩番，飼料也不愁哩！說到豬圈不夠，不能蓋？管理不好，不能包工包管，建立責任制？有黨領導我們，什麼事辦不成？”

余友生接着說：“我提議，立即組織個突擊隊，明天一早蓋飼料加工廠和分隔豬圈！”話沒講完，年青人首先圍上來：“我報名！”“我參加！”……你推我擁，頓時，支部書記變成了顛巍巍的寶塔尖！

正鬧哄着，門外傳來吆喝牛車的聲音，陳三杰扛着一包麻袋闖進門，嚷道：“鄉黨委給我們送花生殼來了！快去下車。”大伙齊往門口涌，就剩下任根玉留在屋裡發楞！

散會以後，余友生、陳三杰分別率領兩路人馬，分隔豬圈和建立飼料加工廠，陳明福和其他幾個飼養員試制花生殼粉。經過碾細、焙焦、煮透的花生殼糊，簡直比沖炒面還香甜哩！你瞧豬吃的那股饞勁，哼哼唧唧，搖頭晃尾，槽裡槽外舐得精光，省得再打掃豬圈啦！

從此，擴大飼料源，為豬找寶的熱潮在全隊掀起了。每到傍晚收工，送飼料的排成一字長蛇陣：“高禾稽子四十斤。”“菱角菜二十五斤。”……飼料加工廠堆滿了各色各樣的粗精飼料。晚上，飼養員們總要一算再算，計劃怎樣把豬喂得更好。陳三杰經常笑他們：“豬食堂天天辦酒席！”

春天來了！豬娘們先後懷孕了，住進一欄欄清清舒適的豬

窩，受到一套完整的防疫、保健、飼養、管理制度的保養。錢廣明從縣里學習回來，飼養場有了專職的獸醫。你看吧！豬娘生小豬，仔豬變大豬，子孫滿堂，越滾越多，原來的一排豬圈住滿了，新蓋的一排豬圈又住滿了，小豬還源源不斷地出世成長，仿佛它們也訂出競賽指標：“看誰長得快！”“看誰生的多！”

每天都有人找陳三杰：“陳隊長！撥幾頭豬娘給我們小隊！”“陳隊長！先撥給我們隊幾頭小豬吧！”王圩生產隊飼養場變成一個富有的生豬供應地，把大批優良的仔豬、肥豬、種豬，輸送給白沙鄉各個兄弟生產隊，輸送給國家市場。全隊每個社員，都從飼養場領回自己所需要的仔豬，代養或領養，連任根玉也領養了兩頭。他領得最遲，但飼養場偏偏留給他兩頭最健壯最肥實的小豬。

短短一年，王圩飼養場從仅有的十四頭豬娘，發展到肥豬三百一十八頭，按人口平均，全隊每人達一頭半。

在王圩隊發展生豬躍進大會上，余友生向大家算了筆細帳：“一九六〇年初，已儲存飼料十五萬斤，已種飼料地五十畝；已有豬娘五十五頭，公豬兩頭；……”

會上還討論了發展計劃。最後發言的是任根玉。他說：“過去我是個沒有遠見的人；經過公社化這一年，我算睜開了眼睛。萬事有了黨領導，萬事有我們人民公社，沒有辦不成的，沒有辦不好的。我提議：我隊一九六〇年生豬發展指標要大大提高！”話剛落音，滿屋子人，刷地一下舉起手來。

余友生攤開一張大紅紙，陳明福趕緊倒水研墨，陳三杰抓起一支狼毫筆，飽飽地蘸滿一筆濃墨，向黨寫了大大發展生豬的保

証。字写得渾厚飽滿，又粗又大，簡直就象一头圓滾滾胖乎乎的肥猪；簡直就是一座蹲滿大大小小猪子猪孙的飼养場；簡直就是一幅万头攢动色彩繽紛的兴旺图！

## 魚滿池塘

在金盆湖边，鼎立着三幢漂亮的新屋，屋前三排整齐划一碧水漣漪的魚池，这便是公社魚苗养殖場。自一九五九年二月筹建，仅一年時間，已养殖各种魚苗五千三百多万尾，供应省内外許多公社的需要，为公社增添了財富。

暮春，合肥、六安、皖南，远自上海、苏州、江西等地的魚苗采購人員云集华阳公社，把二层楼的迎江旅社住的满满的，有的地区派来了工作组，常驻华阳，采購魚苗。这时，每天魚苗場办公室內，人們川流不息，人声鼎沸，大家爭买优良品种，爭取多买；还有的地区用电报电话預購。

一个从白手起家到能供应外地的大量需要的魚苗养殖場的发展过程，正鮮明地說明了大跃进的威力，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

一九五九年二月，公社党委决定派楊湾管理区党委陈荣圣同志負責筹建魚苗場，并調来了两位干部、两位漁师和六十四名工人，除此而外，一无所有。首先遇到的是基本建設上的困难。于是兵分三路，齐头进军。一路采購竹木，安装梗桩，建造場房；一路采購网布，制造魚网；一路开辟魚池。

三月上旬，春寒未消。第一路人馬——二十几个青年，在江

南的东至县深山密林里战斗着，砍伐木材。深山里，没有大路，没有車輛，也没有河流，只有一些沿着山沟的崎岖小道，三千多根毛竹，一千多根木料，要全靠肩膀扛出山去。扛了两天，青年們的肩头压肿了，草鞋穿了底，脚磨破了。但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公社的社員。从早到晚，山谷里响着青年社員伐木的歌声；歌声高亢，回音不絕，惊得野兽远走，宿鳥高飞。就这样，經過五天苦战，四千多根竹木，全部运进了华阳河，运到漁場基地。

二、三两路人馬，也先后告捷。做网的創造了大裁縫法；挖池的創造出起吊运土法。提高工效一倍和二倍。經過一个月的奋战，織成了漁网近五百张，挖出魚池五十四口。

仅仅經過两个多月的時間，一个規模頗大的养殖场便建成了。四月二十一日，漁場开始张网捕魚了。

清晨，捕撈小組出动了。朝阳給漁舟涂上一抹金黃；只到暮色蒼茫，夜灯初上，近五百只大网便已下好，几乎拦住了半边长江。夜深人靜，点点漁火，随着江涛浮沉，那便是在起撈魚苗。經過一夜辛勤的劳动，已是滿載而归。他們迎着朝阳，唱着漁歌返航了。上百万尾的魚苗，放进魚池育养。于是高晒漁网，洗刷小舟，迎接着下一次战斗。

五月的一天，狂风呼嘯，浪涛汹涌，一百多根梗桩，被巨浪打起，連同漁网，即将卷沒。欲待搶救，小船又被浪打得不能离岸。当此紧急关头，捕撈組长邵官保、王炳如一馬当先，跳上小舟，奋力划桨，冲过了岸边的浪头，如箭离弦，直发惊涛駭浪之中。接着，又馳去了几只。“划！划！駕上浪尖！”王炳如急喊邵官保。一排恶浪，把小舟举到半空，接着又把它拋向江底。“挽水！挽水！”

邵官保又催王炳如。經過一場惊心动魄的激战，风浪被征服了，即将被卷去的梗桩和渔网，全部拖到岸边，保护了公社财产免受损失。风息了，浪平了，五百条大网，依然拦住了半边长江，江涛驱着鱼苗，驯服地流入鱼网。

三个育苗组，也在进行着艰苦细致的战斗。他们除去池里每一棵小草，把池边整得如刀切的，过蒙过网，划分鱼色……但是，一开始鱼苗成活率老是停留在30%左右，这是很大的浪费。什么原因呢？大家都在捉摸。勤学苦练的学徒、共产党员陆叶圣，终于找出了原因。他在一条小江鳅的肚里解剖出八条鱼苗。江鳅是鱼苗的死敌，事不宜迟，捉尽江鳅！一天之中，渔场工人全体出动，进行了细致的过蒙过网，将五十四口鱼池中的小江鳅，全部肃清了。鱼苗成活率陡然增加到53%。

幼小的鱼苗，经过育养，除了远销外县外省各地，公社境内的蚌湖、泥湖和南荡湖等湖塘也放养了近一千万尾，渔场自养五十万尾，真是鱼满池塘！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华阳养鱼的有利条件，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鱼苗养殖场有着广阔的前途。一九六〇年内，全公社将要沿江增辟鱼池一百四十六口，添置鱼网二百条。那时，江南淮北都将有华阳公社的鱼苗！

## 万户同餐乐融融

### 妇女的要求

一九五八年五月，正是农活最忙的季节，劳动力就成了最宝贵的财富了。当时，不只是一个人干一个人的事，一个人要顶两个人、三个人……把劳动力，特别是妇女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便成为眼前最迫切的工作了。

一天，吃过早饭后，新农村大队同心生产队队长丁德贵提着张锄头，用广播筒，在村子里把当天的农活分配以后，自己带着些男劳力先下了地。他锄了大半晌草再向村子里一望，只见几个年青的妇女才出大门，手里提着个小吊桶，朝屋边猪窝走去，嘴里不断的呼着“噜噜噜”喂猪声。丁德贵急着一边往村子里跑，一边咕噜的说：“这怎么办呢？东边十几亩棉花发生了虫，叶子都要发黄了，分给你们妇女去打药，怎么这半天还没出来？再过一阵子又要吃午饭了。……”他一口气往前跑，站在猪窝边喂猪食的一位中年妇女开了腔道：“队长只晓得催我们女的。你看看，隔壁的丁德根，还在家里烧锅哩！”

德贵听说德根还在烧锅，就一直朝他家跑去。他刚一进门，只见德根果真在小灶边扶上弄下，忙得个团团转。德根见是队长

来了，心里早就明白了八、九分，准是又来催他下地了。没等德贵开口，便为难的說：“队长，我一个人又做男的又做女的，真难哪！……”

“是呀！一个人也是得烧锅做飯，和大家一样，一件事也少不了！”德贵一面帮他收拾着，一面安慰德根說：“你快点搞，吃了就来噢！现在大跃进，一个人恨不得劈成两个人用。”說着就走了。

丁德贵一脚踏出門，远远就听见陈細金家婆媳在吵嚷。声音一陣大，一陣小，不知搞什么名堂。他越走越近，越听越明，只听她婆婆气呼呼地大声罵道：“别人說养儿媳享福，这好！把锅灶碗盏丢給我！我劳累了大半生，还来磨我！……”

她婆婆的話沒落音，接着是她男人火噱道：“算了！莫去吧，你能讓我到时候有飯吃，平日有双把鞋穿就够了。劳动么事呢？过去你不在外面做，也沒餓死哪个！……”

德贵一听又是为了出工的事，便順便去看看。他刚一进門，只見細金婆齧了腮的下顎气的直是抖，細金的眼泪象泉一样朝下涌；她男人坐在小凳子上，一股劲的吸着烟，一言不发。細金婆婆見是队长来了，想先奏上一本，德贵沒等她吱声，便搶先說道：“平日你們婆媳很和好，今天为了啥事斗气呢？”

“队长，你不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她天天锅不烧，碗不洗，吃罢飯，筷子碗一推，就走了。现在我不想享她的福，她倒享起我的福。我去喂点鷄食，叫她收拾一下灶，可她怎么說：‘生产要紧，哪有工夫管这些！’队长呀，生产要紧，可家里事也不能不管啊！”細金的婆婆摊开了双手理直气壮的說。

“我要生产做工，不是为了我个人，这是正道！”細金說着就溜出了大門。

細金男人搭拉着腦袋說道：“丁队长，她俩为着烧鍋、生产經常爭吵。把我夾在中間，真象吃生姜打板子——里外发烧。”

德貴苦笑了笑，一边挽着細金男人的手往外走，一边对細金婆婆說道：“是啊！田要种，飯也要吃；到底怎么解决这两头忙，迟早总有个好办法！这几天你老辛苦些，我再劝劝細金去。”

德貴劝开了第二家，又遇到第三家。只听楊賢桃屋子里厉言惡語，夹杂着孩子的哭声，象着了火的鞭炮，掉在葫蘆里悶炸。她男人丁德凡操着个大嗓門嚷道：“你做么事的？大半天做不出一餐飯，大忙天，鬧着玩的！”

“我哪陣子玩的？你說！”楊賢桃也沒好气的頂着。

“人家飯好了！吃了就下地！我們拖拖拉拉的象什么話？”

“人家！人家有老上人烧鍋！哼！我獸確白舞獅子灯——舞出一身汗，还說不好看。看你能頂多大乾坤！”楊賢桃斗气的說。

“我能頂多大乾坤！我要是个女的，保証餐餐飯等人。”

“哼！当心吹炸了，此地找不着桶匠箍哩。”楊賢桃又頂一句。

丁德貴听他倆越吵越頂真，搶前了几步，劈头就說：“怪事，今天想必犯了吵嘴星，那里細金婆媳吵，这里你倆又在吵，看我这个队长真要上葯鋪买木瓜，給你們消气哩！”

“吵！她是个鼓里人。如今这样大跃进，她哪知道時間不等人！你看，鍋里还在打呼呼哩！”丁德凡指着鍋說道。

楊賢桃說：“我这个家神仙也当不了，三个孩子倒不算，鷄

呀，猪呀，里里外外都是人土陣。……”說着說着眼泪也下来了。

“大嫂子別叹气，生产要人，家务也要人，橫豎都要出兵，如何解決，这个矛盾上級党委会給我們想办法。”德貴劝罢，給他俩分了个工，三人一同下地干活了。德貴的心不能平靜，他想：总不能每天清早挨門邀請？是的，上級党委要解決，可我們队里也可以找个解決的办法。

### “同心”的来历

妇女們的新苦衷，在村子里議論开了，她們都三三两两談論着：“我們妇女要想跟男的一样生产，一班来，一班去，只有不燒鍋，不搞家务事才可。”党听到了妇女渴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的要求，并給予最大的同情和支持！

一天，支部書記朱正寬和生产队长丁德貴两人，特地找了陈細金和另外几个中年妇女談心。

朱正寬問：“你們一天能做多少工分？”

几个妇女都低着头，誰也不吭气。朱正寬看透了她們的心思，知道这里边有个秘密都不愿先开口，他便問：“你們出勤有什么困难嗎？”

“困难可多啦！一个人出来生产，不忙家务，倒要得哩！可現在我們一半身子拴在鍋灶上，小孩、菜园、針线……样样管。”陈細金带头把困难向党支書傾吐。

接着丁菊花搶着道：“我們什么时候象工厂那样，吃飯有食堂，孩子有托儿所，那可多么好啊！”

她这一說，立刻打动了每个人的心，下边象着了火的鞭炮一样，接二连三的炸开了，各人把各人的困难都提了出来。

党支部书记朱正宽抓住了妇女迫切要求参加生产的积极性，当天晚上在村子里开了个会。会上朱正宽說：“……我們大家要想过好集体生活，得想想办法。現在我們自己来办个食堂，行不行？”

他一問大家，滿屋子人都举起双手来拥护。

从此食堂办起来了。它給久受家务束縛的妇女們，带来了欣慰和鼓舞。这个队原来不能参加生产的四十多个妇女，从此摆脱了家务劳动的羈絆；三个单身汉也摆脱了自炊的麻煩。二百多口人在一起吃飯，四十四戶人家生产生活連在一起了。人們庆幸自己的新生活，热爱自己的新集体，大家在生产的时候想着，商量着，給这个食堂起了个名字，叫做“同心”食堂。

## 滿园花朵向阳开

公社成立后,农村的集体福利事业发展得真是惊人!公共食堂越办越好,托儿所,妇产院普遍建立,解放了大量的妇女劳动力,人們思想大大提高。

### 妇产院里的笑声

火紅的朝阳,穿过树林,照耀在华阳大队妇产院的清淨的院子里。屋前柳树上的喜鵲喳喳地叫个不停,好象在給妇产院报喜。

接生員吳根南穿着洁白的隔离衣,一边整理着产具,一边唱着“社会主义好”。

“根南,根南,”老接生員李奶奶打断了根南的歌声,“你听喜鵲叫个不停,一准又有喜事啦!”

“李奶奶,你还迷信。”根南笑着說。

“是哇!就是喜鵲不叫,我們哪一天不办喜事?”李奶奶笑着说。

提起李奶奶,华阳大队沒有一个人不知道她的。解放前,她做了几十年的接生婆,給远近几百戶人家接过生,多少回,她陪伴着貧苦的母亲,流出欢乐的泪,辛酸的泪。公社成立后,大队

办了妇产医院，她第一个报名做接生員。在她进院的第二天，根南也来了。这姑娘聪敏伶俐，又有文化，学习过新法接生。现在这一老一少，既是接生員，又是护理員，还是炊事員。产妇住在这里，从孩子下地，洗洗刷刷，到吃饭飲湯，她俩都给料理得妥妥貼貼。

正当这一老一少說說笑笑的时候，不出李奶奶的意料之外，喜事果然来了。女社員彭春兰，由她婆婆挽扶着，来到了妇产医院住院生产了。根南和李奶奶上前扶她进了临产室，然后迅速进行了检查，并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春兰三十来岁，这次她是生第五胎了。在她第一个孩子死了之后，婆婆就埋怨自家坟山风水不好，說是門对老虎墩，为了这，曾經移过門向。二胎生了个天庭飽滿的男孩子，可是由于接生用具不清洁，孩子得了“臍带风”，生下七天后就死了。婆婆急得沒法，便找算命先生替春兰排了“八字”。算命先生說：春兰命带“紅煞”，养不起孩子，只有在生产时，讓她身穿紅衣，头带紅帽，脚穿紅鞋，孩子方不碍事。生第三胎时，婆婆給她这样做了。这次孩子是平安地生下来了，可是刚刚滿月，又被“被褥煞”打死了。生第四个孩子时，婆婆鬧的更凶了，除了給她穿了一身紅而外，还在春兰的房頂和地面上鋪上魚网，說是撒下天罗地网，不讓鬼神抓走她的孙子。……

今天，人民公社办起了妇产医院，为产妇預备了一整套新式接生工具，又有先进的接生技术，可以保証每一个嬰兒順利地出生，健康地成长。当春兰要临盆时，她婆婆再也不为她披紅撒网，而是急忙送媳妇来到妇产医院，因为她相信新式接生法可以使她抱个又白又胖的孙子。

“哇！……”临产室传来了婴儿的啼声，一个小生命诞生了！既没有穿红，也没有撒网，春兰顺利地生下了一个胖小子。根南和李奶奶双双拉住春兰婆的手，连声说道：“恭喜！恭喜！”春兰婆双手捧起初生的孙儿，兴奋激动得放声地笑了出来。这笑声感染了每一个人，李奶奶笑了，根南笑了，躺在产床上的春兰也幸福地微笑了。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急促而轻捷的脚步声。原来是大队书记吴小香和妇女大队长徐桂芝送礼来了。他们送来了赤砂糖、鸡蛋和在饲养场捉来的几只肥鸡。春兰婆紧走几步，一把抓住吴书记的手，眼里饱含着激动的泪花，颤声地说：“谢谢你们，谢谢公社！公社太好了！”“恭喜你！没什么好谢的。要谢先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吴书记意味深长地回答。

七天以后，春兰抱着孩子，在根南和李奶奶的陪伴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妇产医院。她这次带回家的，不单是个又白又胖的孩子，还有人民公社给她的温暖和力量。她对躺在怀里的孩子说：“好乖乖，快些长，长大了，好好劳动，报答党和毛主席！”

### 兄弟俩的命运

晴朗的五月天，太阳象一个金盘子，高挂在碧玉似的天空。这大好的天气，似乎是在庆贺春兰母子的回家。噹噹的钟声响起来了，这是华阳托儿所食堂开饭的钟声。

小朋友们一听到钟声，都安静地围坐在小餐桌边。他们先吃饼干，接着吃白米稀饭，保育员吴奶奶又给他们端来了青菜鸡蛋汤。……

午飯后，午睡开始了。他們安睡在搖籃里，保育員一边搖着，一边唱着：

風不吹，云不飄，  
藍藍的天空靜悄悄，  
小宝宝啊快睡覺。  
風不吹，浪不高，  
小小的船儿輕輕搖，  
小宝宝啊快睡覺。……

唱着，搖着，孩子們一个个地睡着了，睡得那樣的甜蜜，那樣的安詳。吳奶奶面對着身邊一個搖籃中的男孩，不覺想起了這孩子哥哥的遭遇：

那是解放以前的事。這孩子的父母——吳建忠夫妻倆：年盼月盼日日盼，好容易盼到一個男孩子，兩個人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孩子是好，可是為了糊口活命，却不能不丟下孩子，双双出門去干活。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夫妻倆用一塊棉絮把孩子圍住，放在暖桶里，帶上大門，出去了，心想：雖然沒人帶他，總落得一個暖和。誰知棉絮着了火，竟把一個可愛的孩子活活地燒死了。

吳奶奶想到這里，不禁流下兩行熱淚。現在一看到他的小弟弟，內心又感到無限的慰藉。他的小弟弟如今安睡在人民公社的搖籃中，从小就得到國家的培養。兩個時代，兩種不同的命運表現得多么鮮明呀！不僅孩子們的命運完全改變了，幼兒園，托兒所的建立又解放了多少孩子的媽媽呀！

## 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机械化

安徽省望江县的华阳人民公社，是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典型。这个公社有人口五万零六百二十五人，耕地十四万六千四百六十三亩。公社成立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全社机耕面积已发展到五万五千亩，占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五十，机械排灌面积发展到十二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二。机械化的发展，节约了大批劳力。因此，一九五九年开荒四万亩，使耕地面积扩大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农业生产也进一步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棉花总产量达到八万一千担，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粮食总产量达到五千一百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现在华阳人民公社，生产大变样，真正出现了“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 多年的理想实现了

解放前，华阳地区的人民处在反动阶级统治下，灾多、租重，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到处蘆葦杂草丛生，生活极为悲惨。群众中有这样的歌谣：“春天靠草（打湖草），秋天靠柴（打蘆柴），江里去，湖里来（打鱼）。”“磨刀收割吃一餐，刀把一放就耐饭。”那时群众认为没有办法的人才去种洲地，有所谓“老来无处去，就来

种洲地，刮风往回轉（有沙），下雨不出去（水多）”的說法。水患更是逼人，一到漲水时就江湖不分，一片汪洋，大雨大涝，小雨小淹，收成沒有把握，因此，耕作十分粗放，“春季一把籽，秋季靠天收”。例如，前进大队第二生产队，解放前有一半耕地不犁播种。因为耕作粗放，收成极为可怜，好棉花一亩收四、五十斤，好小麦一亩也只收五、六十斤。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經過土地改革，貧苦农民得到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因为地多人少，畜力和生产工具缺乏，仍然是广种薄收。現在的华阳大队，一九五二年因畜力缺乏，就有二千多亩地不犁下种；一九五三年成立互助組以后，这个大队仍有五百多亩地不犁下种。合作化以后，生产上开始精耕細作，不犁下种的情况基本消灭了。但由于大面积地种植了棉花，劳力也隨着紧张起来。一九五六年因为忙不开，全社有一万多亩棉花长草过深而翻犁，其余每亩只收皮棉三十八斤。那时群众迫切希望用机械来代替人力耕作。一九五七年五月，安庆拖拉机站在华阳設立了机耕队，先后調来四台拖拉机和一台脫谷机，但是当时全社分散为三十七个农业小社，土地插花多，拖拉机难以發揮效用。而且拖拉机数量有限，能够机耕的也只是少数社的一部分土地。所以大部分社生产上劳力不足的情况仍很严重。以当时的前进农业社为例，全社农活共需要二十一万个工，但本社劳力只能做到八万个，以致难以达到真正的精耕細作。个别社因劳力不足，甚至播种面积也減少了。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进一步改善生产关系，早日实现机械化。

人民公社的實現，加速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社員們多少年來的理想實現了。一九五八年九月，華陽地區三十七個高級社合併在一起，成立了華陽人民公社。社大經濟力量也大，這就為迅速發展機械化創造了條件。公社成立以前，一般農業社都買不起拖拉機，例如一九五八年春天，前進、鷄冠、楊灣等社曾經想購買拖拉機，但都因為經濟力量不足而沒有辦到。蓮洲大隊有個社員說得好：“過去一個小隊只能買一條牛，一個小社只能買兩部播種器，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買起大批拖拉機。”公社成立以後，經過社員討論，在保證社員增加收入的基礎上，適當積累資金。一九五八年全社公共積累達到八十六萬元，加上其他收入，公社一級經濟達到一百二十萬元，等於公社成立前三十七個農業社三年的積累。同時，地委根據中央關於“機械化先經濟作物地區”的原則，適當增加了華陽公社的機械配購數量。因此，華陽公社就用自己的積累購買了大批農業機器。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公社共購買拖拉機八台、康拜因一台、小型脫谷機兩台、選種機十二台、割草機十四台和其他農業機械一百餘件，加上原機耕隊折價下放的四台拖拉機和一台脫谷機，這樣，公社依靠自力更生，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農業機械隊伍。農業機械的整個價值達四十四萬元。隨着農業機械的增加，公社成立了拖拉機站和三個機耕隊，全社的技術隊伍進一步擴大了。

機械設備的擴大，使全社一九五九年的機耕和機械排灌面積大大增加。全年機耕面積達五萬五千畝，比一九五八年增長五點四倍，開荒二萬四千畝，另外代外社耕地五萬畝；機械排灌面積達十二萬畝，比一九五八年增長四倍，脫谷機脫粒達四十八

万斤。

人民公社的实现，带来了机械化的大发展。广大社员们说出了他们的心坎话：“公社力量大，实现机械化，人少增产多，社员心开花，感谢毛主席，丰收回答他。”

### 使“铁牛”充分发挥效能

华阳人民公社在高速度发展机械化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困难。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运用了公社的优越条件，发挥了社员们和拖拉机站职工们的干劲和钻劲，困难都一个个地解决了。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散，不连片，不能充分发挥机械的效能。于是公社党委就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春季，根据机耕的要求，在全社发动了一个群众性的调整土地运动，把原来分散的五万余亩插花土地调整成大片的适宜机耕的土地。如湖东大队有一块八百亩的丰产片，过去属于四号农业社时不便机耕，现在调整给湖东一个大队就可以全部机耕了。在土地调整的基础上，统一进行了茬口安排，因而，机械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以公社成立前后对比，机耕效率是这样：公社成立前土地分散，每台拖拉机每天（工作十小时，下同）只能耕七十亩，每亩耗油为零点九公斤；土地调整后，每台拖拉机一天可耕地一百到一百二十亩，每亩耗油零点六五公斤。仅此一项，一年可节约油三万五千公斤，价值二万元。全社十二台车子可多耕地四万八千亩。

技术力量不足，也是机械化后的一个问题。但是人民公社

的建立，对解决技术问题带来许多有利条件。原机耕队虽然放下了七个职工，但技术力量仍显得很薄弱。公社党委同样采取了自力更生的办法，从各大队分两批抽调了四十三名青年，其中二十八人送往专区短期训练，其余的通过师傅带徒弟，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大部分学员都能很快地学会驾驶拖拉机技术。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抽调到拖拉机站的范旺荣，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拖拉机手了。学员沈良华，在专区训练班学习后，掌握了拖拉机的高级保养技术，现在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机耕队长了。目前华阳公社已有一支六十人的技术队伍，以现有力量再增加三十台拖拉机，也完全可以驾驶。

拖拉机手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出色地解决了技术上的困难。一九五八年脱谷机来的时候，全站人员，上自队长下到学员都没有看见过。机器一时无法安装起来。“买来机器总要用呀！”公社党委鼓励大家大胆进行研究试验。于是机耕队长柯耀南、副队长余满常两同志带领七个学员，成立了“诸葛亮小组”，专门进行研究，按图样安装。经过细心钻研，机器安装好了。一九五九年夏收中第一次开到了生产队进行脱粒。但是粮食脱不下来，粒子向外跑。这时有的社员说：“机器不灵。”有的说：“技术不行。”机耕队长和学员们没有灰心，白天修不好，晚上接着干，一边看机器的构造，一边根据书本上的原理对照。找了一天多，结果找到了“病根”，是“鱼鳞筛”调整高了。经过重新调整以后，试验成功了，脱粒十分正常。这时，机手们的身上显得非常轻松和愉快，脱粒场上也顿时响起了欢呼声。

拖拉機站的職工們，通過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反掉了右傾，鼓起了干劲，正在突破機械的修理“關”，力爭做到大修不出站。沖電瓶的技術，已經解決了。過去沖電瓶都得到安慶，沖一付要花五十元，時間半个月。十月間通過幾次研究，採用選種機上的動力和康拜因上的發電機進行沖電，結果成功了。十二個小時可沖一付電瓶，成本只有十四元。一年僅沖電瓶一項即可節約一千二百元和五百個工作日。過去修棍子不是到安慶，就是到蚌埠，現在自己干。公社把七個補鍋匠組織起來，以他們為核心，建成了一個小型的機械修配廠，目前已有百把個工人。在機耕隊的幫助下，做到了一般配件不出社，大修中的幾項主要技術也已經基本解決。例如拖拉機上的鋼筒，根據機務規程，要有三十噸重的壓力機才可以拿下來，現在大家採用牽引犁上的三齒鉤，用人工絞，把它拿下來了。

實行機械耕作，土地翻耕的速度大大加快，相形之下，配合機械耕作的其他工具，就顯得很落后，影響了整個生產效率的提高。“紅花還得綠葉扶”，公社一方面購買了一部分新式農具，另一方面發動群眾，大搞工具改革，使所有的農具都能適應機械耕作的新條件。例如一九五九年秋種時，如果大面積機耕後，用舊式農具開溝、播種，就遠遠不能跟上。於是公社發動社員創造了分土犁和條播器，使工效提高十倍以上，這個矛盾就基本上解決了。

為了便于拖拉機行駛，公社又發動群眾普遍整修了道路和橋樑。目前已形成一個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幾噸重的“鐵牛”，可以在全社三十個大隊之間奔馳無阻了。

## 机械化好处说不完

人民公社带来了机械化的大发展，促进了生产的更大跃进；生产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公社的巩固和前进。华阳人民公社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华阳公社的机械化虽然时间不长，但已给整个公社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和巨大的变化。

第一，机械化使劳动力大量节省，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一九五九年全社因机械操作共节省劳动工五十二万个，占全社全年总包工数的百分之十二。其中：机耕面积五万五千亩和开荒二万四千亩，省工十三万五千个；机械排灌十二万亩，省工三十四万个；运输二百万斤，节省工二万个；加工二百万斤，省工二万个；脱谷四十八万斤，省工五千个。另外，还节省了牛工十六万个，相当二千五百条牛一年的耕作量。更重要的是机耕的速度快，面积大，能跟上季节的需要，而且耕地质量还大大优于牛耕的地。机耕的地，深度可达八寸，保墒耐旱，虫少，不长蘆柴和草。同样的棉地，用机耕的比用牛耕的锄草省工一半。如果把这些间接性的节约劳动工也计算在内，则可节约总工数百分之十五——二十。机械化不仅节约大批劳力，而且使农活大大提前完成。以夏收夏种为例，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提早一个星期。

劳力大批节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华阳公社过去因地多人少，每个劳力负担八亩多地（现在加上开荒每人负担十亩），再加上棉花播种面积大，所以劳力严重不足。机械耕作不仅改变了这一情况，而且还能进一步精耕细作。一九五九年的棉花比一九五八年多追一次肥，多锄一次到二次草，因此，单产

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七十三。再以机械排灌来说，一九五八年没有建立排灌站时，全社用二万人排涝，仍有一部分未排出，少收粮食二百多万斤；一九五九年建立排灌站后，同样的雨量，不仅没有受涝，反扩大湖边水田九千亩，增产粮食七百万斤。

此外，机械化还改变了过去干部和群众不愿多种的思想，复种面积扩大了。一九五八年全社秋耕秋种时，农业机械少，因此只种了五万三千亩。一九五九年秋种有百分之五十的耕地是机械耕的，因此面积扩大到十三万亩，比一九五八年扩大一倍半，而质量超过一九五八年。公社党委为了保证夏收作物的丰产，还抽出二千多劳力突击打蒿瓜草一百多万担，因此，使五万多亩夏收作物及早盖上了过冬的“棉被”。

劳力大批节省，使公社的水利建设和多种经济也大大发展了。一九五九年春，公社为了巩固堤防，抽出了一千一百人，远征到江南开山炸石，要把一百多华里长的江线修筑成“百里石堤”，把江水永远挡在“铜墙铁壁”之外。一九五九年冬，又开展了兴修水利的运动，全社已完成土石方六百万方，可以行船的河渠已有三百三十公里，实现了河网化。机械排灌站的建立，全社实现了灌溉自流化。一九五九年公社新办的机械厂、砖瓦窑厂、油坊、养猪场、养鱼场有十几个。一九五九年全社渔业收入超过一九五八年二倍以上。

机械化不仅节约了大批劳力，而且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如华阳大队陈埂生产队六十九亩沙压地，一九五八年组织了一个二十三人深耕队，一天只挖一亩，挖了十二天大家再也不干了。一九五九年拖拉机半天耕完。社员斯小虎说：“以前把人累死，

現在不够‘鉄牛’半天‘吃’，要是早有拖拉机，那該多好！”过去由于大批牛力用于耕地，因此，許多运输加工都要人去做，現在用拖拉机耕地，全社的牛力大部分可以騰出来用作运输和加工，因此肩挑劳动基本上消灭了。

第二，机械化带来了土地的大“翻身”。华阳公社內，有很多历年江堤潰口时冲积的白沙。全社被淤沙压盖的土地即有二万四千亩，其中有一万八千亩經過几年改良，已可以种一些作物了，但产量很低，玉米、黃豆一亩只收几十斤，其余六千亩沙压太厚，荒蕪数年。“鉄牛”的到来最后征服了荒蕪几年的沙地。首先六千亩沙地彻底“翻了身”，一万八千亩低产地也变成了良田。舍意生产队一百七十五亩沙压地，荒了多年无力恢复，一九五九年机耕后，第一年种棉花，就亩产(皮棉)一百零七斤。楊湾大队有六百亩死泥土，棉花产量一貫很低，一九五八年亩产皮棉只有八十七斤，一九五九年經過机耕，把地底下的沙壤土翻上来，亩产皮棉达到一百九十九斤。

机械化的到来，还把“沉睡千年”的四个大湖唤醒了。这四个大湖边有大量荒地，特别是皖河治理后，开荒收成更加可靠。一九五九年华阳公社利用拖拉机完成夏种和秋种后的空隙，組織开荒二万四千亩(全社总开荒四万亩)，因此，耕地比原来扩大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例如南障生产队原只有地二百四十八亩，很瘦弱，产量低，一九五八年粮食仅够自給。一九五九年六月公社利用拖拉机給該队开荒二百亩，种了一季晚秋，結果当年即卖余粮三万八千斤，每人增加收入五十元。

机械化还大大加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九五九年虽

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但由于充分发挥了机械的效能，终于战胜了旱魔。全社除两个抽水机站，二十台抽水机一千零九匹马力全力投入抗旱外，拖拉机也大部投入抗旱。全社十二个机械抗旱工地上，日夜是与旱老虎战斗的机器声。抗旱的胜利使全社粮棉获得大丰收。棉花由一九五八年亩产一百一十五斤增加到一百九十九斤五两，增长百分之七十三；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八年的四千三百万斤增长到五千一百万斤，增长百分之十九。

第三，机械化给整个公社带来了新气象，使社员的生活更加幸福。一九五九年每个社员平均收入达到一百四十九元九角七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莲洲大队一九五八年只种棉花一千三百亩，社员收入平均每人七十八元；一九五九年因机耕面积扩大到百分之八十一，棉花播种面积也扩大到二千五百亩，因此社员收入增长近一倍。现在广大干部和社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好处，体会到人民公社的伟大力量。因此一九五九年随着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公共积累，多买机器，多办工业。一九五九年公社公共积累由一九五八年的八十六万元增加到一百一十四万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社员们为了发展生产，除买少量的必需品外，积极向信用部存款和购买生产工具。一九五九年全社储蓄达到三百一十六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九。新农村大队社员朱来先，一九五九年虽分到现金六百元，但自己仍省吃俭用，勤俭过日子，除自己购买少量日用品外，为了更好地搞好生产，他一户即购买铁木等小型农具达二百余元，其余大部存入了信用部。现在

全社三十个大队均已实行了伙食供給制、半伙食供給制和口粮供給制，人民担心吃穿的日子永远过去了。

第四，机械化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文化学习的高潮。社員們都認識到“拖拉机是鉄牛，沒有文化开不走”。过去認為学文化不重要的人，現在都积极要求学文化了。华阳大队女社員方金花，过去叫她上夜校，她总說：“有時間我还要做两双鞋穿，叫我念書就是不去。”实现机械化后，看到开拖拉机都要几年級的学生，她說：“不識字真是不行了，不然机子上的号碼都認不得。”現在她参加夜校学习，一晚也不拉。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要求学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公社为了滿足这一要求，除了普及小学教育外，还大力开展了业余文化学习。一九五九年全社兴办农业中学五所，学生二百六十余人；民校、紅专学校九十三所，学生一万八千余人。青壯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参加了学习。离机耕队最近的新农村大队，在机耕队影响下，学文化的要求最迫切。全部青壯年都进了业余学校。根据三个小队的統計，解放前三百零二个青壯年中，只有两个識字的，現在人人会写信，个个会記工。华阳公社的事实，再次証明了毛主席的“随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現一个文化建設的高潮”这一論断的完全正确。

机械化的迅速发展，还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变化，把个人和集体，集体和国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白沙大队社員陈友根，第一次看到拖拉机耕地，在田埂上看着拖拉机耕了五十亩地还舍不得走。回家后說：“用机器耕地真是人不吃力地增产，我定要把大肥猪卖給国家，支援工人造机器。”中心大队社員楊胜

高，亲眼看到拖拉机耕地又快又好，他说：“以前公社说要公共积累，我思想不通，现在想通了，没有积累就没有拖拉机。”群众对党，对公社更加信任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坚强了，爱国爱社爱护公共财物的风气空前高涨了。新农村大队社员丁德纯，一看到机器到本队，就拿锹修路填岩，为拖拉机开路。

机械化的发展大大鼓舞了华阳人民公社的广大干部和全体社员们。他们正在进一步搞好夏收作物的田间管理和大兴水利，决心在一九六〇年粮棉生产上再来一个更大的跃进。全社开垦的四万亩荒地，已全部种上了大小麦，生长茁壮。一九六〇年夏收以前，全社将再开荒地三至四万亩，从此，华阳公社内的四个大湖旁的数万亩荒田将变成巨大的宝藏。公社党委为了在一九六〇年更充分地发挥各种机械的潜在力量，正在进一步规划土地，合理安排茬口和组织机械队伍的红旗竞赛运动。华阳人民公社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正在继续高歌猛进，向着以机械化为中心的“四化”迅速前进。

## 編后記

《華陽河畔》——“華陽人民公社史”和讀者見面了。這部社史之所以能寫成功，完全歸功于黨，歸功于廣大群眾。

在整个編寫過程中，我們深深地体会到：

一、黨的領導是一切工作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統帥和靈魂。在社史編寫過程中，各級黨委不但從政治領導上抓，而且在具體寫作上也關，地、縣委宣傳部，農工部負責同志都曾親自幫助我們研究，指導我們訂選題計劃，修改寫作提綱。當社史完成初稿時，縣委又作了專門研究，給我們明確指出了缺點和錯誤。公社黨委，除確定有一黨委負責外，還把編寫社史這項工作列入了黨委的議事日程，并經常給我們明確的指示。每篇完稿後，公社和管理區黨委都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审稿。當我們編寫人員遇到困難時，公社黨委總是親切地教導：“一次寫不好，二次再來；要依靠群眾，遇事和群眾商量。”

二、編寫公社史是群眾的迫切要求，也只有依靠群眾，才能完成這個工作。為使群眾明確這一工作的目的和意義，公社黨委會多次召開了會議，反復地進行了貫徹，要求全社幹部和群眾回憶獻計。因此，全公社的幹部和社員都是滿腔熱情地支持。我們走到哪里，哪里的群眾就會圍着講他們的“家史”、“村史”或別

人的“小史”，都积极为我们提供线索，找当事人。他们说：“我们这个‘史’用处可大呢，往后孩子们看看它，就会知道我们从前受的苦，免得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编写依靠群众，审稿核实也是如此。材料跟群众见面，可以纠正事实上的讹传和错记（当然也可以审查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如我们原来写的一篇反映解放前群众斗争的题材，最初只写了穷人如何受压迫，群众听了就提意见说：“当初不是这样，某人还要放火烧地主的屋呢！”

我们的水平都有限，由于党的教导，和受着华阳人民不朽的英雄伟绩的鼓舞，凭着土生土长的有利条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社史的编写工作。

下面，简单地谈谈我们在编写过程中的具体做法：

一、主题、内容和形式。写公社史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一部公社史必须要有鲜明的主题思想。我们写这部公社史，是要充分反映出华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样彻底翻身的事实；并反映出农村经过土改、互助合作运动走向人民公社的必然趋势，着重表现出人民公社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主题确定后，我们就把内容作了通盘的安排计划，决定从纵横两方面着手。所谓“纵”，就是自解放前到解放历年来的重大事件、政治运动，并以编年顺序。所谓“横”，就是各种生产：农、林、牧、副、渔、工，其中又着重写了棉、水，因为这是华阳的特点。全部选题，反映公社化后的占一半以上，想突出地表现公社的优越性和它的必然趋势。

为了更完整地反映华阳人民公社十年来的巨变，我们学习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并在望江县志和有关历史档

案中收集了有关华阳的历史资料，研究了华阳的历史沿革、风土民情、河流、生产情况。

关于形式，我們决定主要采取报告文学形式。最后一篇是中共安庆地委与中共望江县委調查組写的一篇調查报告，我們感到很有說服力，所以也編入書中。

二，点和面。华阳公社原有五乡一鎮，各个地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并不一样。为了既能概括全貌又要突出重点，我們决定，如甲地在某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事件影响較大，較生动，又有代表性，那就以甲地为主，通过它来反映全貌。

另外我們在社史开头写了篇“华阳今昔”，概括介紹了公社的历史沿革及风俗民情地理环境等。

三，真实性和艺术性。在写作当中，我們感到困难問題之一，就是“真实性和艺术性”——也就是真人真事与艺术加工問題。起先我們光注意真实性，結果成了生活現象的再版，可后来又有些同志把社史写成了小說。我們感到：許多事实材料不集中，照实記錄不感人，而社史又必須完全忠于事实，不能塑造。

正在这个时候，公社党委又及时地指示：社史必須真实，但又要生动。所以我們又認真学习了其它的厂矿史公社史的写作經驗；便决定毋违“真实性”，但在人物性格、語言和小的情节上作了些合理的充实和加工。

在我們編写的这部公社史的初稿中，对棉花、圩区水利、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光輝事迹，生产大跃进和公社化后的变化写得很少，看不出华阳地区的特点和大跃进面貌。县委和公社党委看后，立即給我們指出了这个缺点，我們遵照党委指示，后

来补写上了。

公社一切事物都在飞跃前进，就我们选编的这部份来看，感到还远不足以反映新的现实。新的事物怎样也写不完啊！

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安庆专区文联、望江县文联都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省文化局和省文联的部分下放在我们公社的干部，在劳动锻炼之余，帮助我们写作和修改，一并在此深表感谢！

**华阳县人民公社史编写小组**

一九六〇年五月完稿

一九六一年二月修改

